

陳舜臣 ● 大時代三部曲

青雲の軸

# 青雲之軸

「神戶，一個東西向帶狀的細長城市，山和海非常靠近。在幕府末期，由於對外開港，神戶開始有了都市的雛形。不過這裡又和京都、大阪那種傳統城市不同，無論如何都讓人覺得淺薄。然而以港口為舞臺所上演的無數離別劇碼，卻為這份膚淺帶來了救贖。如果沒有這一點的話，神戶一定只能淪落為一個粗淺港町了吧。」

這是陳舜臣筆下的神戶，也是小說家陳俊仁走過青春歲月的所在——

陳俊仁，一九二四年出生於日本神戶元町的台灣籍貿易商之子，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身邊送往迎來。在成長過程中，「家裡的話」與「外面的語言」的不同啟蒙了他，讓他發覺自己與身邊同伴在身分上的歧異。伴著阿公在花市看蘭花，卻被日本人店老闆怒喊「清國奴，滾開」。

阿公當時灼熱如火的掌心，成了殖民地人民悲傷的烙印，燃燒著俊仁幼小的心靈。

在名為戰爭的烏雲壘罩的神戶，台灣人、朝鮮人、日本人、中國人、印度人與韃靼人等來自不同國境的人，在這個海港城市彼此相遇、分離。

有狡詐卑劣、有徬徨無措，但其中也有同樣身為殖民地人民的溫暖情意。

焚城的戰火則讓芸芸眾生經受著共同的椎心苦痛，不管是發動戰爭的殖民者或是終身探問鄉關何處的被殖民者。

戰爭終將結束，撥開烏雲之後，

陳俊仁與共同經歷這一切的朋友的年輕之心能否得見朗朗青空？



內容力

陳舜臣 ● 大時代三部曲

## 青雲之軸



青雲の軸

郭凡嘉 | 譯



游擊文化



游擊文化



內容力

ISBN 978-986-92364-1-6



9789869236416 000350

平裝：ISBN 978-986-92364-1-6  
定價：NT\$350

撥開名為戰爭的烏雲，年輕悸動的心能否得見朗朗青空？

# 青雲之軸

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

《憤怒的菩薩》(怒りの菩薩, 1962)

陳舜臣唯一一本以台灣新莊為場景的推理小說，一窺戰後台灣社會與政治的詭譎氛圍。

《青雲之軸》(青雲の軸, 1974)

陳舜臣自傳小說，娓娓道出一位小說家的青春畫像，與他身為殖民地人民所走過的大時代。

《半路上》(道半ば, 2003)

陳舜臣前半生自傳，敘述自己於殖民母國的生活點滴及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沉痛哀傷。這些經過歲月沖刷而沉澱下來的文字，揭露了他埋藏心中最深的情感與記憶。

書系企畫  
團隊簡介

內容力 | Power of Content; POC

由一群擁有豐富東亞跨國生活經驗的人文社會學者所組成的新興「內容策畫」團隊，相信「內容」能生產出各種形式的溝通力量，並且促進東亞區域內的相互理解與發展。因此，不拘泥於既有產業類別的限制，而致力挖掘能跨越語言、文化、國境限制，並引發人們共鳴的「好內容」，再經由專業團隊在製作、編輯、轉譯、代理授權等方面的努力，跨越「內容流通」的障礙，最終開發出具有文化內涵與市場價值的多元化「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並為台灣與東亞區域內的文化交流與內容產業發展貢獻心力。

陳舜臣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於日本神戶元町的台灣人家庭。一九四一年進入大阪外語學校印度語科就讀（隔年司馬遼太郎入讀蒙古語科，此後結為終生摯友），一九四三年因戰事提早畢業，留在母校西南亞細亞語研究所擔任助教，參與編纂印度語辭典工作。一九四六年回到宛如異鄉的故鄉——台灣，受聘擔任新莊中學英語教師，並親眼見證戰後台灣的社會巨變。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造成他極大的衝擊與創傷，在第一屆學生畢業後便於一九四九年返回日本。

在家族事業從事貿易工作的十年間，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物，也興起寫作的念頭。一九六一年，以《枯草之根》獲江戶川亂步賞，初入文壇。之後陸續發表推理小說、中國歷史小說、隨筆、評論等作品，並得到直木賞、推理作家協會賞、每日出版文化賞等文壇大獎的推崇。一九九三年，NHK將歷史小說《琉球之風》改編成同名大河劇。

陳舜臣的諸多作品中，一九六二年發表的《憤怒的菩薩》，是唯一一部以戰後台灣新莊為場景的推理小說。一九七四年，發表自傳體小說《青雲之軸》，揭述其生為在日台灣人所遭逢的身分認同與成長故事。

日中建交後，為了方便到中國取材考證而申請中國護照。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放棄中國籍，正式歸化日本籍。二〇〇三年發表自傳《半路上》，讓人一窺這位小說家動人的半生歲月與他走過的大時代。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於最鍾愛的城市神戶辭世，留下一百六十多部作品以及波瀾壯闊的一生。

郭凡嘉

台灣大學日文系畢，現為東京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內容力公司特約譯者。譯有森見登美彥《空轉小說家》、角田光代《肉記》、中村地平《霧之番社》、濫又柔《來福之家》等，並撰有日本小說家評論數篇。

陳舜臣・大時代三部曲

青雲之軸



青雲の軸

  
游藝文化

青雲の軸

陳舜臣◎大時代三部曲

# 青雲之軸

郭凡嘉——譯



青雲の軸

出版時間：大時代三部曲  
ISBN 957-06-0000-0

## 出版緣起

陳思宇

### 大時代下的身世飄零與歸屬——重訪陳舜臣

二〇一三年初，我因為得到國外經費的支援，有機會到日本進行約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以往雖有多次出國經驗，但多是短期停留，因此，這算是我第一次以「外國人」的身分，學習如何在不同文化習慣的社會環境中生活。

在日本期間，除了有些語言障礙，我在日常生活中，並不常遭遇到自己被視為是「少數人」的「差別待遇」。然而，當地朋友卻對我這個「新參者」如何看待日本社會感到好奇，時不時會拋出一些問題。有些議題是我以往在台灣不曾面臨也未曾思考過的，其中之一就是「從『外國人』的立場，如何看待日本社會中的『外國人問題』？」坦白說，當我初次被詢問到這個問題時，內心除了感到困惑，也有些尷尬與不悅，因為「我就是個『外國人』啊，要如何將『自己』當做個『問題』來分析呢？」

後來，我逐漸理解，日本朋友在問題中所指的「外國人」，並不包括我在內，而指涉的是一群「於日本出生、成長，但始終以『外國人』身分在當地生活的少數群體」；「外國人問題」，可說是存在於日本社會的一種「少數族群問題」。另一方面，

在日本，「外國人問題」確實相當複雜，主因在於「在日外國人」的身分及概念，並沒有相當明確的定義與界線，實際上包含來自不同地方、歷史淵源的群體，例如在日朝鮮人、在日台灣人、在日中國人、華僑等等。狹義而言，「在日外國人」是指戰前由舊殖民地朝鮮、台灣移居日本「內地」，並且在戰後仍持續居留日本的少數群體。戰後，日本政府將這群人排除在「日本國民」的範圍之外，導致他們喪失了日本國籍，一夕間成為「外國人」，因此形成了「在日朝鮮人」、「在日台灣人」等身分團體。廣義而言，許多戰前、戰後移居日本，但始終未取得日本國籍的外來移民，也被包含於「在日外國人」的範圍內。我來自台灣，最常被詢問也最關切的自然是「在日台灣人」問題，但卻必須承認自己對於「他們」的處境了解甚淺！當有次被問及「你認為『他們』是『台灣人』嗎？」我既困惑也不安，始終無法給個答案，因為「他們的歷史」並未被寫入我以往熟知的「台灣史」當中啊！

因此，我在既有的工作之餘，也開始閱讀關於「在日外國人」、「在日台灣人」等議題的研究及報導，並且試著與當地朋友討論，希望藉此替自己補課！沒想到卻誤打誤撞進而開啓了一連串特殊的「機遇」！而這段故事則始於課堂上的幾次無心閒談！

### 故事的開始：與陳舜臣的邂逅

我的日語會話老師便是個深富好奇心又喜歡用各種問題考我的日本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歷史小說迷，有次突然聊起「可以跟司馬遼太郎比較的該算是陳舜臣，他們倆人是同窗也是好友，但作品特色不太相同，司馬遼太郎是寫日本戰國時代及幕末最佳，但陳舜臣是中國歷史小說第一人！我曾經是透過他的作品了解中國歷史。」「比起來，司馬先生強在塑造人物，但陳舜臣先生的文筆更佳，簡潔明白！」他接著問我有沒有讀過陳舜臣的作品？而且建議我可以讀讀陳舜臣的隨筆來練習日文。「陳舜臣？」對我而言，這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因為，二十多年前，台灣本地的出版社曾經翻譯、出版了一系列陳舜臣的推理小說與歷史小說，我從記憶中翻出一本一本曾經閱讀過的陳舜臣作品，心想：「原來司馬遼太郎跟陳舜臣是好朋友！但為什麼好久沒聽到這位大作家的消息?!」當時不知為何靈光一現回答：「當然讀過喔！因為，陳舜臣雖然是戰前出生在神戶，但他老家在台灣，算是『在日台灣人』，而且，戰後曾經回到台灣，不久才又返回日本。」老師相當驚訝：「我只知道陳舜臣是出生在神戶的『華僑』，並不知道他是台灣人！記得他曾經是『中國國籍』，後來才入了日本籍！」「中國國籍？」我有點困惑，回答：「那指的應該是『中華民國國籍』吧？戰前出生在日本的台灣人，通常會持『中華民國護照』……。」但

老師斬釘截鐵回答：「不！他應該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這答案令我大驚失色，暗想：「陳舜臣怎麼可能從『在台台灣人』、『華僑』，突然變成有對岸國籍的『在日中國人』呢？」接著幾天，我開始找尋資料，希望能釐清困惑，沒想到卻遭遇一個又一個難解的疑問，「陳舜臣」這個名字背後似乎隱藏一個巨大的歷史謎團！

大約一星期後，日文老師與我又在課堂談到有關陳舜臣的話題。我憑藉掌握到的資訊，向老師拼湊出一個簡單卻不完整的「陳舜臣圖像」：「一九二四年，陳舜臣出生於日本神戶，原籍是台灣新莊，父親一代從台灣到日本後，在神戶從事進出口貿易，活躍於當地華僑商界，所以戰前陳家人似乎同時擁有日本國民、台灣人、華僑多種身分！陳舜臣與司馬遼太郎同樣就讀大阪外國語學校，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手，專攻印度語，不料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所有殖民地出身的『外地人』都喪失日本國籍，使他一夕間成為『外國人』，同時也失去原本在國立大學的職位！一九四六年，陳舜臣連同弟弟一起回台，任職於新莊當地的中學，教授英文。或許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他僅在『故鄉』短暫停留了三年，一九四九年，就離開台灣，再次回到神戶，很長一段時間都未曾再前往台灣。回到神戶後，在家中從事貿易工作，十多年後，突然動筆從事小說創作，從此進入文壇！日台斷交、日中建交後，

一九七三年，陳舜臣申請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經常前往中國，在身分上成為在日本的中國國民！然而，一九八九年，由於北京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他深受衝擊，同年宣布放棄中國國籍，加入日本籍。因此，相隔了半個多世紀，陳舜臣又再次成為『日本人』！並且在一九九〇年再次回到台灣。「我跟老師都驚嘆這真是個曲折的過程！同時也因得知陳先生近年來長期臥病的訊息而感到惋惜。

然而，這個不完整的圖像，非但未能解答我們的疑惑，反而讓我開始更積極地重新閱讀手邊能夠取得的陳舜臣作品，並且希望以他為窗口，進一步了解「在日台灣人」的歷史處境。如今回想起來，這是一次相當特別的閱讀經驗。我有時會感到困惑甚至焦慮，因為遲遲未能從這些小說及隨筆作品中，辨識出「台灣人」陳舜臣的具體形象！陳舜臣的書寫題材廣泛由神戶、中國，擴及至草原、海洋，但卻很少在作品中談論自己的內心世界，相較於其他殖民地出身的「在日外國人作家」，他似乎未曾以自己在日本的邊緣處境作為創作主題，向日本的殖民統治與社會差別做出嚴厲批判。或許因為日文書寫特有的淡然筆調，陳舜臣在書寫中，並不強調濃重的感情與情緒，面對歷史上出現的戰爭、動亂，主角人物的艱難選擇，乃至他所深愛的家鄉神戶遭到毀滅性破壞，他也僅是客觀描述，偶爾表露對世事曲折的感嘆。另一方面，再次閱讀陳舜臣，卻也讓人發現他有異於同期作家的廣闊視野！陳舜臣筆下

的華僑偵探、口岸商賈、乃至落魄天涯的革命家等故事主角，多半是現實社會中的邊緣人物，卻不拘於一隅，反而遊走於既有的界線，甚至開拓出未曾有的想像空間，因此，在他筆下，海洋、草原、沙漠都不是限制人們活動的邊境，而是傳遞物質和文化的通道，更是自由的象徵。我猜想，或許陳舜臣正是以此挑戰始終束縛他的國籍問題。

二〇一四年夏天，我正好有個機會前往神戶參加一個研究活動，由於這是在日本生活的最後一個夏天，所以也趁機安排一次周遊西日本的畢業旅行。行前規劃旅途時，無意間發現神戶當地將設立一座「陳舜臣亞細亞文藝館」，表彰這位作家的文學成就及對神戶的貢獻。因此，「尋訪陳舜臣」成了此行的重點。

### 相逢：小說家從未遠去的身影

記得那是個炎熱的夏日，當我拉著行李走出神戶三宮車站時，隨即湧現一種異樣的情緒，事實上這才是我第二次到神戶，非但無法說出眼前的街景與建築物名稱，如果不依賴手中的地圖與當地指標，也難以前往元町、南京町、海岸、神戶港等地，但經過大半年閱讀陳舜臣的作品，卻似乎是來到一座熟悉的城市。

午後，往海邊走去，先參觀了位於南京町中華街附近的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陳

舜臣筆下的華僑偵探陶展文，正是活躍於這個充滿各色人等的海岸地帶，而他家族的舊居「三色之家」也在附近。根據博物館人員的介紹，陳舜臣與司馬遼太郎常在博物館碰面閒談，館內還掛著一幅兩位文豪會面時的珍貴寫真。館方人員也告訴我，正在試營運階段的「陳舜臣亞細亞文藝館」離此地不遠，因此問明地址及方向後，便獨自前往位於神戶港埠頭附近的文藝館一探究竟！不料，我走著走著卻在神戶港附近迷了路，歷經波折方抵達目的地。進入館內，發現內部規模不大而且相當安靜，直到幾位長者用日語向我發聲，才知道來對地方！老人家都是館內志工，我是當天唯一的參訪者，起初他們相當困惑為何有個年輕人天熱天跑到此地，但當知道我是來自台灣時，便熱情地開始介紹各種典藏。無奈，我的日語會話能力實在沒什麼長進，更不熟悉當地口音，僅片面了解他們所提到的幾個人名，何既明、李登輝等都是我熟悉的名字，但他們跟陳舜臣有什麼關係？我暗自感到疑惑。

正當我在參觀陳舜臣寫作使用的工具與手寫原稿之際，不經意發現一份印刷資料，原來陳舜臣曾在神戶新聞及一份名為《陳舜臣中國圖書館》的刊物上，連載他的半生傳記。因此，我開始一篇篇細讀這份資料，而在那個下午，曾在閱讀過程中出現的疑惑，居然都有了初步的答案！

陳舜臣在系列連載中，不但記錄家族從台灣移居神戶的發展，敘述自己在神戶的



成長過程，也提及他跟台灣的文化與血脈因緣。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陳舜臣以相當多的篇幅，敘述戰後三年他的「台灣經驗」，包括他在台北及新莊當地的所見所聞、學校中的人事關係，在家鄉遭遇的另一種語言衝突等等。原來，陳舜臣是受好友何既明的鼓吹而決定回台，因為「台灣雖說是我的故鄉，可是我只有在那裡短暫停留兩三次。這回我終於有機會能夠親眼親耳去體驗從何既明那裡聽來的故鄉台灣。」何既明是日後台灣醫界著名的醫師。戰前，陳舜臣與何既明便因兩家是世交而成為好友，並且深受這位朋友的影響。同一時間，何既明也在從日本到台灣的運補船上，結識了留日學生李登輝，成為終身摯友。陳舜臣、何既明、李登輝這幾個我再熟悉不過的名字，竟因戰爭造成的動亂結下了因緣，但最終卻因為二二八事件走上不同的方向。

由於時間已近閉館，而我尚未能消化手邊的閱讀資料，雖然無理但也只能碰碰運氣向志工們詢問是否能影印這份連載？有位志工伯伯突然拿出一本書，告訴我這系列連載日後已集結修改出版，成為他手上那本名為《半路上》的傳記著作！當我翻開書，內心實在百味交陳，因為這本書出版於二〇〇三年，算起來已有十年之久，但包括我在內的中文世界讀者、出版界、研究學者卻不曾聽聞或討論這本傳記，似乎代表陳舜臣確實已被眾人遺忘了！我試著想像，當時年近八十且因腦溢血而行動

不便的作家，是以什麼心情寫下這份生涯紀錄？他將這本書定名為《半路上》，是因為胸懷未竟之志，而有繼續寫作的計畫？或是對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仍有未解的困惑？「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總是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吧。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我反覆琢磨陳舜臣寫下的這段話。

記下手邊《半路上》一書的出版資料，匆匆謝過志工們的幫忙後，我便離開文藝館，但望著神戶海邊的朗朗晴空，思緒及心情卻有些混亂，因此隨手在路邊的自動販賣機按了罐冰可樂喝，順便整理一下腦中混亂的想法。思慮略為沉澱後，我在腦海中逐漸形成兩個構想：一方面，陳舜臣先生的生涯與他寫下的紀錄，確實有助中文世界讀者了解「在日台灣人」的歷史經驗，或許有機會能在台灣翻譯出版《半路上》；另一方面，《半路上》實際上是一部「半生記」，陳舜臣雖在書中細數了他自出生到出道成為作家的點滴，但對後半生的記載相對較少，讀者無法了解他為何在寫作黃金期，突然選擇加入中國籍，放棄了回台灣的機會？我想或許能透過拍攝紀錄片或傳記書寫的方式，補上一些空白，更清楚呈現陳舜臣先生走過的生命軌跡。

此外，我當時已得知有日本及台灣的紀錄片團隊，正在拍攝以殖民時期台灣「日本語世代」及「在台出生日本人（灣生）」為主題的歷史紀錄片，但似乎都忽略了

「在日台灣人」的歷史處境。但我認為，由於日本帝國力量在短期間由擴張到崩潰，導致大量人口必須在快速變化的界線中移動，各種身分及文化認同都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但冷戰各方卻迅速建立意識型態的僵硬壁壘，瞬間阻擋了人群的移動，並且劃分出政治、語言、文化等各種界線，因此同時形成了如「日本語世代」、「灣生」或「在日台灣人」等身分群體。記得曾聽一位學者這麼形容「日本語世代、灣生、在日台灣人，都算是習慣以日語溝通的『台灣人』！承載了複雜多變的東亞近代史」，無論此種說法是否適切，但我想，拍攝一部以陳舜臣生涯為主題的影像紀錄，應該能使台灣人或台灣史的圖像更為完整。

那天下午，我雖然已形成初步構想，但也深知這是個困難的工程，必須從長計議。然而，啓動任何事業也像「滾雪球」，只要動心起念，再找到一片濕漉漉的雪，或發現一座坡度剛好的斜坡，「雪球」就會開始滾動！只是我從未料到，居然這麼快就找到那片「濕雪」！當天晚上，同行的研究團體有個晚餐聚會，參加者中有神戶當地研究華僑貿易的著名學者陳來幸教授，我突然動念「陳教授世居神戶，或許認識陳舜臣先生的家人」，因此託人代為詢問，未料陳老師的回覆竟是「陳舜臣是我的二伯」，得知這個訊息，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我因一些關係，很早就得知陳教授的大名及業績，但並不熟識，居然誤打誤撞得到她的協助，如今回顧，整個計畫構

想能如「滾雪球」一般啓動，終能成形，大多時候，都是仰賴來幸老師出手相助。

結束在關西的畢業旅行後，我回到東京，繼續完成手上的工作，再不久，便離開日本返回台灣，結束了在日本的「外國人生活」。在這段期間，我持續與幾個朋友討論如何完成整個計畫，最終，大家決定創立一間公司、一個團隊，跨出學界，到未曾涉足的市場上尋找完成計畫的各種資源。

故事不曾結束：我們的路仍在繼續……

經由許多人的合作與努力，我們的計畫逐漸得到關鍵性的發展資源，並且逐漸發展出不同於其他內容製作計畫的特色。整個計畫的核心精神與執行方向同時包含兩個內容：「大時代下的陳舜臣」與「陳舜臣筆下的時代故事」，即陳舜臣本人的故事與他筆下的創作作品。具體的內容呈現方式最初包含兩部分：影像紀錄與作品出版。然而，我們希望這是個具有生命力的企劃，而且深信故事內容所具有的潛力，必能不斷創造出足以展現內容的最佳形式。最初，我們也曾苦惱於如何定義、定位整個計畫，就如同我們難以辨識陳舜臣是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他的文學是台灣文學？日本文學或中國文學？如今則期待這個立體、具備延伸性、穿透性的內容創作及出版計畫，能夠不斷跨出既有的界線，開拓出更寬廣的想像空間。

最早進入執行階段的是紀錄片的田野調查活動，而推動調查工作持續進行的關鍵性資源則是「人」。最初，我們依賴《半路上》一書為重要文本，做為尋訪陳舜臣在台灣活動足跡的線索，但是也清楚紀錄片的製作絕非僅是單純將文字影像化，必須具備獨自的內容與觀點。幸運的是，我們在田調過程中，也很快找到所需要的那片未曾預料的「濕雪」，一路上不斷滾動，讓我們尋找到陳舜臣在台灣親人，以及在新莊任教時的同事與學生，甚至遠在北京的親友。此外，在過程中也有不少個人與團隊陸續加入，游擊文化、杯杯文創及偵探書屋，都分別與我們建立合作關係與計畫項目。

二〇一五年初，由於傳來陳舜臣先生去世的消息，促使我們加速推動計畫的腳步，由游擊文化主導的「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出版專案成為第一個企劃完成並上市的项目。此一項目是以《半路上》一書的出版構想為原型，結合紀錄片田調活動，進一步發展出的「陳舜臣作品出版計畫」。在企劃紀錄片內容的研究階段，內容力企劃團隊與游擊文化的編輯團隊，便定期在獨立書店偵探書屋研讀陳舜臣的其他作品，希望進一步發掘企劃與編輯靈感，因此在《半路上》之外，又陸續挖掘了《青雲之軸》與《憤怒的菩薩》這兩部類型迥異的陳舜臣小說作品，並且與《半路上》一書組成三部曲。

我至今仍清楚記得第一次翻閱《青雲之軸》與《憤怒的菩薩》這兩本作品時的心情，因為這兩本不同類型的小說，完全顛覆我對陳舜臣小說創作的既有印象：「陳舜臣不但書寫了一部以『在日台灣人』為主角的成長小說，甚至在創作生涯早期，便已寫下一本以台灣人為主角、故鄉新莊為背景的推理小說！」

《青雲之軸》是部自傳性小說，主角陳俊仁是以陳舜臣本人塑造的人物，故事始於主角幼時經歷的內外不同語言文化世界，觸及戰前台灣人在殖民母國遭受的歧視與戰爭經驗，最終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也正是陳舜臣失去「日本人」身分而成為「在日台灣人」的那天，以往並未見過其他作家曾嘗試類似的創作形式與主題。《憤怒的菩薩》是陳舜臣唯一以戰後台灣為背景創作的推理小說，小說背景設定在一九四六年的台北新莊，也正是陳舜臣自日本回台的同一年。小說以「漢奸」問題引發的殺人事件為主題，勾勒出戰後初期台灣的社會樣態，以及台灣人面臨舊殖民者離去、新政權到來時的複雜情緒。

當初，企劃與編輯團隊是以「憂喜參半」的心情，看待手上挖掘出的這三本著作：一方面，眾人對於挖掘出以往少見的陳舜臣作品感到興奮；另一方面，由於這三本作品的寫作體例、類型與故事主題差異甚大，編輯們擔心無法整合出一個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鮮明主題。但隨著編輯團隊也參與了紀錄片製作過程，逐漸能把握陳舜臣

的生命經驗與創作特性，便一掃原有的憂心，我們將由《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組成的「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以陳舜臣筆下虛實交錯的「陳舜臣生命經驗」為核心內容，提供讀者一種可隨機運用閱讀方法與視角進入陳舜臣筆下時代故事的全新體驗。

當我開始著手撰寫這篇出版緣起，記憶難免回到在神戶港邊那個下午，而我的眼前也浮現起陳舜臣當年望著的那片海，在被國籍、身分及意識型態禁錮的時代，陳舜臣似乎知道那片海會帶著他到達想像力所能延伸最遠的地方，並且能連結他與各色各樣的人與故事。或許，我也是在海邊的那天成了陳舜臣手中拾起的那片「濕雪」，重新滾動起屬於他與我們及所有愛讀「故事」的人們的那顆「雪球」。如今這個「雪球」從我當初在神戶港邊的空想，已經越滾越大，不但一步步滾出一個包括「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出版項目在內，結合出版、影像紀錄、文學活動、策展等等的跨界合作計畫，也滾出了一個難以定位的合作團隊，連結的網路由神戶、東京，擴及到台北、北京，而「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的正式出版，將能讓這個繼續滾動的「雪球」留下一道最深刻的軌跡。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內容力營運企劃長）

## 目次

出版緣起 大時代下的身世飄零與歸屬——重訪陳舜臣 陳思宇 3

### 第一部

序章	21	崩壞	111
兩個世界	33	支撐的力量	117
祖父	47	小麻雀	125
英雄形象	59	山洪	135
熱衷的季節	69	動搖	141
消失的海上閩兵	79	滑翔機	147
在逆流中	93	成長的代價	155
我的英雄	101		

# 第一部

1924-1940

## 第二部

來自故鄉的考生 169

殖民地印度 181

即將逼近的烏雲 193

祝你好運 205

覺醒之路 217

世界大戰 229

孤獨的夜間步行 241

提前到來的畢業 253

騷動的血液 265

燃燒的世界 277

在烈焰與煙霧之下 291

揭開序幕 305

譯後記 搖擺在國境之間的自我認同

郭凡嘉 315

## 序章

我決定開始寫自傳小說。

這個決定，使我非常頭痛。

剛開始，這份工作看起來還挺有趣的。

既然是寫自己的故事，我想應該能省略一些擬定故事大綱、設定出場人物這類麻煩的手續才對。因為每次光是想出小說的書名和出場人物的名字，已經費我好大一番功夫，所以一旦書名和出場人物的名單都確定好了，就有一種小說差不多寫好了一半的心情。

畢竟是我自己選擇了寫小說這條道路，所以我並不討厭書寫。雖然成為職業作家之後，變得不像從前那麼喜愛書寫了，但是在這之前，我一直都相信寫東西時，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刻。現在當我面對書桌，儘管有時候不禁嘆息，但我仍然是打從心底喜歡創作這件事的。如果少了研擬故事大綱、設定出場人物這些麻煩的關卡，我想創作書寫一定會更加有趣。——一直以來我都是這麼想的，因此得到了這個機會，我自然會覺得這是份有趣的工作了。

然而，一旦開始進入創作的階段後，不知為什麼總是很難下筆。雖然我覺得不應該發生這種狀況才對，但現實卻事與願違。人家說：「你想得美啊！」大概就是說這種狀況吧。

我前前後後寫了不少稿紙，最終都被我揉成一團紙球，丟進垃圾桶裡去了——據說電視上或漫畫裡的小說家，一定會這麼做，雖然我不太看電視，這一幕倒是見過幾次。就像司機總會掌握方向盤、老師總會用白粉筆在黑板上寫字一樣，各行各業的人士都有固定的姿勢與動作。這麼說來，不耐煩地把紙張揉成一團的畫面，就成了小說家的註冊商標了。順帶一提，在這場景的後面，一定還會附加一段小說家把手插進他那頭從來沒梳整過的亂髮裡，絕望地搔著頭的景象。

不消我多說，這只是被編造出來的小說家形象罷了。或許這個世界上的確有小說家經常會做出類似的事情來，不過大概只屬於少數派吧。

人在焦躁不耐的時候，是無法順利進行工作的，這可不是只有小說家如此而已。如果開始想要搔頭的話，那麼就把這當成是頭腦正在告訴你它想要轉換情緒的信號，乾脆就躺下身來睡一覺，或者是去喝杯酒吧。雖然我面對書桌有時候會覺得辛苦，但是也還不至於陷入拉扯頭髮這種接近精神錯亂的狀態。

當開始創作時，我是屬於比較少寫壞的人。以前倒是還滿常寫個兩、三行，就輕易地把稿紙揉掉。然而有一次，我看到谷崎潤一郎的原稿，讓我對他肅然起敬，從此之後，我就不再如此頻繁地利用垃圾桶了。谷崎潤一郎這位大文豪，會用紙把原稿上寫壞的地方貼起來，再重新書寫於新貼的紙上。

或許因為他是明治時代的人，因此特別愛惜物品吧。不過我卻認為原因不只如此。作者準備在稿紙上落筆之前，自然必須先在腦子裡計畫要寫下來的內容。儘管如此，卻還是會寫壞的話，不就是因为浮現在腦子裡的內容，其實並不是很確實嗎？如果已經確定要寫什麼，那麼只要在表現上多花點功夫，就算有一些想要修改的部分，但應該不會出現像對付不共戴天之仇的敵人一般，想要把紙狠狠撕掉、用力揉成一團的狀況才對。

——一旦下了筆，就絕不輕易退卻。  
這就是谷崎潤一郎的原稿所帶給我的教訓——或者說，至少應該這麼解釋他的原稿。把紙揉成一團丟棄，這算是退卻。然而在寫壞的部分貼上紙張，卻不是退卻，而是暫時跳進壕溝裡，準備下一次的出擊。

自從看過大文豪的原稿之後，我學到的不僅是不要隨意地丟棄稿紙，就連重寫的

動作也減少了許多。在這之前，因為覺得隨時都能夠重寫，所以把一些馬馬虎虎的想法，在還沒有成熟之前就寫在稿紙上。後來一旦下定決心不更動已經寫出來的文章，那麼創作時就能夠集中全副精神，和過往可說是截然不同。根據某位編輯的計算，我的原稿當中，平均每二·五張四百字稿紙，只會出現一個訂正、附加或是刪除的地方。

話說回來，這次的狀況卻完全不同。過去我在椅子的後方，也就是不必轉身，就可以把寫壞的稿子從肩頭上往後一丟的位置，放了一個大瓦楞紙箱，當作垃圾桶來使用。自從接觸了谷崎潤一郎的原稿之後，我就減少了對這個垃圾桶的利用頻率，再加上房間也很狹小，所以我把紙箱換成了裝六公升醬油的小空盒。但是一開始寫自傳小說之後，這個小空盒很快就塞滿了被揉成一團的稿紙了。

過去我那經常被人稱讚整潔的原稿，這次也到處都是刪除的線條和添寫的補充文字，瞬間變得髒兮兮的。雖然在我的腦海裡，某種程度上要書寫的內容都已經成型了，所以才會開始把它寫下來。然而不知為什麼，我經常寫到一半就寫不下去了。觸礁了。唯一一反常態的，只有小說的書名而已。《青雲之軸》聽起來還不錯，我自己也覺得這算是近期頗不錯的靈感。每當在月刊雜誌上連載的小說標題訂定後，

編輯部常打電話過來：

「何不取個比較有魅力、吸引人的題目呢？例如這個怎麼樣？……」

有時候他們會像這樣，反過來替我想小說名。說起來很慚愧，有一段時間，我甚至還獲得了一個「不擅命題的作家」的稱號。已逝的評論家十返肇先生，就曾經在某次的月評中寫道：

「有些作家實在是都不會訂題目。」在他做出這番評論之後沒多久，我因緣際會與十返先生碰面，因為我也喝了一點小酒，就放膽地對他抱怨道：

「你這麼說實在是太過分啦！」  
沒想到十返先生笑著回答我說：

「你應該要想，就是因為作品的內容無可挑剔，所以我才會去挑題目的毛病嘛，你應該覺得高興才對啊！」

原來如此。原來只要轉變想法，就會海闊天空了啊，這還真是一個無懈可擊的回答呢。

總而言之，書名順利地想好了，可是內容卻窒礙難行。

（究竟為什麼呢？）



我左思想，最後獲得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不應該說這是一本「自傳小說」。

「赤裸的告白」、「冷靜挖掘自我真相的透徹之眼」——市面上充斥各式各樣不同標語的自傳小說，其中也有令人覺得簡直跟暴露狂沒什麼兩樣的作品。或許就是因為我的腦海裡浮現這類怪裡怪氣的自傳小說，一心想著絕對不要寫出這種作品的緣故吧。雖然依據個人不同的解讀方式，我覺得有時候老人的回憶錄意外地還滿有趣的，不過我也還沒老到要把自傳寫成回憶錄的程度。

（所以該怎麼寫才好呢？）

像我現在這樣，把創作的來龍去脈，或者說是祕辛，也就是休息室裡的祕密全都搬到讀者的面前，也是一種文藝性的技巧。這不只在小說裡，也常出現在戲劇的領域中。像莎士比亞和歌德，就是這類技巧的愛用者。

藉由這種技巧，作者與讀者之間會因此產生親近感而被連結在一起，這種狀態是非常理想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先伸出自己的手掌心來讓對方看清楚。這種方式比起秀出寫滿了各式頭銜的名片，更能夠讓對方了解自己。

不光是寫文章，在演講的場合也是如此。由於我不太擅長演講，因此常常觀察研究其他人的演講方式。通常眾人稱讚有加的演講好手，首先會巧妙地在自己與聽眾

之間連接起一條眼睛看不見的線，這條線稱之為「親近感」。某位具有僧籍的作家前輩，無論去哪裡，都會這麼說：

——我與這個地方有著很深的淵源。……藉此來描述自己與這個地方的關係。讓聽眾覺得站在講臺上的人，不再只是一位過客，而是與自己有某種連結的人，產生親近感。如此一來雙方意氣相合，話便投機，不過有時候也會因此導致失言就是了。

無論人脈多廣的人，也不可能踏遍日本各地，並且跟日本的每個角落有所關聯。一定有很多的農村小鎮，和他是毫無任何關係的。那麼這個時候，他又會怎麼說呢？他會在那套固定說詞之後，加上一句：

——其實我的初戀情人，正好是這裡的人。……

畢竟也無從求證，因此這個說法通常就這麼蒙混過關了。這位作家前輩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建立與聽眾之間的親近感。如果能產生效果，那麼他就達成目的了。人有時候也會為了一時之便而說說無傷大雅的小謊嘛。但是我在前面所哀嚎的：「自傳小說實在太難寫了，垃圾桶一下子就滿了，真是很困擾」卻絕非謊言。

首先我要對讀者告白，我的文筆一直停滯不前。……

敏銳的讀者想必已經發現，我連這本小說的文體，都十分地煩惱了。一直以來，

我刻意地避開一種寫法，然而這次卻是我第一次使用這個寫法來創作。

這個寫法就是以「我」這個第一人稱來書寫小說。當我寫到大約第十張稿紙時，才終於開始使用這個寫法。因為我實在無法決定，到底應該用第一人稱，還是應該替出場的主角取一個虛構的名字。

我終於發現，正是因為要寫「自傳小說」，所以文筆才會停滯不前。既然如此，那我就改寫「自傳性小說」吧。

光是中間多了一個「性」字，就有了天壤之別。

說到「狼人」，指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怪獸，不過如果是「狼性的男人」，那麼指的大概是兇暴的男人，卻不會給人一種露出獠牙衝過來的印象。

加進一個「性」字之後，我總算能鬆一口氣了。這麼一來，終於能夠比較輕鬆的創作了。

那麼，就來寫「自傳性小說」吧。

如此一來，還是讓這個稱為「我」的主角先退場吧。取而代之的，是讓一位名字一本正經的主角登場。

陳俊仁。——

這位主角出生於大正十三（一九二四）年，現年四十六歲，是位以日文來寫小說的中國籍作家。他出生於神戶，故鄉是台灣，身形矮小，最近這一年有點中年發福的跡象。儘管頭髮還算濃密，但是白髮卻有點多，而且都長在自己照鏡子時就能看見的部位，也就是白髮都集中在前方。理髮師倒是常稱讚他後腦勺的髮色都是黑的。——這也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陳俊仁家裡沒有三面鏡。

我們必須從自傳性小說的基石，也就是陳俊仁小時候的回憶說起。

所謂記憶，是一種不可靠的東西。本人認為是最古老的回憶，很有可能出乎意料的新。而你認為是後來發生的事，反而很有可能是舊的回憶。

曾經有某位作家宣稱，自己還記得剛出生的時候，洗身體用的浴盆邊緣的圖案，不過誰也不相信這個說法。畢竟新生兒兒怎麼可能有記憶呢？就算真的有這段記憶，也有可能並不是他剛出生時所發生的事，而是四歲左右某次洗澡的記憶，只不過被巧妙地扭曲了。

【編注】

1 本書括弧內的西元紀年為編輯所加，以方便讀者理解本書主角、事件所處的年代。

陳俊仁非常乾脆地放棄替自己一連串的古老記憶編碼。他天生就是一個討厭整理的人。身邊的東西總是雜亂無章。妻子偶爾會替他整理書房，他卻總因此而渾身不自在。雖然他自己也覺得，如果東西都擺放得整齊整齊的，整個人自然會清爽得多，但清爽的快感和雜亂帶來的安心感還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一旦身邊變得整齊整齊，就不能安心，所以他會不自覺地把東西弄亂。好像這麼一來，才能身心安頓。大概因為如此，他的記憶才會依然紊亂吧。

剛開始的時候，是一片混沌。

——大部分的創世記，都是這麼寫的。《舊約聖經》如此，《古事記》亦然。只有佛教是輪迴思想，缺乏了創世物語。

不僅世界是如此，個人的歷史在誕生的初期，也是一片混沌。就算說看見了浴盆的圖案，也不會有人相信。

隨後發展出自我，個人開始學會區分自己和他人，終於進入了記憶的黎明期。

阿爸——父親

阿母——母親

阿公——祖父

阿媽——祖母

陳俊仁想必最初是這麼學習、記憶的。

這是他的故鄉——台灣——的語言。台灣有八成左右的居民從福建省移居而來，其餘則是來自廣東省的移民以及原住民。來自福建省的移民，又以泉州和漳州兩地來的居民占大多數。陳家在移居台灣之前，住在福建的泉州府，所以他們使用的語言，很接近福建的泉州方言。之所以說接近，是因為自從移居到台灣之後，他們的方言又混合了各種其他的語言。

陳俊仁學會了叫阿爸、阿母之後，又開始學會了區分自己和身邊的人們。

太初有道（語言），這個說法再正確不過了。個人歷史的開端，也是隨著語言，迎接黎明的到來。

然而以陳俊仁的狀況來看，這語言說來卻有點複雜。

## 兩個世界

陳俊仁的父親被神戶榮町五丁目一家日本貿易商招聘，來到日本。這家貿易商主要做的是將日本的海產出口到中國以及東南亞各地的生意，客戶全都是當地的華人公司，往來的聯絡文書用的也全都是中文。雖說是往來書信，卻和現代的白話文有所不同，也不是普遍稱做漢文的純粹文言古文，大概與報紙所使用的「現代文」最為接近。這種文體對日本人而言太過困難了，所以他們雇用了陳俊仁的父親。這無可取代的地位，使得陳俊仁的父親與其他的雇員有所不同，據說工作酬勞也相當不錯。

事實上，陳俊仁的祖父在明治時代也曾經來日本做過生意，陳家和日本的關係可以說相當深厚，不過當時祖父是隻身來到日本工作。父親在事業剛開始時，也把家人留在台灣，自己往返於台灣與日本之間，但是這種生活在現實上有諸多的不便。最後父親終於舉家搬到神戶來，並下定決心定居日本。那時候陳俊仁就快要出生了。

儘管因為都市計畫，他們居住的那一帶後來都被拆除，成了寬廣的道路，但是俊仁出生的那棟房子，還是逃過了空襲的破壞，直到不久之前都還存在。地址是元町七丁目，大約是現在三越百貨斜對面，白鶴造酒倉庫後面的位置。

在北邊，有國有鐵道的鐵軌。鐵路柵欄外側有一片寬廣的沙地，對小孩子來說正好是個適合玩耍的地方。

當然，那個時候並沒有什麼高架橋，火車都在路面上跑，馬路上設有平交道。鐵道旁邊之所以會成為孩子們玩耍的地方，大概是因為沒有什麼車子會通過的緣故吧。雖然有時候會有運貨的馬車通過，但在他的記憶裡，似乎沒有卡車或汽車的印象。四十年前，這座大都市也曾有過這麼一段田園牧歌式的年代啊。那時候，陳俊仁還處於在家裡只要能說出幾個單字，就因為自己的想法能夠傳達給他人，而開心得不得了年紀。有一次俊仁逮住了幾個在那片廣場玩耍的孩子，試著對他們說話。然而不知道為什麼，對方卻一臉困惑。

（真是奇怪。……）

那時候，他小小的心裡這麼想著。

幼兒以各種層面來看，都是語言的天才。當他在鐵路旁廣場上玩耍時，也跟著記住了各式各樣的話語。但是回到家裡以後，當他試著說出在那裡學到的話，雖然父親能聽得懂，可是母親卻聽不懂，祖父祖母也聽不懂。

（這也好奇怪啊。）

雖然覺得有點困惑，但他心想，或許其他的小孩也是這樣吧，所以暫時不再認真思考這件事了。

或許每個人在家所說的話，和在外面說的話都是不一樣的。跟我一起玩的小朋友，一定也會說些只有在家才會說的話。母親跟祖父母因為沒有在外面玩的機會，所以他們只會說在家裡說的話。——幼稚的小腦袋，以這樣的解釋說服了自己。

再長大一點——想不起來具體上究竟過了多久，大概過了幾個月吧——他發現有些事情無法以這樣的說明來解釋清楚。就算其他的小朋友在外面不使用「家裡的話」，可是他們回到家裡，也會使用跟在外面一樣的話。這麼一來，他就不得不去理解那個語言了。有時候，俊仁不小心在外面說出「家裡的話」，這時候對方就會說：

「你在說什麼啊，老是說一些聽不懂的話。」

大家似乎都聽不懂啊。

於是他漸漸明白，在家裡和在外面說兩種不同的語言，絕對不是什麼正常的事，而是非常特殊的例外。

這對他而言是相當大的打擊。

決定性的一擊，是他去別的小朋友家玩耍的時候。

已經不記得是去誰家玩了，只清楚地記得是玩伴之一的小女孩的家。當時一起玩的小孩子當中，他只隱約記得大概有同年齡的小女孩，不過由於記憶太過模糊了，所以也不敢斷言，但應該就是走過鐵路旁的空地後，位在路口轉角處的「飴屋膏藥」，還是一「伊呂波壽司」或是大井豬肉店的其中一家吧。總而言之，她回到家之後，便肆無忌憚地扯開嗓子大聲對父母說出在外面使用的語言，而她的父母也使用相同的語言回話。她們全家人都使用在外面的語言講話啊！就算俊仁再怎麼遲鈍，也發現了這件事。

儘管如此，他卻不記得自己曾因為這件事而煩惱過。一個還沒上小學的孩子，如果會煩惱這種事，豈不是不太討人喜愛了嗎？俊仁當時只是模糊地覺得：

（我好像跟其他小朋友不太一樣啊。）

俊仁就這麼度過了聽不太懂其他人說話的時期。快要上小學時，他已經大致上能理解別人所說的話了。同時，他發現壞孩子們對自己所說的話，多半帶有侮蔑的語氣。他也隱約察覺，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自己與其他小孩有所不同。

在這個時期，陳俊仁似乎突然長了點智慧。一定是因為受到的刺激，對腦細胞產

生了纖細而敏感的影響吧。

當時他的祖父也開始對他朗讀文章。他與大三歲的兄長一起開始學習《三字經》。雖然他只是跟著坐在書桌前而已，不過學習的進度是相同的。在上小學之前，他已經是個看得懂許多漢字的孩子了。

陳家在昭和初期舉家搬到神戶時，和台灣仍有很強烈的連結，也常常回去台灣。一回到台灣，陳俊仁就越來越清楚地了解到，自己所橫跨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在台灣，無論在家在外，都一樣使用台灣話，也就是以前他以為是「家裡的話」的語言。剛才提到，幼兒從各種層面來說都是語言天才，除了記憶語言，他們在快速忘記語言這方面，也堪稱天才。只要回台灣經過三、四個月的時間，他就會把日文忘得一乾二淨。

當時台灣雖然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一到鄉下，日文就幾乎無法通用。會說日文的，僅止於駐台的巡查（警察）和學校的老師等人。

儘管陳家回鄉的次數頻繁，但是他們日常生活的據點仍然以神戶為主，所以在俊仁的眼中，台灣看起來反倒比日本奇怪。

「為什麼這裡會這樣呢？為什麼跟神戶不一樣呢？」

每當他頑固地反覆詢問，大人們就會非常煩惱。

大人們的回答，大概都是如此：

「因為這裡都是台灣人，在神戶的是日本人啊，當然會不一樣。」

俊仁其實不懂所謂台灣人和日本人，到底是什麼意思。而且他也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屬於哪一邊。他只勉強而模糊地認為，大概台灣這邊比較稀奇吧。

陳俊仁心中有一幕場景，他認為那是自己最古老的記憶——  
地點是台灣的鄉下。

陳家代代都住在台北郊外，新莊鎮附近的農村，大約是現在被劃入三重市，一個名為「中興」的村子。記憶裡的場景或許是伯父的家，俊仁在那個家裡的佛壇前攀爬。台灣人並不會在家裡鋪榻榻米，人們在地板上擺放一張高腳的檯子，在上面擺佛像，就成了佛壇。佛壇前面擺一張稱為「紅龕桌」，擺設祀奉供品的桌子。那時候他一定還只有三、四歲，把椅子當墊腳石，就這麼爬上了紅龕桌，接著又朝佛壇匍匐前進。

佛壇上有他的目標物。

那是一尊留著長鬍子的人物雕像。雕像的色彩鮮豔，臉上又塗著大紅色，讓他印象非常深刻。時至今日已經無可考據了，但他猜想那如果不是關公，大概就是某位道教神祇，例如玉皇大天尊或文昌帝君的神像吧。為什麼他會朝著紅臉的神像前進呢？因為那神像看起來實在是太奇異了。小孩子對這樣的事物，總是既害怕卻又被吸引。如果要加以解說的話，這尊神像可稱之為台灣的奇異象徵也不為過。

爬上佛壇的俊仁緩緩地伸出小手，撫摸神像的鬍鬚，並且用台灣話說：

「台灣人是按呢的款？」（台灣人是這樣子的啊？）

這時候，俊仁感覺到背後有人的氣息。

（糟糕！被發現了！）

正當他驚慌失措地這麼想時，同時也想到：

（這下子我一定會被笑的！）

多年之後，當陳俊仁一邊回想起這段回憶一邊敘述的同時，一位專攻心理學的友人說道：「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嘛。被發現的確會感到慌張，但怎麼可能還想到有可能會被人取笑？你的情感也發展得太進步了吧，三、四歲的小孩是不會擔心這種

【編注】

1990年改制為新北市三重區。

事的。」

但是，俊仁卻宣稱：

「雖然你這樣說，可是我真的記得啊。這份記憶可是牢牢印在我的心上啊。」  
友人從學術層面提出了反駁：

「就算你自己這麼覺得，可是記憶這種東西，有很多時候是之後追加上去的。特別是小時候的記憶，是最不可靠的東西。有時候甚至是聽了父母或身邊的人說的話之後，在不自覺中重新組合了自己的記憶。」

儘管友人這麼說，俊仁卻對自己這段回憶深信不疑。——那時候，我確實想著「被別人看到了，最終會不會變成大人們的笑柄？」——不，不如說已經死心了吧。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陳俊仁回過家鄉一次。那時候伯母便問他：

「說『台灣人是按呢的款』那個人是你吧？」

俊仁有許多兄弟姊妹，加上他總共是七男三女，而且前四位都是男生。

鄉下沒有什麼閒聊的話題，所以只要出現了一個爬上佛壇，嘴裡還說出怪話的小孩，大家就一直記得這件事。但是因為兄弟姊妹很多，所以大家都搞不太清楚究竟是誰——大概就是某個從日本回來的兄弟吧——這個故事就這麼流傳出去了。

那瞬間，幼小的俊仁腦子裡閃過了不祥的預感——我們不得不說，他覺得會被嘲笑。預感，確實是應驗了。就算過了十五年以上，大家仍經常把這件事拿出來當作一個笑話。

幼年時期的俊仁對佛壇上的神像說了話。他問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內容，是他本人也不知道的、非常根源性的核心。儘管在心裡想著，就是那個嘛，就是那個啊，卻很難用語言表達出來。直到現在，俊仁擺出一副學識淵博的模樣寫著小說，但他仍抱持許多疑問。他甚至覺得，對於其中大部分的疑問，根本沒有辦法順利地問出口。

一想起那個撫摸神像鬍鬚的幼小自己，俊仁的胸口就充滿了憐愛的情感。

（自己對這種事究竟有多好奇呢？）他的眼角甚至會發熱。自從那時候起，這個疑問就反覆地在他的胸口翻騰，想必今後也會一直不停地、不停地翻湧出來吧。

在台灣，騎在水牛背上、爬到高高的樹上，盡情大吃香蕉，都是非常有趣的事。因為俊仁當時還是個小孩子，所以這些事情馬上就讓他沉迷其中。其他鄉間的孩子們，自然就成了他玩耍時的夥伴。他們總是光著腳到處跑。俊仁也學著他們脫下鞋子打赤腳，但是一踩到尖銳的石子，就整個人跳起來。俊仁從小就是穿著鞋子的，



自然和一整天光著腳到處奔跑的台灣小孩大不相同，這些孩子的腳底可都是有訓練過的。

像這樣，在台灣盡情地玩耍之後回到神戶，就會發生相當嚴重的事。

他會完完全全忘記日文該怎麼說。

反正只要在鐵路旁的廣場上，和日本的孩子們混在一起玩一、兩個禮拜，自然就會回想起來了。

但這是旁觀者的觀點，對於忘記日文的人而言，自己可是緊張擔心得不得了。而且，有時候也沒辦法等上兩星期這麼久。

必須趕緊把日文塞進自己腦子裡。

其實有這種緊急必要的並不是俊仁，而是俊仁的哥哥。

從台灣回到神戶沒過幾天，俊仁的哥哥就要上小學了。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的國籍是日本，所以只要滿六歲，就有必須接受日本小學教育的義務。

對小孩子來說，上小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實在是令人無比興奮。——所有的大人都有這種經驗吧。此外，當時很少幼稚園，八成以上的兒童是跳過幼稚園，直接進入小學就讀的。

俊仁的哥哥也因為要上小學而情緒激昂。雖然這的確是一件喜事，卻還是有很大的擔憂。——因為他把日文都給忘光了。

「我們去背日文吧！」

俊仁的哥哥這麼說。

「要去哪裡背啊？」

「就到外面附近走一走啊。」

當然，這對小兄弟的對話是以台灣話進行的。

他們試著回想起日文，並將眼睛看到的所有東西都試著用日語說出來。

「火車……：：：：是キシヤ！」

「啊！這個是フミキリ（平交道）！」

「這是ケムリ（煙）！」

每想起一個單字，兄弟倆便高興地拍起手來。走過了市電通，看到電車在路上跑時，他們就立刻喊道：「デンシャ（電車）！」

不過也有一些東西，他們怎麼努力地想，也想不起來日文該怎麼說。每每為了要想起來，必須費很大一番功夫。

如果是台灣沒有的東西，比如說電車，就很容易回想起來。因為單字在他們的腦子裡面不會拐來彎去、亂成一團。

他們就這樣，一面看著元町的櫺窗，一面回想單字。在回家的途中，他們面前出現了幾位不知名的少年。在白鶴造酒倉庫旁的狹小巷子裡——這條巷子的寬度只勉強夠兩個人並肩通行，他們被擋住了去路。其中有位少年對他們說：

「喂！你們是支那人吧！」

另一個人伸出大手，擺出不讓他們通過的姿勢接著說：

「我們才不會輸給支那人呢。快滾回支那去吧！」

陳家兄弟雖然無法開口說出流暢的日文，但是已經聽得懂許多了，而且他們也不會說日文，只是一時忘記而已。照道理說，一聽到日文應該馬上就會想起來的。這時候，陳家兄弟應該以毅然的态度鼓起勇氣說：

——你們給我閃開！

雖然他們還是小孩子，但是兩兄弟在心裡都是這麼想的。令人懊惱的是，他們怎麼也想不起那最關鍵的日文該怎麼說。

「走去彼邊 (tsáu khì hit ping) —」

儘管他們小聲地試著用台灣話這麼說出口，但是對方卻聽不懂，真是無計可施。

實在是非常扼腕啊。俊仁是個愛哭鬼，這時候眼眶早就紅了，而他的哥哥則是緊緊地咬著牙根。既然說不出話來，兄弟倆只能手牽著手往後撤退。由於捷徑被人擋住了，他們只好朝平交道走，往左轉繞遠路回家。

在這時候，他們看見平交道上有一輛馬車駛了過來。車伕坐在行李棚前面，手上持著繮繩。

「我想到一個好主意了！」俊仁的哥哥拍著手這麼說。

「什麼主意？」當俊仁開口問時，哥哥已經一個箭步往前跑了。他一溜煙地衝向馬車的正前方。

「小心！」

俊仁害怕地說。

但是他的哥哥並不是想要跑過去衝撞馬車自殺。

馬車的車伕看到有小孩子突然衝了出來，便趕緊站起身來，以令人吃驚的大音量吼道：

「喂！這個小鬼！閃開！」

一聽到對方的叫聲，俊仁的哥哥馬上轉過身來，高舉雙手反覆做出萬歲的姿勢，又跑了回來。

他善用機智，使得馬車的車伕開口說出了自己怎麼也想不起來的句子。

「そこ退け、そこ退け、……」（閃開！閃開！……）

小兄弟倆就像唸咒語一般，不斷地重複這句話。

## 祖父

通風不良的心，會逐漸侵蝕一個人所有的人格；密閉的心，只會招致瘋狂。

但是要一個人赤裸裸地交出自己的心而活，卻又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

常聽到有人說，他有幾個無所不談的至親好友。然而「一人」這種生物，究竟是不是真的能像翻開口袋給大家看一樣，對他人坦承不諱呢？

靈長目、人科、人屬的「智人」，是無法完全孤獨而活的。儘管如此，如果完全都沒有孤獨的空間，人馬上又會覺得呼吸困難，實在是很麻煩的生物。

悄悄地藏在內心深處的東西。——

唯獨這件事絕對不能讓朋友知道。——

幾乎快要到達極限的東西。——

正因為懷抱著這些東西，人類才得以活下去。

儘管這個狀況總讓人覺得哀傷，但不知為什麼，同時也讓人感到興奮。

換句話說，有些東西，用語言無法說盡。

這個「有些東西」，在幼年時期以一種幼稚的姿態呈現，隨著人的成長，也跟著

逐漸成熟。

假設我們姑且粗略地把這個重要的東西稱作是「秘密」吧。在陳俊仁進入小學之後，他的秘密就是他的家庭。

家裡的佛壇上，總是不間斷地飄著線香的煙氣。香爐裡總是插著綑成一把的線香，並且冒出濃密的煙。線香一燒盡，馬上會有人去換新。

線香的煙總是讓人有種神祕的感覺。雖然室內沒有風，但煙氣卻還是會搖搖晃晃的，當你覺得它會一直線向上升起時，它卻又迅速地散去。

這彷彿是在訴說著，這個世界上確實有眼睛所看不見的神祕力量，而這股神祕的力量，正控制著煙氣，以證明祂的存在。

俊仁家裡的佛壇，幾乎不曾斷了香火。除了對祖先崇敬的意念深厚，以及信仰虔誠之外，還隱藏了完全不同次元的理由。

俊仁的祖父經常會吸食鴉片。

鴉片最初以醫藥的用途進口到中國。因為具有鎮痛的功效，而當時台灣正蔓延著瘡疾，所以鴉片也流傳到了台灣。清朝後半——距今大約一百五十年前，在中國各地迅速地流行起來。人們已經不再把鴉片當成是止痛藥，而是一種娛樂性的麻藥了。

——讓你從現世的煩惱中解脫。

這是人們會在鴉片的藥效說明書上看到的句子。

意思是說藉著鴉片，能讓人忘卻這個世間的痛苦。這或許也表示當時的生活是相當艱困的，人生是相當痛苦的吧。

人們為了要逃避現實而吸食鴉片，這樣的流行銳不可擋。即使剛開始的時候有些猶豫，但是一見到左鄰右舍都在抽鴉片，自己也會禁不住嘗試。

在日清戰爭<sup>1</sup>的時代，吸食鴉片已經被視為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了。儘管還不到現代抽菸的普遍程度，但是可以推測大約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成年男子都在吸食鴉片。

日本有嚴格的罰則禁止吸食鴉片，所以幾乎沒有鴉片中毒患者。但是日清戰爭之後，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日本也就擁有了這片新領土上大量的鴉片中毒患者。

所謂的中毒患者，是很難突然戒除鴉片的。他們會出現戒癮時的症狀，據說其痛苦無法言喻，所以日本聲稱「以人道的角度」，將台灣長期慣性吸食鴉片者列成名冊，並且發放特許吸食的「證明」。

【編注】

<sup>1</sup>即甲午戰爭，亦稱第一次中日戰爭。爆發於一八九四年，大清帝國最終戰敗，並於次年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只要出示這個證明，就能夠在香菸店鋪裡買到鴉片。當然鴉片和香菸一樣，都是由總督府專賣的。

但是這條法律只適用在台灣。只要被登錄在名冊上，吸食鴉片就不算違法，不過這僅止於台灣本島。俊仁的祖父雖然持有這個證明，在台灣能夠公開地吸鴉片，但是一到日本，就沒辦法了。如果要吸食鴉片，就必須躲過警察的眼睛，所以就要想辦法掩蓋住鴉片的氣味。陳家之所以總是焚燒著旺盛的香火，就是企圖藉著煙的味道壓過鴉片的味道。

最近俊仁去了一趟美國旅行，他所到之處都能聞到線香的味道。美國和線香的氣味似乎不怎麼合拍。他心想，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禪」在美國很流行的緣故呢？尤其是年輕人聚集的地方，線香的味道非常濃烈，讓人覺得簡直就是他們的體味一般。他向導覽的朋友詢問了這個狀況。

朋友回答：

「他們是聚在一起吸食大麻啦！美國現在很流行呢！如果燒線香的話，大麻的味道似乎就會消失。」

「原來他們是有目的的啊。」

俊仁一面如此回答，一面回想起自己的幼年時代。

然而這個回憶並不是經由大腦，而是被嗅覺所勾起的。

祖父躺臥著，手持大約四十公分的竹製煙管吸食鴉片。吸頭是銀製的。祖父常常擦拭它，對於保養吸食器具從不怠惰。據說那是個令他自豪的名器，不過由於是違禁的物品，所以沒有辦法拿出來在眾人面前炫耀。

祖父在吸食鴉片時的神情總是非常享受，但是臉色卻很詭異，像鉛色一樣有點恐怖。鴉片的味道一開始讓人覺得胸口緊緊的，有點噁心想吐，不自覺地呼吸困難。不過也不能總是屏住呼吸，只好慢慢地把那氣息吸進去。這麼一來，喉嚨彷彿被溫柔地撫摸了一般，那味道輕易地滑了進去。在他的記憶裡，最後鴉片會留下一種甜甜的味道。

俊仁的父親非常謹慎，光是線香的煙他還是不能放心，總是提心吊膽地注意著四周的動向。祖母聽人家說吸食鴉片會被捉進監獄，所以她也害怕，但如果祖父要吸鴉片，她還是會急急忙忙地為他準備。最光明磊落的就是祖父本人了，對吸食鴉片這件事，似乎一點罪惡感也沒有。

小學生的俊仁，敏銳地察覺到家裡由於鴉片所產生的異樣氣氛。

——我們家裡似乎正發生一件重大的犯罪！

這麼一想，的確是很可怕，在路上如果遇見了巡邏警察，他也會低下頭來。一聽到巡邏警察腰間佩刀所發出的聲響，他就心跳加速。

而且還不只如此。說來奇妙，甚至他還感到一種「驕傲」。

除了我們家之外，還有誰家會發生這麼刺激的事呢？如果要比秘密的話，俊仁有自信不輸給任何朋友。

「我家很厲害喔！」

大概是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有一次俊仁得意地這麼對同學說。

「你們家有這麼大嗎？」

同學這麼回答。他誤以為俊仁炫耀的是空間的大小。

「才不是家的大小呢。我家裡發生了很厲害的事情喔！」

「什麼事情啊？」

「是祕密。我不能告訴你。」

就像這樣，儘管俊仁對同學發出暗示，卻絕對不會把自家的祕密洩漏出去。

從真相放在舌尖的那一瞬間開始，祕密的魔力就會消失。祕密所擁有的魔力，是

最重要的東西。自己怎麼能做出消除魔力這種可惜的事情呢！

人類是千萬群眾的其中之一。但是人類同時也害怕被埋沒在人群裡，想要從千萬人中抬起頭來。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人們只是想告訴自己：我是與眾不同的。

俊仁並沒有其他的才能，所以就孩子的那顆小小心靈所感受到的家裡的祕密，當成了浮木，想要藉此從人群中脫穎而出。

「哼，這算是什麼祕密嘛！」

同學吐了口口水這麼說。

同學這種態度，看在俊仁眼裡，卻像證明了自己的勝利一般。

雖然家境並不優渥，但是祖父很早就隱居起來，看似下定了決心，要過著隨心所欲的生活。

祖父年輕的時候在幾間商店兼職，也會書寫往來的商業書信，或是製作帳簿。注重形式且略具古風的漢文書信，經常必須引經據典，如果不是非常有學識的人，也寫不出來。這可說是一項非常珍貴的技能。

除了書信之外，祖父還有一項鑑定偽幣的特殊才能。

他的耳朵相當敏銳。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俊仁曾經回過台灣一次，只要和祖父熟識的人見面，他們必定會說起祖父「耳朵」的話題。雖然很有可能帶點誇張、傳說化的氣味，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祖父的聽覺的確比一般人敏銳許多。

一個袋子裡裝了大約一百枚的銀幣。

在裡面加入幾枚偽造的錢幣。把袋子倒過來，將銀幣全倒在石頭地板上。俊仁的祖父會側耳傾聽一百枚銀幣在石頭地上跳動的聲音，接著把頭抬起來說：

「裡面混了三枚偽幣！」

完全被他說中了，一枚也不差。

儘管俊仁的祖父擅長看破偽幣——或是應該說「聽破」比較恰當呢——但他卻很喜歡模仿他人的筆跡。

其中又特別喜歡岳飛的書法。

書法的練習，是從觀看範例、臨摹書寫開始。俊仁的祖父也是這麼做的。但是他的個性講究，光是這樣似乎還無法滿足。接下來又雕刻岳飛的印章。因為他學過篆刻，所以製作起來沒有什麼問題，做好之後，祖父就將印章蓋在紙上。

接著，他甚至又把寫好的紙張拿到廚房去，費了一番功夫，利用煤炭做出年代久

遠的感覺。然而這幅模仿岳飛落款的書法，在戰爭時期也被燒毀殆盡了。

多年之後，俊仁四處調查，都找不到祖父曾經販賣偽造書畫的證據，所以當年祖父折騰了老半天，似乎只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興趣罷了。——無論是雕刻印章，還是把書畫拿到灶間去擺放，都和吸食鴉片的目的是一樣的。

像小孩子的家家酒遊戲。他一定是創造了一個自己的世界，在裡面一個人進行著某些事情，周圍的人誰也無法參與，而他就欣然愉悅地待在其中。

（祖父是不是就這麼活在虛構的世界裡了呢？）

俊仁有時候甚至會這麼想。又或許祖父的這種脾氣也遺傳給了自己，所以俊仁才會開始寫小說的吧。俊仁從祖父那裡，得到了朗讀的啓蒙。

——人之初，性本善……

剛開始是《三字經》，接著是《小學》，再來竟是連專家學者也有多處無法解讀的《詩經》，祖父帶著他們唸到了最後一頁。不過俊仁只是跟著祖父所唸的句子重複朗誦，對於其中的意義卻完全不懂，只是死背而已。然而儘管之後去上了日本小學，雖然稱不上完整，俊仁卻仍然能夠讀寫漢文，這全都多虧了祖父。

仔細想想，祖父從俊仁一出生就開始照顧他。他出生時是順產，而且出來得太快

了，連助產婆都來不及接生。就在衆人手忙腳亂之際，正是祖父把小嬰兒身上的臍帶剪斷的。

每當俊仁看著自己的肚臍，總會回想起小學三年級時去世的祖父。儘管他現在已經有點中年發福，但肚臍還是深深地凹進肚子裡。

「還好我的肚臍不是凸的。」

他這麼喃喃自語。想當初替他切斷臍帶的祖父，根本就是一個門外漢，現在竟然沒有變成凸肚臍，實在是太幸運了。

關於祖父，俊仁還有一個苦澀的回憶。

過去神戶元町四丁目的大馬路靠山的那一側，在接近五丁目的地方，有一塊小小的空地。元町可稱得上是神戶一流的商店街，但不知什麼緣故，那裡卻一直都是空地。戰後元町也開始進行復興的開發作業，那塊空地才總算被商家填滿了。在他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有人將那片空地鋪上水泥，放置了幾輛給兒童玩的汽車，以租借兒童車來收取費用。在這之前，當他還是小學生的時候，那裡會定期舉辦花市。俊仁的祖父喜歡園藝，晚年更對蘭花十分熱衷，家裡到處都擺滿了蘭花盆栽。每當祖父帶著俊仁通過花市的前面時，就會想要順便進去裡頭瞧一瞧。

那時候祖父的衣著是內裡有狐狸毛的寬鬆中國服。這套裝束似乎價值不菲，祖父好像非常喜歡這套服裝，在俊仁的記憶裡，祖父總是穿在身上。

這時候，從前方的花店傳來了一陣怒吼——

「喂！這裡不是清國奴可以來的地方。就算你拿得出再多錢，我的東西也不賣給清國奴。快給我滾開！」

直到今天，俊仁都不知道祖父到底聽不聽得懂日文，因為他從來沒有在家裡使用過日文。不過既然能從一百枚銀幣中聽出三枚偽幣，又能精巧地把小嬰兒的臍帶剪斷，照理說應該是一個相當精明的人，而且又在日本住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了，他覺得祖父應該聽得懂花店的人在大吼些什麼才對。

但是，祖父卻像完全沒聽到一樣，一直站在那裡，注視著那些盆栽。

俊仁因為太害怕了，於是一面發抖，一面拉著祖父的袖子，用快要哭出來的聲音說：

「阿公，我們快走啦！」

祖父平常總是很寵愛孫子，那個時候卻一反常態，以嚴肅的語氣清楚地說道：

「我要好好看盆栽，看完了再走。」

花店的人無論怎麼大吼大叫他都不走，所以乾脆走到俊仁祖父的身邊，直盯著他



的臉大叫：

「喂，開什麼玩笑啊！被你們這樣看，我的盆栽都會枯掉的！再不快走，我揍你們喔！」一邊說，還一邊揮舞著拳頭。

這時俊仁的祖父，才總算牽起孫子的手，緩緩地說：

「走，我們回家吧。」

俊仁的膝蓋不住地顫抖，身上也冒著汗，全身上下冷冰冰的，連指尖都在發冷。但是祖父裹住俊仁小手的手掌心，卻像燃燒一般火熱，使他永生難忘。

（你絕對不可以忘了這件事！）

祖父掌心的熱度，彷彿對俊仁這麼訴說著。

## 英雄形象

想當初，自己到底為什麼會對那種人如此瘋狂呢？

直到今天，俊仁還是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在小學生時期，俊仁有一位很崇拜的對象。

——長大以後我要當陸軍上將！

——我要當海軍！

——我要當總理大臣！

每個孩子都有各自的理想形象，這也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儘管這些目標會隨著成長而變得越來越謙虛及謹慎，但是在小學時期，大家都毫不客氣地描繪著遠大的夢想。

如果用較現代的用詞來形容的話，那就是大家都很崇拜帥氣的人物。在當時，最帥氣的就是陸海軍的軍人了。

殖民地人民的忠誠度受到質疑，因此並沒有服兵役的義務。

自從知道這件事之後，上了小學的俊仁，就把軍人這個選項，從自己未來的可能性中完全地刪除了。

儘管如此，還是有其他很多適合的目標。例如他知道野口英世這個名字，也可以偷偷地視他為目標當個學者啊。此外，他也知道棒球選手山下實、投手岸本等人，如果目標當個棒球選手的話，似乎也討人喜愛。

然而，俊仁自從略為懂事之後，他所選的模範竟是被稱為這個名號的人物：

——白豬。

這號人物膚色白皙，且身形肥胖。他可不是普通的肥胖，完全是異常的臃腫，胖到無法獨自繫鞋帶的程度。再加上身材高大，簡直就像一座小山似的。他擁有一副獅子鼻，鼻孔更是大得讓人驚訝，看起來根本不像是人的鼻孔一般。一雙眼睛就像新年玩的「福笑い」<sup>1</sup>遊戲一樣，左右兩隻眼睛一上一下。而雙下巴也像是被壓扁了一樣歪歪斜斜的——老實說，是個醜怪的人物。

「哇，哈，哈……」

來陳家作客的白豬，經常會這麼笑著，而且是盡情地開懷大笑。雖然他的全身上下，甚至是營造出來的氣氛，都讓人覺得很粗魯，但是唯有那笑聲總是非常澄澈。或許他本人也知道這一點，所以才會經常想要大笑吧。

俊仁老是想不起來，這號人物究竟叫什麼名字。

但可以確定的是，他是位從台灣來的重要人物，而且是祖父的友人。他會以台灣話高聲地與祖父交談，說話的聲音也沙啞得令人受不了。總而言之，要是少了那清澈的笑聲，他可以說得上是個一無是處的男人。

不過從社會地位來說，他似乎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時常會有好幾位來自總督府的官員來拜訪這位白豬。

在這時候，俊仁已經逐漸了解，日本人總是欺壓我們台灣人的事實。之前花市的那件事，也讓他多少掌握到這個狀況。

然而日本的官員們，竟然會對白豬這個台灣人低頭。

或許幼小的俊仁，就是崇拜白豬的這番權勢吧。

陳家在當時經常讓台灣來的留學生暫住。台灣的航路以神戶為起點，若是留學生等船等得累了，或是想要找個地方歇腳，以消除乘船的疲憊，位於神戶的陳家就成了最佳的落腳處。

【編注】

<sup>1</sup>日本傳統新年遊戲。玩家蒙上眼睛，聽從旁人指示將五官道具排列在空白的臉部輪廓紙板上，以其呈現出歪斜扭曲的臉孔取樂。

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頭戴學生方帽或是白線帽的學生們，對這白豬總是猶如見到蛇蠍一般厭惡。白豬這個綽號，也是這些學生取的。

台灣話叫做「peh ti」。

——白豬是走狗 (tsau káu) —

俊仁曾經聽過學生們這麼說。雖然懵懵懂懂的，但他大概知道「走狗」是什麼意思。多年之後，他漸漸知道，這位白豬是在日清戰爭之後，日本軍根據《下關條約》<sup>2</sup>這份雙方講和條約占領台灣時，為日本軍帶路的人物。當時在台灣有許多反對日本占領的勢力，也因此日本軍對於討伐抗日分子非常頭痛。白豬的帶路，給了日本軍非常大的助力。也因為有這份功勞，白豬便得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崇高地位，甚至還被選為貴族院的議員。

——確實是一位厲害的男人。

這位白豬帶著四、五位隨從來到陳家。當他坐上榻榻米的座席後，左右就各有一位隨從跪下來，幫他解開兩邊的鞋帶。

(真是了不起啊。……)

俊仁不知所以然地敬佩起來。

在白豬逗留的這段時間裡，來訪的總督府官員們，數度對他鞠躬哈腰地說：

「請收下吧！」並且放了三個好大的包袱才離去。

那裡面一定裝了很多東西吧。白豬把包袱一個一個解開，仔細地看了裡面裝的東西，接著開懷地大笑起來。

「哇！竟然還送了這種東西過來啊！……既然有兩罐，那就送你一罐吧。」

白豬把一個貼著青藍色標籤的方形罐放到俊仁的祖父面前。

「這是什麼啊？」

俊仁的祖父困惑地問道。

「裝什麼傻啊？你平常也有在吃吧！對啦，就是那個啊！」

白豬豎起右手的拇指和小指頭，並拗起其他的指頭。

這是吸食鴉片的手勢，就連還是小孩子的俊仁都知道。

澄澈的笑聲、魁梧的體型，或許有許多理由，但是其中讓俊仁崇拜白豬的最大理

【編注】

<sup>2</sup>即《馬關條約》。甲午戰後，大清帝國與日本在日本山口縣赤間關市（今山口縣下關市）簽署的條約，時為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台灣與澎湖在此條約中割讓給日本。

由，就是這一點了。——總督府官員竟然對他奉上被禁止的鴉片！

（真是太厲害了。……）

他不禁如此感嘆。

每當祖父吸起鴉片，陳家除了焚燒線香來混淆味道之外，全家上上下下都戰戰兢兢，十分恐懼警察會找上門來。而台灣總督府的官員，不正和警察是同路人嗎？能從他們手中接到鴉片，可不是等閒之輩。

「這是上等的喔，可不像總督府專賣品那種便宜貨啊。你看這新加坡的標籤，這是最高級品吶！哇、哈、哈……」

白豬手拿青藍色的罐子，打從心底開心地笑著。

俊仁的祖父說：「不過在日本內地沒辦法公開吸鴉片啊。與其說取締很嚴格，還不如說這裡的警察都不太懂鴉片啊。」

「怎麼，不要緊的啦，這可是政府送來的禮物啊。警察如果來找你麻煩的話，大膽地站出來跟他們理論便是。」

白豬一面這麼說，又以澄澈的聲音大笑著，不過最後卻混進了一點鼻音，把原本好聽的笑聲弄濁了。

有那麼一陣子，俊仁每天晚上都會夢到白豬。他半夜都會起來好幾次，每一次都是被夢裡白豬的笑聲給吵醒的。

俊仁覺得自己的祖父已經是個非常打破常規的人物了，不過正所謂人外有人。這實在是讓他大大地震驚。白豬之所以讓他為之瘋狂，或許是因為那肆無忌憚的樂天性格，是俊仁所缺乏的吧。

回想起白豬的長相或身材，真是一點也不帥氣。豈止不帥氣，根本可以稱得上是醜怪之人了。

陳家的客人不只白豬，也會有一些俊秀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帥多了。

但是以現實層面來說，從總督府手上接到違禁品的禮物，這才是帥氣啊。仔細分析過後，我們不得不說，到頭來俊仁所崇拜的，就是「權勢」這種東西。

白豬是個有權有勢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夠違反常規、肆無忌憚，甚至從政府手中得到鴉片，全都是因為他的權勢。

俊仁身材矮小，既沒有腕力，也沒有辯才。在小學時代，就算身處再小的團體裡面，也從來沒當過老大或是任何幹部。他跟權勢這種東西，是毫無緣分的。

然而他的面前，竟然出現了這麼一個權勢的代言人，如此魁梧的人物！

即使下巴是歪的也不要緊。這個男人身上所散發出的強烈權勢的味道，讓俊仁為之傾倒，如癡如醉。

（如果我也能變得跟他一樣的話……）

俊仁這麼想。

他確實這麼想。

人們總是會輕易忘記對於自己不利的東西。然而，俊仁卻絕對不會忘記曾經崇拜過白豬的事。

自己曾經為一個鼻孔朝天的醜陋男子瘋狂，實在是一件羞恥的事情。而且嚮往權勢，也太過俗氣了，缺乏小孩子應有的純真。——真是令人厭惡，既粗野又庸俗，一種不乾不淨的感覺。可悲的是，這個回憶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俊仁在夜裡夢見白豬，在白天的課堂上也想著白豬。——除了他光鮮亮麗的權勢之外，俊仁也被白豬碩大的身形折服了。

俊仁小學時代的綽號是「蒟蒻」、「軟骨頭」，他手腕的骨頭總是很輕易地就會折斷。小學六年當中，骨折了五次，也稱得上是個紀錄。

因為冒汗手滑而從單槓上摔下來，折斷了手腕的骨頭；跨越草坪的柵欄時一個不小心絆倒摔跤，造成骨折；被學校裡欺負人的小孩子扭著手腕，摔出去時又骨折了；運動會預演時的騎馬打仗，因為背上的騎士太重了，結果又造成骨折——令人受不了的是，每次折斷的全都是手腕的骨頭。

記得白豬來的時候，俊仁手腕上還包著繃帶，稱不上是健康的狀態。所以他這麼崇拜白豬，難道是因為當時處於不健康的狀態嗎？

總而言之，俊仁是不相信小孩子會有什麼純真的。絕對沒有這種東西。

所謂的純粹性，以廣義來說，是必須通過教養學習而獲得的個性。例如小學高年級的兒童，或是中學一、二年級的少年，就能夠擁有毫無雜質的無私精神，這也是因為他們有了些許學問的緣故。

但是說到年齡幼小的孩子們，說得難聽一點，他們的行為接近動物，所以甚至可以說他們是狡猾的。

話說回來，俊仁的「白豬崇拜時代」並沒有持續太久。

脫離動物本能的時期，一旦學會了一點教養，並開始背負一些理想主義的思想之後，白豬就無法再滿足他了。

儘管他對權勢的崇拜仍然沒有消逝，但如果是像白豬那樣赤裸裸地把自己的權勢

表現出來，現在只讓他覺得想吐。所謂權勢這種東西，是必須用美麗的色紙包裝起來的。

然而這種認知，究竟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衰退？其評價就因人而異了。

## 熱衷的季節

一直到今天，陳俊仁都是無法同時做好兩件事情的個性。他沒辦法把一天分成早上和下午，同時進行兩篇小說的創作。如果同時有兩項工作，他就必須先把其中一件做完，接著再進行另一件。取而代之的是，他對每一項工作熱衷專注的程度都很高。說到他的學生時期，如果熱衷於某個學科的話，就沒辦法顧及其他學科。說得極端一點，假如國語拿了滿分，數學大概就會抱鴨蛋。一旦專注於一項事物，他就會無視其他東西，沒興趣的學科，考試時，有時候就算他知道答案，也會交白卷。

有的人這麼說：

——他是空前絕後的大秀才啊！

不過也有人認為：

——他怎麼會這麼差勁呢？未免也太不像話了吧！

以他自己而言，雖然對不擅長的學科完全不努力，卻也有成績特別優異的學科，因此總平均大概還能排在班上的前三分之一。不過雖然他能得滿分，卻也曾經拿過零分，零分給人的印象太過強烈了，以至於同學們都很難忘，還這麼形容他：

——那傢伙根本是沒救了。

直到他進入高等教育之後，由於幾乎全部都是專業科目，因此那時候他的成績就非常好。至於「空前絕後的大秀才」的形容，似乎也變得不再如此誇張了。

但是在中、小學裡，必須學習各式各樣科目的年代，他的成績並不是那麼理想。而且在某一時期，他在班上幾乎是要墊底了。對那個時期的事情記憶非常深刻的朋友，一說起來，簡直把他當成低能兒看待似的：

——那傢伙在寫小說？他真的知道字要怎麼寫嗎？

俊仁間接地聽到有人這麼說過。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嘛……）他只能苦笑。

雖然這段時期並沒有持續太久，但是確實，就算被當成低能兒也是無法抱怨啊。

如果是喜歡國語、討厭數學的狀態，那至少還可以補救。因為同樣都是主要學科，各科的分數截長補短，平均起來的話，分數至少不會這麼丟人。

如果熱衷的是其中一門學科的話，那還不至於出什麼洋相。

然而一旦熱衷於學科以外的事，那就只能說是悲劇了。無論是數學還是國語，就會全部遭殃。

昭和七（一九三二）年，陳家從北長狹通四丁目搬到海岸通五丁目，原本父親在元町後巷Y社二樓租借的事務所，也搬到了海岸通。從前店家和住處是分開的，但是搬遷了之後，由於新地址是棟很大的建築物，因此一家人也住進了同樣的地點。

那棟建築物在當時是屬於相當典型的華僑貿易公司。

一樓是紅磚倉庫，二樓是辦公室，三樓則是店主人和家族的住處。二樓和三樓是由木頭和水泥砂漿蓋成的。幾年後，遭受到戰爭，只剩下一樓紅磚所蓋的框架，其餘的都被戰火毀壞殆盡了。

這棟建築本來是J洋行的店址，J洋行在當時是一家勢力非常雄厚的貿易商。由於他們遷移到位於同一條海岸通四丁目上另一棟四層樓高的大樓，因此陳家就把原址租下來。

面臨大馬路那一側的三樓牆壁上，深深地刻著J洋行的店名，俊仁的父親光是要把那店名去除，再刻上自家的店名，就是一項大工程。如果只是用水泥把原刻的字填起來，又有點不夠體面。

所以他決定將塗上藍色油漆的鐵皮，貼在原本刻字的部分。這麼一來，從店面的正面看來，一樓的倉庫是磚頭的紅色，二樓的辦公室是水泥砂漿的白色，三樓則是

鐵皮的藍色，簡直就像是法國國旗一樣。

附近的人都稱呼這棟建築是「法國國旗之家」或是「三色之家」。自從俊仁成為小說家之後，也曾經把長篇小說，以過去自己住家的暱稱「三色之家」為名<sup>1</sup>。

這個家的正面向著海岸通，在海岸通上有一條叫做臨港線的運貨列車專用鐵路。這條路線是單線軌道<sup>2</sup>，專門供進出口貨物進出海關使用的。

在臨港線的對面，有一片現在稱作國產海濱的駁船碼頭，那是在昭和十六（一九四一）年完工的填海地。俊仁一家搬過來當時，只要一越過鐵道，在弁天海濱和中突堤的中間，就已經是海了。現在的中突堤當時還在進行施工，靠近海岸通的地方，有別府航路等國內線的小船停泊及啓航，再更前面則有前往台灣的大型船舶停靠。

俊仁自從搬到海岸通後，就被海港和船舶的魅力迷惑住了。

他每天都會跑到中突堤去，有時候甚至跑得更遠，直到海外航路的船隻出發的第一突堤以東。他總是長時間坐在那裡眺望船隻，怎麼也看不膩。紅色的船腹、黃色的桅杆、船運公司（Blue Funnel Line）船上藍色的煙囪——。俊仁從那裡學到了色彩的鮮豔。

大海一直延伸到防波堤的彼端，而這面海又和別的國家相連在一起。

（那個名為倫敦的地方，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俊仁總是漫無邊際地想著這些事，努力集結起貧乏的知識，沉浸在各種想像中。他非常熱衷於這件事。

就連在課堂上，他也想著船隻和海港的事，想當然，他所有的學科成績都一落千丈。俊仁熟讀了《海洋與天空》這本探討船舶、軍艦、飛機的專業雜誌月刊。對她而言，收穫最多的就是昭和十一（一九三六）年了。

這一年，俊仁從小學畢業，父親希望他將來繼承家業，因此希望他能夠進入商業學校就讀。但是俊仁的腦子裡卻只有船舶和港口，升學之類的事，根本無所謂。

雖然表面上有嚴格的取締，但是當時各個小學在放學後都會進行補習，甚至可以說是強制性的。如果沒有這補習，俊仁一定不會念書。

在畢業那年的二月。——這一年雪下得特別多。這雪總令人聯想到二二六事件<sup>3</sup>。

【編注】

1 《三色之家》為陳舜臣於一九八一年發表，以陶展文為主角、著重密室殺人案件之推理小說。

2 兩個方向的列車共同使用一條軌道。



但是對俊仁來說，這一年的雪卻讓他聯想到從德國遠道而來的口袋戰艦<sup>4</sup>「德意志級裝甲艦」。

他就這麼獨自一個人去看那艘一萬噸的口袋戰艦。堤防上積著雪，儘管穿了長靴，還是很濕滑難行。大人們都用麻繩綁在鞋底走在雪地上，俊仁看見了之後，也跟著模仿。那是個沒有瓦楞紙箱的年代，人們都用橘子箱或米袋包裝商品，在一旁一定會散落著麻繩。

費了一番功夫，他總算抵達德意志級裝甲艦停靠的地點了。那時俊仁的步伐恐怕是蹣跚不堪的吧。

報紙上發布了德意志級裝甲艦將會開放艦內參觀的消息，因此不少人蜂擁而至，排了好長的隊伍。俊仁也排在隊伍中。因為他很矮小，雖然已經六年級了，看起來卻只有四年級左右。站在船邊的德國海軍士兵，說不定還以為他只是幼稚園的小孩呢。正當俊仁要攀上舷梯時，一旁的海軍士兵竟毫不猶豫地走了過來，一把將俊仁抱了起來，放在甲板上。

俊仁覺得有點被侮辱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如果我說出這艘裝甲艦搭載艦砲的大小與數量、速度、性能

等數據資料，這海軍士兵一定會嚇一跳吧！）

他十分懊惱地這麼想，但是他當然不會說德文，所以充其量也只能嘟起嘴。

各家報紙的神戶版都有《出船入船》專欄，報導當天入港以及出航的船隻名稱。

俊仁是這個專欄的忠實讀者。

——日本女皇號來啦！衝啊！

——是伊莉莎白女皇號！

由於地利之便，只要一有值得注目的船舶停泊，他就會踩著腳踏車前往堤防。

如果當天有巨大的觀光船入港，那他還有更有趣的方法。

他會跑到異人山的山腳下閒晃。異人山那一帶有外國人俱樂部的網球場，大約是現在的市公所到花鐘的地方。

他會特地穿戴整齊，而不是隨便穿個木屐，這麼一來，計程車就會自動靠過來詢問：

#### 【編注】

3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發生於日本東京。日本陸軍部分主張尊皇的「皇道派」官兵對政府及軍方高級成員中的「統制派」進行刺殺，最終遭到消滅，皇道派在軍中的影響力因此削減。

4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因受到《凡爾賽條約》的限制，不能建造大型船艦，因此德國海軍設計出一種排水量不超過一萬英噸，但搭載較大口徑艦砲的新式艦種「裝甲艦（Panzer Ship）」。此種軍艦因較一般戰艦的排水量小，所以被各國海軍稱作「袖珍戰艦」或「口袋戰艦（Pocket Battleship）」。

「喂，要不要去堤防那邊兜兜風啊？我載你吧！」  
計程車司機會從車窗把頭伸出來邀請他。

「大叔，你不會收我錢吧？」

俊仁抓住對方弱點，再三地確認。

司機便為俊仁打開車門：

「好吧，我就免費載你一程。快上車吧！」

在當時，是禁止計程車空車去堤防載觀光客的。如果車上載著客人，自然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去，計程車司機為了逮住觀光客當冤大頭，必須先載個客人進到那一區去。不過忙碌的大人不可能有時間配合司機偽裝成客人，就算有時間，如果還要求謝禮的話，那就麻煩了。這時候，他們就會專找小孩子。就算是小孩子，也是光明正大的客人啊。

「小少爺，如果海關的人問起來，你就說是去接爸爸的，知道了嗎？」  
計程車司機會教他被盤問的對策。

「嗯，我知道。我的爸爸是跑海外航路的船員，因為媽媽生病了，所以我一個人來接他。這樣說可以吧？」俊仁一這麼回答，司機馬上回過頭來狡猾地一笑——。

「什麼嘛，這個小鬼。你之前肯定也去過那裡吧！」

俊仁一瞬間從小少爺降格為小鬼了。

「嗯……：如果他們問起我爸爸的船名，我就回答朝日丸吧。」

俊仁看了報紙，知道今天朝日丸預定要入港。

「喂，你這小鬼，很熟門熟路嘛。算了，你這樣我反倒安心呢。」

這種搭便車的方法，缺點就是回程時必須要自己徒步回家，不過非常地刺激有趣。儘管當時俊仁對船舶與海港如此痴狂，不過還是順利地考上了公立的商業學校。

進入新學期後，因為是全新的生活，除了好奇心之外，還帶了點緊張感，所以他也認真地念了一陣子書。然而到了第二學期，他又開始坐立不安了。

海上閱兵儀式。——昭和十一（一九三六）年秋天，在神戶外海舉辦的閱艦儀式。天皇陛下將搭上御召艦「比叡號戰艦」，視閱帝國海軍的戰艦。

只在照片上看過的聯合艦隊主要艦艇，也會聚集在神戶。這簡直就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啊。俊仁從好久以前，就蠢蠢欲動、殷殷期盼著，根本就沒法定下心來念書。

他那時候連在課堂上，也一直在筆記本裡畫著軍艦的模樣。

## 消失的海上閱兵

最近有一間出版社要出版船舶的專門雜誌，因此來拜託陳俊仁撰寫有關船的隨筆文章。

想當初他對船隻如此著迷，關於船，自然有很多事情可寫了。

但是他幾乎忘了所有的細節。例如寫到（回憶之船）的文章，雖然他大略記得自己當時搭的船有多大的噸數，但是卻完全回想不起來船內的結構和詳細的性能。

所謂的興趣或嗜好，儘管改變了，那餘燼還是會持續燃燒一陣子的。因為人之所以會喜歡上某種事物，是由於某種從一出生就埋藏在性格裡的東西被觸發而導致的。

儘管熱頭已經降了溫，但是就如同把手掌心翻過來一樣，通常不會變成太極端的結果。然而俊仁對船隻的熱頭，卻幾乎是一夕變調。

如果有一種病叫做「船狂熱」的話，這個疾病的巔峰就是那一年海上閱兵儀式的前夕。當他在筆記本上畫下軍艦的那個階段，熱度就瞬間煙消雲散了。

絢爛的海上閱兵，並沒有開展在俊仁的面前。並不是因為閱兵被取消了。精銳的

海軍聚集在神戶外海，順利地進行了閱艦儀式。隔年發生了日中戰爭<sup>1</sup>，所以昭和十一（一九三六）年的閱兵大典，算是日本帝國海軍最後一次儀式性的軍力展演。

儘管海上閱兵如期進行，但對俊仁而言，這個儀式卻跟消失了沒什麼兩樣。他的「船狂熱」在海上閱兵即將舉行之前，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迅速地冷卻了下來。

海上閱兵的當天，學校有登山的行程。在前一天國語課的課堂上，有位工友帶來了口信。

——陳俊仁請立刻到教務室集合。

國語課的老師把那條訊息唸了出來。

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到俊仁身上。

他困惑地歪著頭站起身來。

（真奇怪。……）

他不記得自己做了什麼會被罵的事啊。但是那條訊息裡傳達出些許不尋常的氣氛。同學們也感受到其中的異常，所以才不約而同地看向他。

在課堂上，工友常常會進到教室來傳達聯絡事項，也經常會傳喚同學出去。但大多數的內容都是——某某請在這堂課下課之後，到教務室來——。

更何況當時課正上到一半呢。因為對正在上課中的老師不禮貌，所以平常就算要把同學叫過去，也多半會指定下課的時間。如果不是相當重要的事，是不會急著要同學立刻去的。

——立刻——這則訊息上的說法，讓俊仁忍不住吃了一驚。

在全班同學的注視之下，俊仁打開教室的門走到走廊上，膝蓋禁不住顫抖起來。因為是在同學面前，所以他走出教室之前，盡可能裝出一副沒事的樣子。

走進教務室，已經有七、八個學生聚集在那裡了。看見那些臉孔，他在心裡喃喃自語道：

（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

他模糊地大致了解了事情的輪廓。

不過他也只不過是一知半解的猜想罷了。之所以會這麼想，是因為被叫出來的學生，在某種分類上，全都是同一種類，那麼想當然耳自己也會被叫過來了。但是他

【編注】

<sup>1</sup>即中國抗日戰爭，亦稱第一次中日戰爭。全面戰爭始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主要戰場在中國境內，並涵蓋緬甸北部等地。

還不明白詳細的情形。

依這所學校的規定，只要一進校門，就必須從胸口的口袋中拿出塑膠名牌戴上。觀察一下被叫出來的同學，名牌上全都是「李」、「崔」、「朴」、「鄭」等單字姓的人。比俊仁高一年級的吳姓台灣學生也在其中。

看樣子是召集了台灣、朝鮮等殖民地出身的學生。

在教務室裡面還有一間房間。他們把學生輪流叫進去問話。軍訓教官的N少校就等在這個房間裡，面對桌子坐著。俊仁走進去之後，對他敬了一個禮。

N少校輕聲地問他：

「你是一年D班的陳俊仁嗎？」

這位軍訓教官有個「鄉巴佬」的綽號，而且大家都知道他的聲音很尖銳高亢。他本人則是認為自己的聲音——能響徹雲霄——，所以發號施令的範圍非常廣，而引以自豪。聽到這個人以輕聲細語的音調說話，實在是事態異常。

俊仁以訓練時所學到的那套直立不動的姿勢回答他：

「是的！」

「明天全校要去登山，下午兩點在會下山的山腳下解散，」說到這裡，N少校停

了下來，拿出筆來。

「是的。」俊仁規規矩矩地回答。

「解散後，你要做什麼呢？」

N少校彷彿是要看穿俊仁的眼睛一般，一面盯著他看一面問道。

「我還沒決定。」

雖然俊仁這麼回答，但是連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聲音正在發抖。

「如果還沒決定的話，現在決定吧。快點，就是現在，快點決定！」

N少校在桌面攤開的白紙上，寫下了陳俊仁的名字，接著抬起頭來：

「喂，你沒聽到嗎？在會下山的山腳下解散以後，你要去哪裡？大聲地回答！」

「是！」俊仁被氣勢給壓倒而口吃了起來。「我、我會回家。」

「你是走路回家呢？還是搭市區電車回家呢？」

「搭市區電車。」

「你從哪一站搭車呢？」

「上、上澤四丁目站。」

「在哪裡下車？」

「榮町五丁目……」

「然後呢？」

「我會走路回家。」

「要走幾分鐘？」

「五分鐘……不，大概三分鐘吧。」

N少校把陳俊仁所說的話原原本本地記錄在紙上。

「你在家裡要做些什麼？」

「我要念書。」他不禁這麼回答。

但是想當然，俊仁打算一回家後丟下書包，就衝到堤防邊去。

報紙上報導，在海上閱兵儀式之後，會有軍艦停泊在堤岸邊。雖然沒辦法上船去參觀，但是卻可以親眼見到以前只能在照片上看到的雄偉英姿。而且他最喜歡的重巡洋艦「愛宕號」也會靠岸，既然如此，他更是非去不可。這一天，他壓根沒有想要念書的打算。

「你什麼地方也不會去吧？」

「……」

這時候，俊仁突然覺得哀傷了起來。

他不知道為什麼對方會問他這種事情，可是他知道這非常羞恥。他眼裡泛著淚，沒辦法好好地回答。

N少校瞪大了眼睛，傾身向前：

「喂！你的耳朵跑哪裡去啦？」

因此俊仁慌慌張張地回答：

「是、是！我哪裡也不會去。」

「你幾點吃晚飯啊？」

「大約六點。」

「吃完飯以後你也不會跑出去吧？」

「是，我不會出去。」

「那上澡堂呢？」

「我不會去。」

「是嘛。……嗯，連澡堂也不會去。……那睡覺呢？我問你幾點上床睡覺啊！什麼，十一點？太晚了，你十點上床吧，十點！」

N少校一面喃喃咕咕地說著，一面將這些事全都記在紙上。

「好了！」寫完之後N少校放下筆，向後靠在椅背上，用力地點頭說：

「聽好了，你明天就照著剛才說的做。要是有一丁點違反，軍方可不會放過你。知道了嗎？」

「是。」俊仁的聲音沙啞。

如果不照做，不是學校會不放過他，而是「軍方」不放過他。在當時，「軍方」這詞彙可以說是絕對性的權威。

再也沒有比這個威脅更可怕的事了。

但是究竟自己為什麼要受到這種威脅呢？

俊仁走出教務室，垂頭喪氣地走在走廊上。要回教室，就必須橫跨學校的中庭。經過中庭時，他一直思考著到底要怎麼對班上的同學們說這件事。雖然N少校沒有對他下封口令，但是這似乎不是隨隨便便能對別人說的事情。班上的那些同學，一定會燃起好奇心，逼問他被叫出去的真相吧——。

（他們問我戶籍資料的事情，好像哪裡出了一點小問題。）  
就用這個藉口來應付他們吧。——他暗自下定決心。

這時候，有人從背後拍了他的肩膀。回過頭去，是一位高大的高年級生，再看了看他領口的徽章，俊仁知道他是五年級生。接著，他又想起了剛才在教務室見過這個人的臉。

他胸前的名牌上寫著「朴」。

雖然他臉頰消瘦，但是身材卻很結實，體格也很魁梧。

「你幹嘛彎腰駝背，垂頭喪氣的啊！還不快挺起胸膛！」

這位高年級生對俊仁說。

那時候的中學生，無論何時何地，都會像這樣對著學弟們斥吼。

「是，對不起。」

俊仁停下腳步，站著不動。

「哈，哈，哈……」朴姓學生大聲地笑了。——「你不要這麼僵硬嘛。鄉巴佬對你說了這麼莫名其妙的話，自然是會沮喪了。可是你不用在意，明天你想去哪裡玩，就去哪裡玩吧。我剛才也回答他說明天會待在家裡，可是我打算跑出去呢！」

「可是如果不聽他們的話，軍方就會……」

「你是白癡嗎？軍人有什麼了不起的！」這位高年級生嘲諷地這麼說。——「我

是朝鮮人，你是台灣人，我們都不是日本人啊。既然不是日本人，就有可能做出對天皇陛下不敬的事情。所以這些人對我們說不准跑去外面，不是很愚蠢嗎？我們又不會做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就算跑出去也沒關係的！」

「你說的不敬是像什麼事情啊？」

「像是丟炸彈那類的事情吧。」

「喔……」

從那一刻起，有某種巨大的硬塊，就像是被施展了魔法一般，緊緊地箝住了俊仁的心。那是精神上的疙瘩。

（在未來的歲月裡，他將花上好長一段時間，才能把這個疙瘩切除吧。——）  
中學一年級的俊仁這麼感受到。然而實際上，當下他所感覺到的，是一種更漠然、更缺乏脈絡的東西，只是如果稍加整理的話，那種感覺便可以這麼形容吧。

朝鮮人的高年級生懲患俊仁不要管軍訓教官所說的話，儘管自己出去玩沒關係。但是在海上閱兵儀式的當天，俊仁一回到家之後，就沒有再踏出家門一步。不可思議的是，就連重巡洋艦「愛宕號」也不再那麼吸引他了。比起那些船隻，他緊記著「不可以看」的強烈命令，並且牢牢地遵守。

海上閱兵儀式就這麼從俊仁心中灰飛煙滅了。

這「船狂熱」的疾病，也像一場夢幻似地痊癒了。不過說痊癒，還不如說是失去力氣了吧。

然而俊仁畢竟還是一個必須熱衷於某種東西，才能活下去的人，所以在「船狂熱」之後，他必須尋找下一個熱衷的事物來作為補償。

在這之後，俊仁違反了校規，開始到處閒晃。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根本就不是什麼大事，但是在當時，無論是上咖啡店還是去電影院，都是被禁止的。而他就彷彿是要挑戰這些禁忌似的，跑到咖啡店裡聽音樂，並且去電影院。

他在這個時期，一定是在摸索著些什麼吧。

話說回來，俊仁絕對不會跟著團體行動。他總是單槍匹馬，無論去三宮的鬧區，還是上新開地的電影院，他都沒有帶夥伴同行。

這種「單獨的不良行為」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被學校的老師或是輔導聯盟的人發現，或許也是因為他總是單獨行動的緣故吧。

這番摸索所帶來的結果，使得俊仁喜歡上了電影。從船舶跳到電影，他喜好的改變乍看之下似乎很突兀，但是其根源卻是連結在一起的。留下白色浪跡從海港出航



的船舶，會航向大海彼端不知名的國度。同樣的，電影也會在他面前開展未知土地的故事。

俊仁瘋狂的喜愛上賈利·古柏 (Gary Cooper) 以及瑪琳·黛德麗 (Marlene Dietrich) 所合演的《摩洛哥 (Morocco)》<sup>2</sup>，甚至隔天又跑到同一家電影院去，看了同一部電影。《堅強號商船 (Le Paquebot Tenacity)》<sup>3</sup> 讓他激動得無法忘懷。克拉克·蓋博 (Clark Gable) 所演的《舊金山 (San Francisco)》<sup>4</sup> 當中地震過後的景象，也讓他印象深刻，而舊金山這座城市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是俊仁最嚮往的都市。

這麼一來，他學校的成績想當然不可能太好，可以說是持續低迷。那一段時間，他都沒有找到有興趣的學科，而他熱衷的電影，又不算是學校的科目。

不過，在這當中，他也開始對英語產生了興趣，因為他想要不看字幕，用自己的耳朵聽懂外國電影中的英語。

一旦著了迷，他的進步就很顯著，沒多久功夫，他的英文成績就名列前茅了。隨著英文，其他的成績也總算開始慢慢地向上提升。

【編注】

2 一九三〇年上映的美國愛情電影。本片獲得奧斯卡獎最佳女主角、最佳導演、最佳藝術指導和最佳攝影等四項提名。一九九二年，被美國國會圖書館列入國家電影登記部下屬的國家電影保存委員會保護電影名單。

3 一九三四年上映的法國電影。

4 一九三六年年上映，以一九〇六年舊金山地震為藍本的歌舞類型電影。本片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錄音類獎項以及四項提名。

## 在逆流中

日中戰爭始於昭和十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正在西方人稱作馬可波羅橋的「盧溝橋」附近演習的日本駐屯軍，遭到了中國軍方的違法射擊。——日本方面如此發表開戰的理由。

過去日本在柳條湖這個地點，策動關東軍，引發了滿洲事變，並建立了一個實質為殖民地的傀儡政權「滿洲國」。由此經驗來看，戰爭就是領土擴大的時機。

全國上下都熱烈沸騰。

這正是「戰爭熱」。

那一年，陳俊仁中學二年級。

他也受到這股熱潮的煽動。但是他並不是像周圍的日本中學生一般，企圖成為一名勇猛的軍國少年。

那片土地正遭受到槍砲及炸彈的洗禮。——他了解有關中國的事物。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幾乎都是和俊仁一樣的漢民族，但是俊仁對那個國家卻不太了解。所謂中國，在他的家族裡，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自從祖父過世之後，就再也沒有朗讀古典詩詞的教師。他心中那些「中國」的東西，也跟著消逝了。

發現這件事，使他非常愕然。

這股想要了解祖國事物的熱忱，不但和周圍其他少年不同，更完全背離了時代的潮流。

他身處於逆流中。

就連只是試圖往前游一點點，都必須要有很強韌的力道才足以支撐。也因此，這憧憬的祖國形象，在他的心裡就越來越理想化，越來越崇高。他正是以此為憑據，想要逆著波浪划水前行，所以需要一些無可動搖的信念。

而且他也沒有辦法對任何人訴說自己的內心。

在戰爭的初期，他們稱這場戰事為「北支事變」，戰火延燒到上海之後，大家又改稱為「支那事變」。

暴支膺懲。——

當時很流行這句四字成語，意思是要懲治暴戾的支那。除了出現在報紙上之外，也出現在歌詞裡。

「支那人」這個名詞，也成為無比侮辱的用法。

從明治初期以來，俊仁所居住的神戶，就有許多的中國人。都市裡的人們，早就熟習了他們的存在，比起其他城鎮，神戶已經算是身為中國人較易居住的地方了。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無法忍受周圍侮蔑的視線，因此回去中國。

有一次，在教室裡老師不小心說出——「支那人。……這一瞬間，同學的眼神馬上就像事前約定好的一樣，聚集在俊仁的身上。

老師也發現了眾人的目光，因此規勸同學：

——陳俊仁不是支那人。台灣是日本領土，所以他是日本人，不是支那人。

俊仁滿臉通紅地低下頭來。

不是支那人，不是支那人。老師重複說了兩次，然而「支那人」這個詞卻聽起來像是罪惡的代表。

老師是為了袒護俊仁，所以好心這麼說。俊仁也知道這一點。但是在俊仁心中

【編注】

「即九一八事變，又稱瀋陽事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爆發於中國東北的軍事衝突，日本關東軍以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為由占領瀋陽。作者陳舜臣於本書〈即將逼近的烏雲〉一章，以「九一八事變」指稱此一事件。

卻激起了強烈的反抗意識，這反抗意識決不是一般小孩子會有的情緒。

如果想要激起一個人奮發向上，那麼最有效果的招數，就是使他嘗到侮辱的滋味。（支那人有什麼不好呢？）俊仁在心中反覆地叫喊著。曾幾何時，這句叫喊又變成了：（我就是支那人！）的吶喊。

戰爭開始的隔月，學校開始放暑假，俊仁一家便回了一趟台灣。

當時行駛台灣航路的有大阪商船「高砂丸」，以及近海郵船「富士丸」這兩種新穎的明星船隻。兩艘都是一萬噸以上的豪華船型，僅次於當時的南美移民船「巴西丸」及「阿根廷丸」，對沉溺於船狂熱時的俊仁而言，也算是嚮往的對象。

俊仁搭上了高砂丸。

自從前年的盛大海上閱兵之後，俊仁的船狂熱也冷卻了下來，搭船已經不會讓他這麼興奮了，只是微微地感到某種懷念的情緒。

高砂丸在朝著台灣前進的途中遭遇到了強烈的颱風。船隻劇烈地搖晃，就像樹上的葉子一般，讓人擔心是不是馬上就要沉船了。

就連在海上生活了二十年的船員也這麼說道：

「這還是我人生頭一遭遇到這麼大的暴風雨啊！」

可見這次的超強烈颱風是非常罕見的。

乘客們必須抓住床架，並且把行李綁在柱子上。如果不這麼做的話，行李就會從船艙的一端滑到另一端去，根本無計可施。

所有的乘客都人心惶惶。俊仁在如此劇烈搖晃的船隻中，將雙眼所見的景象，努力地與戰爭聯想在一起。他覺得生命暴露在如此危險的狀態之下，和戰爭是很相像的。無論任何線索都好，他千方百計地想要了解戰爭，進而了解祖國。就算在嚴重暈船的狀態下，他也沒忘記這一點。

然而高砂丸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安然渡過東海，因此暫時撤退，前往長崎港避難。等到颱風稍微減弱之後，高砂丸又再度出港，但是海上仍然是大風大浪，非常不平靜。一行人抵達台灣時，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受到暈船的教訓，俊仁這位過去的一船迷，這下子也總算是完全從船隻的魔法中解放了。

在台灣這座島上，所有的居民都斂聲屏息地生存著。至少他們不是輕鬆自在、昂首闊步的狀態。

俊仁對此感到悲哀。

殖民地就是這個樣子。他們是接受支配的人民，因此必須忍氣吞聲。但是在這些人的內心，這些被吞忍下去的聲音，想必是劇烈地燃燒著。

——チャン<sup>2</sup>。

住在台灣的日本人，都是這麼叫台灣人的。這一定是比「支那人」更侮辱人的稱呼吧。

對此，台灣人偷偷在背地裡叫日本人：

——Kan。

這是台灣話「狗」的意思。

回到久違的台灣，他的收穫是從人們忍氣吞聲的表情中，得到了某種感動與憤慨，並且也嗅到了些許中國的氣息。儘管台灣已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仍然殘留濃厚的中國景象。無論是以任何形式，只要殘留下來，就代表了台灣人民起碼的抵抗。

【編注】

<sup>2</sup>チャン應為チャンコロ (chankoro·清國奴) 之簡稱。

## 我的英雄

俊仁的父親所經營的貿易公司，只有不到十名的員工，而且全部都是中國人。其中，有一位名叫林天俠的人物。

他膚色略深，是位有點肥胖但精悍的男人，總是眯著眼睛。年紀大約四十歲上下，頭髮有點稀疏。俊仁曾經從這位林天俠的抽屜裡，發現「生髮水」的瓶子。他偷偷地把生髮水抹在自己鼻子的下方，可是卻沒有長出鬍子來。不用多說，林天俠不像俊仁，他是把生髮水塗在頭上。

林天俠是福建省永春縣人。

他天性熱心公益，也很有風度，因此在年輕時經常被指派去做一些賺不了錢的工作。舉日本的例子來說，就像是會被大家推舉為家長會或是童子軍幹部的那種人。

當時中國各個地區的治安都非常敗壞，而福建省永春縣的土匪也特別多。因此，民間的青年們把全縣分為七個區域，各地區組織一隊自警團。林天俠被推舉為其中一隊的團長。

中國的縣大致上來說比日本的縣要來得小，所以老實說，區分為七個地區後，其

中一區的自警團團長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職位。但是那自警團的制服，卻頗有虛張聲勢的意味。團員們都穿得像個士官，而團長的一身裝扮，更是像個將軍閣下似的。看樣子，這自警團並非應付實戰，反倒是威嚇意味比較重。威嚇寒酸的土匪——說得不好聽一點，其實就是農田裡的稻草人了。既然要威嚇的話，那麼自然是穿上虛張聲勢的服裝，才比較有效果了。

林天俠曾經給俊仁看過永春縣自警團成立式的紀念照片，照片上大約有兩百位團員，所以每一區的團隊約有三十人左右。團員們都身穿像是士官的服裝，眾人站在一個斜坡之上，唯有七名團長坐在椅子上。他們腰間的軍刀閃閃發亮，手上還戴著白色的手套。

而且林天俠坐在最中間，兩手握著軍刀的刀柄，並且把下巴托在刀柄上，實在是十分不可一世的姿勢。俊仁聽林天俠說，縣內的自警團被編上第一隊、第二隊等番號，林天俠碰巧就是第一隊的團長，所以姑且被當作代表人物，安排到中間的位置。「這麼一來，所有的人看起來都像是我的部下吧！」林天俠開心地這麼說。

確實，照片裡他看起來就像是帶領了兩百名將校<sup>1</sup>的閣下。

林天俠是個瘋狂的麻將迷，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去打麻將。他最好的對手，是一名

同鄉的領事館館員。

在戰前，中國的領事館位於神戶，一般人稱之為「神阪總領事館」。這個領事館的管轄範圍包含了神戶和大阪，不過神戶的華僑數量比較多，所以他們硬是把「阪神」這個慣用詞倒反過來，變成「神阪」。領事館的地點就在生田神社西邊不遠處。

盧溝橋的戰事發生不久，外交官員們並沒有立刻撤退，雙方也都沒有發表開戰宣言，這不過是一場形式上的紛爭；再說，中國一直以來不斷與各國有所紛爭，如果每次發生糾紛，外交官都要撤退的話，根本沒完沒了。

然而他們暫時觀望了一陣子國際情勢之後，還是選擇了撤退。親日政權的外交官們，正好藉此趁虛而入。

在戰爭初期，中國領事館的立場是非常微妙的。他們擁有國際法認證的外交官特權，所以日本政府無法把手伸進外國領事館的內部。

但是對於一個抗日的政權——畢竟他們當時是一個正在與日本打仗的政權的領事館，所以日本也必須有所警戒。

【編注】

<sup>1</sup>日語稱軍官為「士官」，俗稱「將校」。

日本的特高警察<sup>2</sup>，並沒有針對個別的中國領事館職員，也不能逮捕這些接受外交待遇的人來進行訊問，但是與他們有緊密關係的在日中國人卻被盯上了。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去和領事館職員打麻將的林天俠，自然註定了第一個被盯上的命運。

不只林天俠在附近所租借的住處，就連他工作的地方，也就是俊仁父親所經營的泰裕貿易公司，都遭到了搜索。

大約十位穿著便裝的特高警察，大搖大擺地進到辦公室裡，把員工全都趕到走廊上，徹底地進行了一番搜查。

林天俠當時也在辦公室裡，他當場就被特高警察帶走了。

當特高警察從他的抽屜裡搜出那張自警團的紀念照片時，特高警察各個都神色激動了起來。

（出乎意料地抓到了一個重要間諜！）

他們想必是這麼認為吧。

率領了兩百名將校的軍人。——階級再怎麼低，也不可能是少校以下啊。

無論是誰都會這麼想吧。

與日本開戰初期，中國除了中央軍之外，還有西北、山西、廣西系等地方軍，甚至還有被稱作雜軍的軍隊。他們各自都有不同的制服，所以光是從制服，並沒有辦法分辨出身分與階級。當然，這些特高警察怎麼也不會想到，這位堂堂的大叔，只不過率領了三十名未受過訓練的壯丁，充其量不過是田地裡的稻草人罷了。

當時指揮搜索行動的特高警察主任，在發現了這張照片之後，彷彿砍了青鬼的腦袋一般興奮得無以復加。他對部下命令道：

「這傢伙比領事館的那些人還要厲害啊！說不定不是他們指使他，而是這傢伙指使他們啊。……總之，在這個辦公室裡找到任何重要的東西，全都扣押起來！」

所謂的搜索行動，其實本來就是一種找麻煩的行為，如果什麼都沒找到，對方也無可奈何。他們只是想要釋放出一種警告，讓大家知道如果太常跟領事館職員接觸的話，就會遭到這種待遇。

而林天俠之所以會被逮捕，恐怕就是因為那張照片。不過光憑一張穿著軍服的紀

【編注】

<sup>2</sup>即特別高等警察，屬政治警察，以維持治安名義進行偵查取締。為取得嫌疑人的自白，經常使用暴力拷問方式審訊，在當時可謂思想鎮壓的象徵。



念照片，是不足以將人逮捕的。除了這張照片之外，他們還發現了一封出自於他手筆的信件，似乎也有點問題。林天俠有一個習慣，就是會用複寫紙把所有的信件都拷貝留存。這不過是一個商人的習性，為了日後發生問題時，能夠有據可考罷了。

他對家鄉的同學描述自己的近況時，把日本的現況形容成：

——軍裝滿街。

這四個字，意味著滿街都是穿著軍裝的人們。

當時，日本正處於全國動員的狀態，把出征的兵士一批接著一批送到中國大陸去。這一軍裝滿街的狀態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本就不是什麼祕密。但是如果硬要套上法律的話，這無關痛癢的小事，也會成為蠱惑人心的一流言蜚語之罪。如果要偵察日本的敵情以通知中國，還把證據一一複寫下來，這種愚蠢的行為，以常識來想也太奇怪了。但是，日方一旦逮捕了一個人，礙於面子問題，他們並不會輕易釋放，特別是這起事件又與特高警察有關。

自從這次事件之後，特高警察就經常跑來俊仁一家的住處以及樓下的辦公室。就算沒事也要找事情來問話，其居心就是為了要嗅出一些端倪來。

「如果我想檢舉的話，就連你我都可以隨時檢舉！」有一天，閒晃而來的特高警

察，在陳家人面前對著俊仁的父親這麼說。

「是嗎？……」

俊仁的父親臉上頓時籠罩了一層陰霾。

特高警察前來搜索的時候，除了林天俠的物品之外，還扣押了辦公室裡的重要帳簿和書信資料副本，其中也包含了俊仁父親寫給貿易客戶的信件。

當時中國本土與東南亞的華僑貿易商來信，常以「倭」字代替「日本」。在抗日運動正激烈的時候，這種稱法被視為一種蔑稱。

例如日本的商品被稱為「倭貨」，日本船則是「倭船」。而如果是愛國心非常強烈的客戶，有時候甚至會把日本人寫作「倭寇」。倭寇指的是十六世紀在中國沿海地方燒殺掠劫的日本海盜，所以這種說法，等於把現代日本人都當成了強盜。

——將心比心。

這是俊仁父親的口頭禪，也是讓他能生意興旺的座右銘，所以如果對方的來信中把日本人寫成倭寇，他回信的時候，也會同樣地把日本人當成是倭寇。

（明明就是殖民地的人民，竟然稱呼統治者日本人為小偷、強盜，這像話嗎？）  
俊仁的父親在心中早有被責罵的覺悟了，他提心吊膽，焦急地等著。特高警察說

如果想要檢舉，隨時都能檢舉，或許指的就是這一類的事吧。

——俊仁的父親這麼想，因此開口說道：

「信件中我的用詞確實有所不周，還請您多多擔待。」說完並低下頭來。

「往後這種事情還會常發生，你要多注意啊！你不是有寫到，載洋蔥去馬尼拉的那艘船，被徵召為御用船了，所以運送比預定時間延遲了嗎？像這種事情，很明顯的就是洩漏機密啊！」

「啊，是。」俊仁的父親以手背擦拭額頭的汗。他以為是「倭寇」這個用詞，沒想到竟然是船運延遲理由的說明成了問題。

「船貨延遲了，當然是要解釋理由了。」這位特高警察冷笑著說：「像這種時候，就應該寫成『攝津丸成為○○船了』，不要真的寫出來，這麼一來，就算是笨蛋都知道○○船是御用船的意思。」

「啊，是這樣子啊。」

如果連笨蛋都知道的話，那不是跟洩漏機密沒什麼兩樣嗎？——俊仁的父親歪著頭有點困惑，不過在下定決心後，還是問道：

「寫給新加坡的信裡面，有用到『倭寇』這兩個字……這個用法沒有問題嗎？」

「嗯，對，你真是個有學問的人。那說的是八幡船<sup>3</sup>的事對吧……嗯，那些腰間掛著日本刀的日本男兒，真是太英勇了，橫渡了海浪波濤的汪洋啊。……他們真是日本人的代表啊！唉，光是聽到『倭寇』這二個字，就覺得熱血沸騰呢！……」

「這樣啊……」俊仁的父親鬆了一口氣。

這就是語感所產生的差異啊。

「倭寇」對中國人來說，只不過是對強盜的蔑稱，但是聽在日本人的耳裡，卻有不同的感受，反而是一種勇敢的代稱。

儘管是同樣的文字，但是在兩個不同國家之間，還是會有語感的差異。雖然一開始就知道中文與日文的文字有許多共通之處，但是也因為如此，失去了很多修正誤會的機會。

俊仁在房間的角落裡聽到了父親與特高警察的對話，之後又從父親口中聽到了這個有注解的故事，因此對語言的微妙差異感到很大的興趣。或許在多年之後，俊仁會對語言學有興趣，也是由於這個時候所感受到的事情，在他心中種下了因吧。

【編注】

3 日本室町時代至江戶時代的海盜船，通稱為「八幡船」。

## 崩壞

雖然俊仁是老闆的兒子，但林天俠平時對俊仁並不是非常友善，甚至好像故意要對他不親切一般，十分冷淡。

——「雖然我在你老爸的公司裡上班，但是我可不會對一個小孩子低聲下氣的。」他的態度彷彿這麼訴說著，所以俊仁其實並不喜歡他。

但是自從那次的事件過後，俊仁對林天俠就突然興起了尊敬的念頭。

——他為了祖國，竟然甘冒如此大的危險去蒐集情報，真是個愛國者。……俊仁在心中，把林天俠這番理想化了。

林天俠被拘留後，被正式起訴了。

雖然不知道正式的判決究竟如何，總之他被關進監獄半年之後，又被判驅逐出境。他本人因為有親戚在新加坡，所以希望能夠被流放到新加坡去，不過似乎由於對方也有一些狀況，因此最後決定將他流放到香港去。在商討過程當中，林天俠就在俊仁家暫住了幾天。

事隔半年，俊仁再次見到林天俠。

這位過去令人厭惡的大叔，再次出現在他眼前時，已經成了一名英雄。

半年的獄中生活，使得他的臉頰凹陷不少，膚色也變得慘白許多。不過正因為這樣，讓人覺得他更像個英雄了。如果是個肥胖又黝黑的英雄，就太破壞一個少年的夢想了。

過去對俊仁很冷淡的林天俠，這次對俊仁親切地微笑著問道：

「你有認真讀書嗎？」

俊仁覺得既興奮又感動，就像是一個崇拜的偶像終於對自己說話的少女一樣，心臟怦怦地直跳。

「這次要說再見了，不過或許將來我們還能在哪裡再見面吧。」

他見俊仁沒有回應，因此笑咪咪地走了過來，把手放在俊仁的肩頭上這麼說。不一會兒，林天俠就迅速地把手拿開，去跟其他人握手道別了。但是俊仁卻覺得，就算過了一陣子，自己的肩頭還是能感覺到林天俠手掌的觸感。

終於到了船要出發的前一夜，俊仁的父親為了林天俠，在家中舉辦了送別會。因為是要被驅逐出日本的人物，所以不太適合大肆舉辦歡送會，但畢竟是長久以來並肩一起工作的夥伴，到了分離的時刻還是覺得十分不捨。俊仁的父親叫來了店裡的

員工，舉行了一場沒有外人的自家人聚會。

「這和只有親戚參加的祕密葬禮是一樣的，共通點就是都要很肅靜。」  
說完之後，林天俠對眾舉杯。

因為只有自家人，所以他開始講述在監獄中的體驗，甚至還說了日本人的壞話。聽起來似乎沒有遭受到嚴刑拷打，不過倒是常有掌摑這種程度的懲罰。

隔著飯廳的牆壁，俊仁不想聽漏任何一句話，努力地側耳傾聽。

聽到監獄的守衛竟然對自己的英雄甩巴掌時，俊仁不自覺地紅了眼眶，胸口發熱。——日本的特高警察也不過就是如此啊。只不過是一張照片，就像是抓到了一條小辮子一樣緊咬著不放。就算我說那只是一個小小的自警團，他們也不相信。他們還委託東京的參謀本部去鑑定，得到的回應是，那張照片裡的隊伍只不過是中國的消防隊而已。……特高大概很失望吧，可是還是懊惱地逼問我，「你不是說自己是自警團嗎？那不是消防隊嗎？」根本就是拿我出氣嘛。……」

林天俠一喝酒就變得多話，開始告訴大家一些獄中奇怪又有趣的插曲。俊仁就把這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像是一節又一節的英雄敘事詩一般，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根據林天俠所說，有一樣東西比紀念照片更為重要，這東西就是黨員徽章。事實

上，林天俠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但是他卻不曾輕易透漏給任何人知道。他別在西裝領子上的青天白日別針，正是代表黨員的徽章，背後刻的數字是這個人的黨員編號。林天俠想要偽裝成一位與政治毫無關係的商人，但是如果黨員徽章被發現的話，他就無法繼續主張：

——我和政治沒有絲毫關係。

他把這枚別針，與其他的紀念別針——例如登山會全勤獎的別針等，一起放在抽屜裡專門收名片的小盒子裡。

儘管特高警察當初這麼仔細地盤檢，卻也沒發現這枚黨員徽章。

當然，畢竟他們缺乏對外國政黨黨員徽章的知識，所以沒發現也不奇怪。不過就是因為發現了那張穿著華麗制服的紀念照片，而照片實在太過顯眼了，所以名片盒裡的小小徽章，相對之下才會顯得太不起眼。他們甚至沒有扣押這枚黨員徽章，它就在失去主人的抽屜角落裡，沉睡了半年之久。

「我在監獄裡面，無時無刻都擔心著那枚徽章啊。……甚至還作了夢呢。如果被他們發現的話，就沒辦法堅持說自己是個『善良的商人』了，所以我想盡辦法要跟社長聯絡，請他幫我把徽章丟掉。可是如果一不小心節外生枝，那就糟糕了。哎呀，

真是讓我膽戰心驚得不得了啊。哈，哈，哈……」

林天俠豪爽地笑了。

竟然誰也沒有發現，這個掌握人命生死的重要物品，就這麼被丟在一旁，這實在是太令人感動了。

陳俊仁在多年後成為了小說家，也寫了許多小說，其中有不少就是以這種諷刺的人生為主題的作品。或許是那時候的感動太過鮮明，深深地刻畫在他的胸口了吧。

林天俠去香港之後，特高警察仍然持續來到陳家。有一天，俊仁從學校回來，正在店裡的辦公室閱讀報紙時，聽到隔壁的待客室傳來了那位經常過來巡視的特高主任對父親說話的聲音。

「陳先生，你也真是個老實人啊。……就算姓林的那傢伙被捉了，你還是到處稱讚他是個善良的掌櫃、是個正人君子，不過那傢伙根本就是個騙子、偽君子啊。唉，反正他已經被驅逐出境了，那我就告訴你吧。……」

根據這位特高所說的話。——

他們搜查林天俠住家時，找到了一些文件資料，因此得知了這件事。林天俠雖然在俊仁父親的泰裕公司工作，但是又背地裡創立了一間叫做建昌公司的店，並把公

司的地址設在自己住家，時常對泰裕公司的客戶發出招攬生意的信件。因為他在泰裕公司上班，所以很清楚公司所訂的交易價格，他會對客戶出示更便宜的價格，事實上，也的確有因此而交易成立的案件。

「他把老闆的生意橫刀奪走了呢，真是大膽的傢伙啊。」特高主任這麼說。

「怎麼可能……」俊仁的父親不太相信。

「不然我給你瞧瞧吧。這還只是一部分資料而已，你看……」特高警察從提包裡拿出文件來給俊仁的父親看。

——「呐，你看吧，上面寫的事情很過分吧！……泰裕公司的老闆是台灣人，所以他是日本籍，愛國的華僑不應該跟他做生意。我是福建永春出身的……怎麼樣，完全沒有道義可言吧。就算這樣，你還覺得那姓林的傢伙是個正人君子嗎？」

「嗯……」俊仁聽見父親痛苦呻吟的聲音。

俊仁心中，林天俠的英雄形象搖晃崩解，散落了一地。

應該是徹徹底底的崩壞了吧。

而這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

俊仁已經被奪走了船隻，現在，連他心目中的大英雄也被奪走了。

## 支撐的力量

青少年總是會想要尋找某種依賴。

我們不應該以依賴心太重一言蔽之，並加以責怪。儘管培養獨立自主的個性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急於一時，就很容易養成獨善其身的性格。

在個性還未完全成熟的年紀時，總是需要藉由模仿來吸收各式各樣的東西。譬如說繪畫的素描、文學的習作等，其本質也都是模仿。

少年時代所崇拜的人物，在許多層面來說也是模仿的對象。但是如果太過沉迷，又會有失去自我的危險。

如果崇拜對象臉上所戴的面具剝落了，確實會帶來巨大的衝擊。但是少年時代的偶像不可能永遠擺在心裡膜拜。心裡的正位，還是必須由本人來坐才行。總有一天，必須驅逐坐在正位上的偶像。有時候是摔得粉碎，有時候是滴滴答答地溶解。

林天俠這位偶像，在俊仁的心中，非常絢爛地瞬間粉碎了。

在這裡要聊一件日後發生的事。在那之後過了十年，戰爭結束了。俊仁在台灣基隆的某個街角，偶然地再度遇見林天俠。

——你的父親還好嗎？在那之後我一直掛念著。……如果你要寫信給他，請幫我問候……林天俠這麼說。

從他的語氣聽起來，似乎是不打算自己寫信給俊仁的父親。

俊仁去拜訪父親位於基隆的客戶時，聽到了一些有關林天俠的傳聞。

——儘管與他人一起共事，卻每每都會引起糾紛，最後他不得不收回股份自己經營，但總是不順利。聽說他最近的生意是要把威士忌運往福州，結果似乎也不太順遂。那個人的個性太自我了，天生就無法和別人協調合作。

據說是這樣子。

自己過去的偶像，現在竟然被別人毫不留情地批評得一無是處，俊仁心中慶幸自己十年前就已經嘗到了幻滅的滋味。不可思議的是，那時他心中只浮現無限的憐憫之情。

暫且不說這件事了。日中戰爭的爆發，以及心目中的偶像形象被破壞，正巧都發生在俊仁的青春期。

他所住的神戶，是一個對中學生紀律要求很嚴格的城鎮。當船隻還是主要交通工具的時期，來自海外的旅人，都是從神戶登陸的。或許是因為如此，為了要給外國客良好的第一印象，所以才會要求中學生要有日本的樣子，要非常有規矩吧。

在日中戰爭開打之前，全神戶市的中學生都必須穿著類似軍裝的卡其色制服，並且規定必須要打綁腿。同一時期，大阪的中學生除了軍訓課的時間，應該有半數以上的學校都沒有強制打綁腿吧。

除此之外，中學生也不能進入咖啡店，如果沒有父兄等長輩陪伴，也不能去電影院。在熱鬧的地方遊蕩，會被學校風紀股的教官盯上，被輔聯逮住，並通知學校的話，那就完蛋了。

輔聯是「輔導聯盟」的簡稱，對不良中學生而言，是個恐怖的存在。在他們的洋服領子後面，別著鎌倉時代武將楠木正成的象徽——「菊水」圖案的徽章。當他們逮住不良中學生後，會把領子翻過來，狠狠地說道：

——這是我的身分。

一旦看到這個菊水的徽章，不良中學生也只能死了心。

俊仁躲過學校風紀股的老師和輔聯的眼睛，開始頻繁地往電影院跑。由於海上閱兵大典那件事，使得他對船的狂熱一口氣冷卻了下來，再加上偶像林天俠的形象也摔得粉碎，俊仁失去了得以依賴的東西。因此這時候，哪怕是放映在銀幕上的虛幻

世界，他都想要憑仗。

那個時代的義務教育只有六年的小學。從小學畢業之後，有許多人馬上就成為學徒或是工人。同年齡層中，大約每二十四人裡，只會有一人進入高等專門學校就讀，所以只要脫掉制服，到了冬天，上面再套件夾克，就分辨不出來是商店的學徒還是學生了。俊仁就這麼變裝之後，潛入了新開地<sup>1</sup>。

現在的三宮已經成為神戶最熱鬧的地區了，但是在戰前，湊川新開地是鬧區的中心，到處都是電影院或小劇場。從俊仁位於海岸通五丁目的家，只要徒步十多分鐘就可以到達。有時候他還會蹣跚跑去那裡閒晃。

這或許可以說是一種反抗心理吧。就連他自己也覺得「反抗」這兩個字有如蜜糖一般甜蜜，並以這個詞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但是，他究竟是在反抗著些什麼呢？

如果這樣逼問俊仁的話，他一定會馬上慌了手腳吧。

他所反抗的，是一種他自己也不清楚的東西。

學校裡有一些不良集團，俊仁並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因為他覺得成群結黨是一種怯懦的行為。

（他們就是因為內心害怕，才會一群人聚在一起。如果其中有一個人去做，那另一個也就敢跟著動手了，他們就是這樣讓自己安心的。）俊仁以這樣的心情，看著這些不良團體的群體行動。

不過事實上，根本沒有人來邀請他加入團體。他們所需要的，是拳頭有力，打架時能幫得上忙的同伴。身材矮小又手無縛雞之力的俊仁，就算加入也只會給大家添麻煩而已。

要是不良團體中，有人開口邀請，說不定他會出人意料地欣然加入也未可知。

他雖然裝模作樣地自認是一匹狼，其實內心卻孤單得不得了。儘管想要找東西依靠，但是卻抓不到任何能夠支撐的樹木或牆壁，只能一個人獨自站在狂風暴雨的荒野。有時候，他甚至有股衝動想要大叫：

——呀啊啊！

在他的心中，電影的世界勉強可以說是支撐的力量。

當時松竹電影公司是日本電影之王，接下來還有日活公司，以及新興電影公司。

#### 【編注】

<sup>1</sup>即湊川新開地，為神戶湊川經河川整治工程後，填埋舊河道形成的人工陸地。當時是劇場、電影院集中的街區。



當時的 P C L<sup>2</sup> 則是現在東寶電影公司的前身。不過不知道什麼緣故，俊仁和松竹的電影都不太合拍，因此他不太喜歡松竹的電影。他經常去首映過日活公司大河內傳次郎版《丹下左膳》的電影院。而且對於《人情紙風船》<sup>3</sup>，這部電影也非常地感動，好幾個晚上作夢都夢到了電影情節。

——原來電影這麼有魅力啊！

彷彿在荒野之中，抓住了一根足以支撐自己的樹枝一般。

很可惜的是，這部《人情紙風船》的導演山中貞雄在戰爭中身亡了。同樣是日活公司的電影當中，還有其他幾部描繪市井小民悲歡的佳作。內田吐夢導演的《無止盡前行》和《裸之町》等也深深地留在俊仁的心中。——或許這些都成為俊仁的精神食糧了。

說到外國電影，《摩洛哥》令他非常難忘，主演是年輕時代的賈利·古柏。電影的最後一幕，瑪琳·黛德麗脫下鞋子在沙漠追逐古柏，直到今天，這一幕都還鮮明地烙印在俊仁的腦海裡。

至於《堅強號商船》這部電影，他已經完全不記得劇情了。但是他總記得，這部電影把微涼的風吹拂進人心，並且不時地發出陣陣轟隆的聲響。

【編注】

2 P C L 映畫製作所是株式會社寫真化學研究所 (Photo Chemical Laboratory Co. Ltd. 簡稱 P. C. L.) 所設立的電影製作公司。

3 一九三七年上映。導演山中貞雄 (一九〇九—一九三八) 於本片首映當天收到徵兵令，隔年於河南開封野戰醫院病逝。《人情紙風船》為山中貞雄的代表作，也是其僅留存的三部作品之一，以悲傷的敘事風格訴說十八世紀德川幕府時代低下階層的生活。

## 小麻雀

在湊川之戰時，楠木正成佈陣的矮小丘陵地被稱為「會下山」。俊仁的學校，就在這丘陵上，當時還殘留了些許田園牧歌式的氣息。有一天的午休時間，有個東西從窗外掉進了走廊，俊仁定眼一看，沒想到竟然是隻小麻雀。

究竟這隻小麻雀為什麼會剛好從窗戶掉進來，落在走廊上呢？牠似乎剛出生沒多久，甚至還不太會飛，掉落在走廊地板上後，緩緩地動著身軀。

（這小傢伙一定是還不會飛，卻狂妄地想要飛飛看，不幸地掉落下來了吧。）俊仁這麼想。

雖然他沒這麼喜歡動物，但是眼見一隻小小的麻雀，在自己眼前啪噠啪噠地動著，不禁也興起愛憐之情了。如果就這麼丟著不顧，其他同學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踩到牠的。

他把小麻雀放在手掌上，回到了教室。在那個時候，他還沒想到該怎麼辦才好，總而言之就是在被其他同學蹂躪之前，先把牠救起來。

由於當時是午休時間，教室裡只剩下幾位同學。其中有一個名叫中谷的柔道社學

生，他以個性粗暴而聞名。雖然成績中等，不過平常的態度很差，總是被風紀股盯上。他腕力很大，又很容易與人起衝突，對任何事情都無法忍耐，對老師們的反抗心也很強烈。他總是大膽地聳著雙肩，並且刻意用外八字步走路。可以說絲毫沒有少年該有的年輕可愛氣息。

「喂，什麼嘛！是麻雀啊。那東西怎麼啦？」那位中谷問道。

「我在走廊上撿到的。」俊仁回答。

「你要拿牠怎麼辦？」

「等一下我想拿去會下山那裡放生。」

「這麼小的麻雀，你就算放生牠也不會自己飛啊。你這不是跟殺了牠沒什麼兩樣嗎？」

「可是就算你這麼說……」

中谷平時就對俊仁及其他同學態度非常霸道。在他說出「跟殺了牠沒什麼兩樣」這種搞錯對象的指摘之後，俊仁實在有點擔心下一步中谷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情來。

「既然你要丟掉的話，不如給我吧！」

中谷伸出手來。

如果他只是把小麻雀要走的話，那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反正俊仁也打算放手，這正好是個順水推舟的要求。

「好啊，給你吧。」俊仁把小麻雀放在中谷伸出的手上。

「哇，很可愛耶！」

中谷眯著眼注視小麻雀，頻頻用另一隻手撫摸小麻雀的羽毛。沒想到這位平時粗暴又狂放的少年，在撫摸小麻雀時，竟是如此地溫柔。俊仁覺得自己似乎看見了中谷所隱藏的另一面。

「中谷，你要拿牠怎麼辦呢？」俊仁問道。

「我要養這個小東西。」

中谷微笑地這麼說。俊仁從來沒見過他這麼可愛的表情。

「要用什麼餵牠呢？要用米粒嗎？」

「等一下去問問博物科的老師吧！」

#### 【編注】

1 一三三六年日本第九十六代天皇後醍醐天皇（一二八八～一三三九）與足利尊氏（一三〇五～一三五八）的戰爭，足利氏贏得勝利。效力於後醍醐天皇的著名武將楠木正成卒於此一戰役。

不知道現在的制度變成什麼樣了，在當時，有一個科目合併了動植物學，稱作「博物」。「可是田吾的專長是花耶！」

俊仁這麼說。

博物科的老師是田吾作，大家都直呼他田吾。他個子矮小，總是給人一種匆匆忙忙的感覺。他家裡開了一間花店，聽說為了要給自家栽培的花足夠的肥料，他還會動員學生去撿馬糞。在所有的老師當中，俊仁對他最沒有好感。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民族意識氛圍，讓人感覺到排他、偏狹的氣息。

俊仁雖然還只是個少年，但是由於所處的特殊環境，使他能夠很敏感地把自己所遇到的人們分門別類。當他們對著他說話，他就能從那些人的嗓音裡聽出端倪。在舊制中學裡，儘管體罰是家常便飯，但是田吾作老師在教訓俊仁的時候，使的力道卻總是特別大。他就像敏感的琴弦，以精細的刻度測量出那力道的強烈。田吾作老師的博物課，完全忽視了動物學而偏重植物——特別是會開花的植物。

「雖然是這樣，他好歹也是個博物老師嘛，至少也知道要怎麼養麻雀吧。你別看他那個樣子，他可是滿厲害的呢。」

大家都說中谷很反抗老師，沒想到這下子竟然從他口中聽到尊敬老師的話語。

午休時間結束後，接下來是公民課。這門稱為「公民」的科目，最主要是教導一些修身的知識。除此之外，也教導一些做人處事的倫理道德，作為一個社會人士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初步的法律。

擔任公民老師的則是一位剛從大學法學部畢業，年輕氣盛的高橋老師。

中谷的身高雖然算是班上的中段，在教室裡卻總是被規定坐在最前排。因為他規矩很差，所以必須被安排在老師的視線範圍之內。

但是就算開始上公民課，中谷仍一心一意地照顧著從俊仁手裡接過來的小麻雀。他把教科書打開後直立在書桌上，撐起兩隻手肘，把頭塞進教科書裡，不讓外面看見小麻雀的存在，自己則是一股腦地撫摸著小麻雀。

畢竟是教室的最前排，中谷再怎麼用教科書或身體遮掩，還是躲不過講臺上高橋老師的眼睛。

高橋老師非常瘦弱，再加上很矮小，所以學生經常會瞧不起他。他自己似乎也對這一點十分在意，因此對學生採取格外嚴格的態度，塑造出一種年輕氣盛的青年教師威風凜凜的形象，但其實他是個內心溫柔的老師，就好像鄰家的大哥一樣。

高橋老師一發現中谷不上課，只顧著玩小麻雀，馬上斥喝道：「喂！」並且走下

講臺，來到中谷的身邊，一把抓住他的領口。失去了中谷身體的屏障，桌上的小麻雀變得清楚可見。小麻雀張開翅膀努力拍打，但是用盡力氣之後，失去了平衡倒在桌上。

「這是什麼！」

高橋老師尖銳地逼問他。

「這個？」中谷一點也沒露出慌張的神色，緩緩地說道——「這是隻小麻雀啊。」雖然他好好地回答了問題，可是回答的方式卻令人生氣。

高橋老師發怒了：

「這種事我當然知道！」

「既然你知道，那就不必問我啦。」

中谷回答。

「你說什麼！」高橋老師這次揪起了中谷制服的胸口部位。接著，又用力地打了他一巴掌。中谷一陣踉蹌，但是仔細一看，他的兩隻手卻緊緊地護著小麻雀。

高橋老師又打了第二下、第三下。……連續地甩了他好幾個耳光。儘管在舊制中學裡，體罰橫行，高橋老師這時候如此激烈的鐵拳制裁，仍然是少見的。

但是中谷不管怎麼被揍，都不肯放下手中的小麻雀。

「把麻雀放回桌上！」

高橋老師命令他。中谷不回答，反而搖了搖頭。他的動作，一定更加激怒了這個年輕的老師，因為接下來，他又吃了老師好幾個巴掌。

中谷就是不願鬆手放開小麻雀。

中谷做錯的，一是在課堂上不專心、撫摸小麻雀的輕率態度。

二是不聽老師的勸告，又反抗了老師叫他把手放下的命令。光是這兩項罪名，就足使中谷受到了退學的處分。

俊仁感到很沉重，覺得中谷之所以會被退學，全都是因為自己的緣故。

遭到退學的中谷，之後恐怕會踏上自暴自棄的道路，接著不知道淪落到哪裡去了吧。一想到自己使一個少年踏錯了人生的路，就算並非有意，但也夠讓人不好過的了。

人生就是這麼地偶然，突然有一天，因為一隻小麻雀，讓他跟平常不太親近的中谷說起了幾句話，也看到他溫柔的另一面，甚至產生了親近感。

一般而言，就算舊制中學的校規再怎麼嚴格，畢竟也只是把一隻小麻雀帶進教室而已，通常的懲罰頂多停學三天。或許是頂撞老師的罪過太重了。不過他之所以會違抗老師，一定是因為小麻雀太可愛了。他這麼愛護一隻小麻雀，明明就是一件很

有人性的事啊……。

同一時期，有一位名叫岡村常夫的同學突然病逝了。這位同學從小學開始就和俊仁是同班同學，自小體弱多病，常常請假，在過世前也請了三、四天的病假。

——人生是多麼地無常啊。

這句話在俊仁小小的心中生了一根。

自從中谷退學與岡村病死之後，俊仁日益消沉，簡直就像每天都活在烏雲的籠罩下一樣。然而，海洋是如此毫無止境。映著太陽的海面上，那條水平線正訴說著「無限」，似乎只要下定決心出發，就能到各個地方去，但那也只不過是平面的寬闊罷了。如果勇敢地張開翅膀，飛到高高的天際，一定馬上就會被鉛塊一樣沉重的烏雲撞到頭。

無論是何等人生，都難逃死亡這個不可動搖的框架。而且，也很可能因為一隻從他人手中接獲的小麻雀，遭到退學的命運。——人這種生物，豈不是跟被繩索操縱的傀儡沒什麼兩樣嗎？

如果以現代的話來說，大概就是憂鬱症吧。

俊仁的臉色總是很沉重。——也許只不過是他自己這麼認為而已吧。他的臉圓圓

胖胖的，臉色也總是很紅潤，誰也不認為他有什麼憂鬱症。這個狀況，反而讓俊仁的心更陰鬱了。

——每個人都是孤單的；沒有人可以理解我。這並非是一種深刻的哲學性思考，只不過是貼在皮膚表面下的膚淺感受而已。

在那時候，俊仁接觸了夏目漱石的《我是貓》，也讀了芥川龍之介的《河童》。這兩篇小說對他而言，都帶著陰鬱的色調。

俊仁對於自己膚淺的厭世觀，偷偷地感到安心。因為如果挖掘到太深層的境界，大概會很恐怖吧。《我是貓》和《河童》，似乎就是會引誘他進入深沉世界的作品。對此，他很警戒。在那之後，就算他是這麼地喜歡小說，卻一次也沒有再回過頭去閱讀這兩部作品。

要是太接近的話，會很可怕的。

昭和十三（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櫻花盛開之前略帶寒氣的初春裡，俊仁的學校舉辦了前往吉野的遠足。俊仁因此染上了感冒。他擔心自己會不會就這樣死去。

——想想岡村常夫也是這樣生病臥床了三天左右，就輕易地過世了啊……

如果一直咳嗽，說不定會是肺結核呢。他跑到書店去查閱了《醫事百科》，發現

自己的症狀和肺結核很相似，為此格外地焦慮發愁。

他對死亡感到恐懼。然而這並非出自於深沉的內裡，或許不過就是從他打噴嚏之處、從鼻子黏膜的部位出來的罷了。

他對死亡那幼稚的恐懼，和膚淺的厭世觀結合了起來。儘管如此，對一個少年來說，這已經稱得上是形而上的大敵了。

我不能就這麼死了。——他這麼想。

——只是這樣的話，我的人生也未免太不完全了。

一團軟綿綿的白色東西，從他腦海裡的某個角落，逐漸地擴散開來。那個東西是女人啊，那時候他明白了。——我怎麼可以在還不知道女人這種生物之前，就這麼死去呢！

對當時的他來說，只有女性——或者說只有對女性的期待，讓他與「生」連結在一起。

## 山洪

昭和十三（一九三八）年，一進入七月，就連日不停地下著雨。三日與四日都下了一整天，到了五日一早，更是像清倉大拍賣一般，雨勢變得非常猛烈。

下雨天時烏雲籠罩著天空，因此天色總是很陰暗。但是在五日這天早上，因為傾盆大雨，抬頭甚至連陰暗的天空都看不見。位在會下山高臺的學校，此時正好在舉行期末考試。

英語科考試正考到一半，工友拿著一張紙條走進了教室，交給監考的老師。

——現在立刻中止考試，馬上到體育館集合！

監考的老師把紙條唸出來後，一瞬間疑惑地歪了歪頭。現在正在進行學期末考試，而學生們正作答到一半，竟然叫他們立刻中止，這不是一件奇怪的大事嗎？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狀況啊。想必一定有什麼非常重要的緊急事態吧。而這緊急事態，是不是又和外頭滂沱的大雨有什麼關聯呢？——監考老師以不安的眼神，望向窗外。

不過學生們根本沒考慮這麼多。中止考試！  
不管理由是什麼，這實在是太好了啊。

待監考老師唸完紙條上的指示，全班的學生便大聲歡呼：

「哇，太好了！」

就連覺得自己得了憂鬱症，總是愁眉苦臉的俊仁，也跟著大家一起拍起手來。

就算到了體育館集合，全校的學生們也還是興奮地喧鬧著。從這種氣氛可以看出，對他們來說，考試是多麼煩人的事。就在一片吵吵鬧鬧當中，額頭總是發出油光的小個頭副校長站上了司令臺，大聲吼道：

「吵什麼吵！」

副校長平常是像佛祖般的老師，全校的學生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如此破口大罵。而且他額頭上的油光，看起來也比平常還要灰濛濛，臉色也不太好，似乎有點發青。

「你們知道現在街上變成什麼樣子了嗎？現在可不得了啦！」

副校長這麼說。滿場的學生突然安靜了下來。因為學校位在會下山的高地上，無法知道山下的狀況。

「整個神戶都遭到山洪啦！」

副校長這麼說完之後，便不再說話。

山洪。——

這聽起來就像是德川幕府時代才會出現的詞彙一樣。現在的神戶有既長又先進的高架鐵路、巨型防波堤、八層樓高的百貨公司、爬滿爬牆虎的紅磚大飯店，怎麼可能會有山洪呢？然而就是現在，山洪已經響徹了六甲連山，並且襲擊神戶的街道了。七月五日這一天，平均雨量每小時四·一五釐米，在這幾天之內，就已經降下了一整年的雨量了。

在六甲南邊二十六條大小河川，搬運了許多泥沙，被河水削崩的土塊，也隨著流勢劇烈的水往下沖，流到人口密集地帶，造成了將近四千人死傷失蹤，七千間房屋被沖毀或流走，有二十二萬戶房屋遭逢進水。這一次的災害被稱之為「神戶大水災」。

副校長說明了回家路途被切斷的區域，並命令這些無法回家的學生留在學校裡。海岸通的狀況不是很明確，說不定還能夠走得回去。——實在是令人惶惶不安。究竟要留在學校觀察狀況，還是就算可能回不了家，仍然出發看看能走到哪裡呢？

俊仁決定試著走回去。

猛烈地下了好幾天的大雨，這個時候已經停了。學校下方神戶市內電車上澤線已經被濁流淹沒，無法通行，因此他必須繞一段路，從會下山腳到湊川公園北邊，靠近平野的地方，總算從市內電車山手線的路徑繞出來。



那裡也有濁流，水已經升高到大人的腰際，對於比中學三年級生的平均身高還要矮一點的俊仁，更是淹到了腰部以上。在市電通這條寬闊的大路上，雖然靠山的這一側，水是由東往西流的，但是靠海的那一側，濁流卻讓人感覺是從西往東流的。土石流的濁水是土黃色的，而且還處處產生了漩渦。有些地方綁上粗繩索，為了要渡過濁流，大家都必須把下半身浸在濁流裡，抓緊繩子慢慢地前進。

雖然動作遲緩，不過如果把每個緊張的瞬間連接起來，還是止不住額頭上不停冒出來的汗水。除了繩索會深深地陷進手掌裡之外，為了把重心下移，還必須要彎著腰，而這彎腰的姿勢也需要很多力氣。

俊仁終於抵達了位於中山手的神戶教會。從這裡，再走下花隈的斜坡，就是俊仁家了。俊仁靠在教會的牆壁上喘了一口氣。花隈的斜坡坡度很陡，所以濁流的速度也變得很快，不過水量倒不是非常多。如果拐進旁邊的小路，濁流的水就像是被誰遺忘了丟棄在那裡一樣，也只不過是積到了腳跟這麼高。

（我走小路回家吧。）

俊仁看了看四周。這時候，眼前的濁流倏地讓他聯想到黃河和揚子江。

（那些河會是這種顏色的嗎？）尚未親眼見過，但卻憧憬不已的祖國山河。——

那些河川當然更為寬廣，但是他聽說顏色和這濁流是一樣的。就在他這麼聯想的時候，從陰暗的天空射下了一道薄日。

花隈是神戶代表性的花柳街。

一名年輕的藝妓，掀起裙角，露出白皙的腳踝走了過來。紅色的和服內裡與白皙腳踝的對照，喚醒了俊仁內心的某種東西。從那一刻起，俊仁的憂鬱症就像被風吹散了一般無影無蹤了。對，這就是青春吶！青春總是會讓人有很多煩惱，為了要消除煩惱，就必須要努力活動自己的精神和肉體。

神戶的這場大水災，將俊仁舊有的煩惱沖散了。既然是青春，自然會出現其他新的煩惱。

他一步步小心翼翼走在花隈的小路上，濁水浸到了他的腳跟。他彷彿是一面確認著腳底與鞋子摩擦的聲音，一面邁出步伐。從花隈的斜坡到海岸通，已經沒有濁流了。土黃色的水像是在道路上匍匐前進一般流著。——俊仁看著那流走的東西。

那一定就是青春的碎片吧。

【編注】

1 原指長江下游從南京到河口段。由於西方傳教士主要活動於此，因此即以「揚子江」指稱「長江」。

## 動搖

關於昭和十三（一九三八）年七月所發生的神戶大水災，谷崎潤一郎曾經在《細雪》一書中做出「美麗」的描述。雖然用美麗這個形容詞，來形容一場剝奪了許多人性命的天災，似乎有失禮貌，但是谷崎潤一郎的文章，用字確實華麗，其中有一小節甚至如此形容：

——與其說是吃驚，不如說茫然地看得入迷了。

人類在遭遇到突發的劇變時，據說並不會先有倫理觀，反而是內心的美感會先做出反應。美國空軍進行那些奪走成千上萬非戰鬥員性命的空襲時，也常常有人說，看到B29轟炸機銀色的機翼閃閃發亮，當下反射性地覺得真是美麗。

對人類而言，「美」永遠都是憧憬的對象。

俊仁看著神戶山手線市電通上的濁流，聯想到了黃河，也是因為他對那未曾見過的故國山河非常地嚮往，認為那是第一美的景色。那憧憬輕搔著他的胸口，如此地悲切，如此地鬱鬱不樂，幾乎可以說是 *sexual* 的東西了。

俊仁回顧這個時期時，發現朋友們大多有一、兩段淡淡的羅曼史，但是自己卻什

麼也沒有，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或許是因為自己太內向了吧。

不過比起其他同齡的少年，他對青春的覺醒算是早得多的，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個早熟的孩子。

不過或許是由於對故國的憧憬異常強烈，使得那些在他胸中激起的小小波浪，被強烈憧憬的漩渦吞噬了吧。

並且，為了要抒發鬱積在心頭的情緒，他又採取了看電影這種當時對中學生而言，充滿刺激的方式。

水災暫時把這個方法從俊仁身邊奪走了。

全神戶市區都泡在水裡，洪水退去之後，還殘留著泥巴，泥巴乾掉之後就變成黃色的土。大部分的市區街道，都被埋在黃土之下。

全神戶市的中學生都於暑假期間被召回，拿著鏟子去鏟土，再用麻袋把土搬走。那時候，俊仁第一次聽到了「義務勞動」這個詞。

在布引附近，如果用鏟子去挖土，會挖到房屋的屋瓦。並不是因為屋瓦落在地上，而是整個房子都被埋在土裡面了。

中學生們一面挖土，一面祈禱著：「千萬不要挖到人了。」據說土裡埋著一些屍體，有時候一不小心就會挖到。幸好俊仁被分配的區域裡，並沒有挖掘出屍體。

不只神戶市內的中學生，就連大阪也有義務勞動團趕來幫忙。例如多年之後，俊仁有一位朋友，就提起當初在大阪府立市岡中學就讀時，曾經被徵召去神戶挖土的回憶。

水災的那一天，他好不容易回到家裡，喘了一口氣之後，最先想到的竟然是——電影院該不會也被水淹沒了吧？

由於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天災，電影院關閉了一陣子。不過電影院重新開幕後，有一段時間，俊仁都無法打起精神特地違反校規去看電影。

他的心靈支柱——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支柱被取走後，俊仁可以說失去精神上的平衡了吧。

想當然的，他又去尋找了其他的依靠。

他本來就是個一定要找某種東西投入其中，才能安下心來的少年。

他持續地摸索著。

在他海岸通五丁目住家的對面，也就是「國產海濱」，當時正進行著填海造陸的

工程。那塊尚未進行整地的填海地上，有人搭建了一個還算正式的相撲播臺「土俵」。青年團員、港灣勞動者，以及住附近的少年們，都會穿上兜襠褲，站上土俵去比相撲。大概是有一種原始的聯想，覺得在那裡用腳用力踩地比相撲的話，填海地會被踏得更紮實吧。再加上當時相撲界有雙葉山<sup>1</sup>這位明星選手登場，使得一般人對相撲也變得很熱衷。

俊仁只要有空，就會跑到這塊填海地去看別人比相撲。其實就算不到那裡去，從他家三樓的窗戶往下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相撲的勝負。

他對相撲其實並不是那麼有興趣。只因為老是發呆想事情的話，實在是太丟人了。如果剛好有人靠過來，他就會有種自己被看穿的窘境，覺得很不舒服，所以他只是想要表面上裝作沒有在想事情的樣子罷了。

去看相撲，正好可以當作最佳的掩護。

他那個時候到底都在想些什麼呢？過了三十多年的現在，再怎麼努力地回想，卻連一件具體的事都想不起來。

——現在要做什麼才好呢？

——我以後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

如果歸納起來，恐怕就是這一類的事情了吧。

想必是少年特有的對將來的期待與不安，讓他經常陷入思考吧。再加上電影這個占據俊仁心中很大份量的東西突然被抽走了，所以期待與不安也就搖晃得更劇烈了吧。在水災過後，俊仁的成績稍微地進步了。

天黑之後，填海地的相撲就會解散。再說他也不能整天看相撲。想事情想累了，偶爾就會翻開課本來念念書。應該說，也沒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只好念書了。也因此，對他學校的課業稍微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編注】

<sup>1</sup> 雙葉山定次（一九二〇—一九六八），第三十五代橫綱。

## 滑翔機

水災的隔年，戰爭對人民生活層面的影響越來越顯著。物資逐漸地不足，物價也開始飆漲。

俊仁升上中學四年級了，也差不多應該開始考慮接下來高等學校的升學考試的問題。旺文社在當時的名稱是「歐文社」，這間出版社目前所出版的大學升學月刊《螢雪時代》，在當時則是《受驗旬報》。正如其名，這本雜誌每隔十天就會發行。俊仁當時有訂購這本雜誌，不過一開始，他並不是個很認真的讀者。他只是對每一期雜誌裡刊載的得獎小說感到有興趣而已。

——這種小說，我也寫得出來啊。他那時雖然心高氣傲地這麼想，但卻一次也沒有寫小說去投稿。岔題一下，忍法帖系列等時代小說的作家山田風太郎等人的作品，就經常入選被刊登在《受驗旬報》上。

——等我升上五年級再開始念書吧。

俊仁下定決心，在四年級這一年要盡情地玩耍、嘗試做各種想做的事情。他在心裡期望著，在接觸各種不同的事物之後，或許自己就會碰巧遇到某種足以支撐心靈

的東西。

畫畫、寫詩；想進橄欖球隊，卻被說身高太矮了不適合；參加校內辯論大會，因為聲音太小，失去了得獎的機會。——在那一年當中，他嘗試了各種不同的事物。只要覺得好像很有趣，他馬上就會去做。有時候只是因為朋友推薦，他也不多想，就投身去嘗試。

「喂，你要不要來玩滑翔機啊？飛在空中感覺很棒喔！」

有一次，一位名叫大泉的同學，邀請俊仁參加滑翔社。那個社團正式的名稱是「滑空社」。

滑空社與棒球社或橄欖球社不同，是個才剛創立不久的新社團。由於當時戰爭剛開始，上級老是說著要努力普及國防知識，在軍訓教官的斡旋之下，成立了射擊社、劍術社等社團，滑空社也是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的，所以社員還很少。但是他們又必須募集到一定的人數才行，因為要有很多人一起拉繩索，滑翔機才飛得起來。——實際上，大泉就是為了要湊到足夠的人來拉繩索，才不停地邀請大家進滑空社。不過卻沒有什麼人想加入，因為滑翔機並不是一種在操場上就能進行的運動，還要花費大好的禮拜天，跑到很遠的地方去進行訓練，所以並不受歡迎。

俊仁問：「要搭上這個很難吧！」

就算有十幾個人一起拉繩索，卻只有一個人能搭上滑翔機。為了公平起見，所以大家會輪流搭乘，但是也必須等很久才輪得到。實際情況是，只有成績好的人才能獲准操縱滑翔機。也就是說，社員會有很長一段拉繩索的日子。

——我才不要浪費禮拜天去拉繩子呢！

大部分拒絕大泉的同學，都這麼說完之後就逃跑了。俊仁考慮到自己的運動神經，大概無法取得操縱滑翔機的資格吧，因此他搖了搖頭。

「可是加入的話，訓練的分數會比較高喔！」

大泉不死心地這麼說。

滑翔機與射擊和槍劍術相同，都是軍訓課的延伸。選擇這些社團活動的人，軍訓課的分數自然就會比較高了。

「我才不在乎什麼分數呢。」俊仁回答。

他對於學科的分數並不是很在意，而且父母也不會對他的成績太過要求。畢竟他們總共有十個孩子，根本沒辦法一一顧及學校的成績。

「是這樣沒錯啦，」大泉板著臉這麼說，——「可是之後進到軍隊裡的話，會有

好處啊。如果被分配到跟飛機有關的工作，會很輕鬆的。」

「這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啊！」在大泉回答的那一瞬間，俊仁就決定要加入滑空社了。

聽說加入滑空社，進入軍隊後就會有好處。不過殖民地的人民並沒有當兵的義務，俊仁就算想要當兵也當不了。這麼說來，他參加滑空社，只是一種不求報酬的純粹行為罷了。

「好吧，那這樣我就加入吧！」

大泉聽到俊仁這麼回答，實在是高興得不得了。

在滑空社裡，大泉的地位似乎非常低，如今有了比自己更新進的後輩，想必開心異常。他馬上告訴俊仁各式各樣有關滑翔機和飛機的事，不過那都是一些一知半解、模糊不清的知識。

俊仁若無其事地指出大泉講錯的地方。

過去當俊仁還很沉迷於船隻時，曾經訂閱過《海洋與天空》的雜誌。想當然，他的目的是閱讀大海那一部分的文章，不過雜誌裡也有很多關於天空的報導，所以他也接觸到了一些相關知識。

「你還懂得滿多的嘛！」大泉意外地睜大了眼。

「只懂一點點啦……唉，人都是只以自己的角度去看別的人啊……」

嘴上這麼說的俊仁，心裡其實有點得意。

大泉對於俊仁懂得這麼多飛機的知識，感到非常意外。但是，大泉並沒有在更重要的層面上去理解俊仁。之所以會用「只要加入滑空社，當了兵後就會輕鬆」這種招募方式，是因為大泉認為俊仁和自己一模一樣。他以為，就算是殖民地人民的俊仁，也必須遵循接受徵兵檢查，接著加入軍隊的路線。——不，說不定他根本就忘了俊仁是殖民地來的人吧。

俊仁是一個不帶口音、與大家有相同生活步調、並肩讀書的朋友。——大部分的同學都認為他是和自己一模一樣的「夥伴」。

但是俊仁卻總是會意識到，自己和他們是不同的存在。

——我不是日本人。

對俊仁而言，他片刻也沒有忘記這個事實。忘記這件事的瞬間，也將會是他精神死亡的時刻。——他總是如此告訴自己。之所以不斷地這麼告訴自己，就是怕自己忘了這個事實。他在生活上，有許多層面和日本人如出一轍，所以他必須時時刻刻

告誡自己。

儘管如此，這必須被稱作「非日本人意識」的想法，也有不小心被拋諸腦後的一天。事實上，他要加入滑空社這件事，嚴格說來，已經違反了他平常對自己的教訓。大泉親切地教導他入社的手續。他必須提出入社申請，交給軍訓教官，格式還算滿簡單的。

俊仁照著大泉所說的，填寫了入社申請之後，拿著申請書到軍訓教官那裡去。

「嗯……」軍訓教官念念有詞，並且癢著嘴，看著手中的申請書和俊仁的臉。過了一會兒，他問道：「你個子真矮。從前面數來是第幾個？」

因為班上都是照身高排順位的，所以這個問題是問俊仁在班上第幾矮。

「第三個。」俊仁回答。

「這樣太矮了。滑翔機的訓練可是很辛苦的啊，要很有體力才行。」

軍訓教官以慎重的語氣這麼說。

「我會加油的！」俊仁站得直挺挺地回答。

「你自己說會加油，可是身體沒達到標準的話，那也是沒辦法啊。……滑空社在學校的各個社團裡面，是花最多經費的社團，所以必須要盡可能有效率地進行訓練

才行。如果不是很有體力，中途不會受不了的學生，是不能參加的。你還是放棄吧。」

軍訓教官這麼說完後，把入社申請的紙張遞還給俊仁。

「是！」俊仁接下紙張。

那一刻，他終於了解了。

身高太矮只不過是個藉口罷了。因為邀請他入社的大泉同學，比俊仁更矮。儘管如此，大泉還是成為了堂堂正正的滑空社社員啊。

（滑翔機訓練是軍事訓練的一環，所以台灣人不可以加入。再說滑空社也很花費經費，如果要進行相同訓練的話，當然還是要找日本人，不然太浪費了。）軍訓教官一定是這麼想的。

——我可不是日本人！

敬了一個禮，走出房間，俊仁把手放在門把上，在心中默默地這麼說。

回到走廊上，他感到一陣寒意。



## 成長的代價

（無論如何，總之等順利升學之後再說吧。）

整理湧上胸口的各式情感，為不斷湧現的各種疑惑找到解答、處理不滿與不安。

——可以暫時擱置這些東西，待日後再處理，這就是青春的特權。

就像站在人生的入口，人生正要展開。這時候，就算有一、兩年的空白，也不是太嚴重的事。還不如說，這幾年的時間，有帶來豐富經驗的優點。

昭和十五（一九四〇）年這一年，以慶祝神武紀元兩千六百年的慶典揭開序幕。雖然目前已經認定神武紀元這種日本皇紀的紀年體，是缺乏學術性根據的，但是在當時，正好是皇國史觀的全盛時期。

近畿地區的中學生都輪流被動員，去建設樞原神社的競技場。他們被封為「建國勞動團」，甚至還有雄壯威武的隊歌。俊仁和同學們也被徵召去服勞役，之前有神戶大水災復原工作的經驗，他們對鐘子和麻袋的用法都已經駕輕就熟了。而且這個經驗對之後的挖掘防空洞，也派上了用場。

戰局似乎陷入了泥淖，世道一天比一天更差。——等升學之後……雖然他有這種

能夠大聲說的願望，卻也有無法大聲張揚的希望，例如：

——真希望戰爭可以快點結束。……

所有的人都夢想著這天的到來。儘管如此，卻沒有人會掛在嘴邊，因為害怕被他人視為是「厭戰」或是「反戰」。

市立中等學校在東遊樂園舉辦了神武紀元兩千六百年的慶祝儀式。這裡有外國人俱樂部，還有駐留神戶的外國人練習或比賽時使用的橄欖球及曲棍球的球場。俊仁喜歡橄欖球，球場離家也不遠，他常常去觀戰。神戶外國人的比賽對象大多是京都大學、同志社大學、第三高校等京都學校的勢力。紅、藍、黃三原色的制服，襯著橄欖球場的草地，真是非常出色，看起來很帥氣。這場地和慶祝神武紀元兩千六百年的慶典，卻有點不相稱。

在各校的管樂隊演奏聲中，旗杆上升起了國旗。國旗緩緩地往上升，兩位代表的學生面向旗杆，一個人把繩子往下拉，另一個人則把繩子向上放。就差一點點，國旗就要到達旗杆最頂端了。大家唱著國歌，正好唱到國歌（君之代）的最後一小節時，綁著國旗的繩子竟突然斷掉了。日之丸的旗子，就這麼沿著旗杆，一路掉落到地面上。

學校的老師們和市公所的官員們慌慌張張地趕過去。

「把旗子用杆子捲起來！」

有一位不知道哪一所學校的軍訓教官大聲叫道，於是兩位學生急急忙忙地把日章旗纏在旗杆上。

或許是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人用這根旗杆來升旗了吧。事後聽說，似乎是齒輪的地方有根釘子跑出來，並且在升旗的時候，把繩索的纖維磨斷了。

「真是不祥的預兆啊。」

學生們互相窸窣地竊竊私語。

以旭日升天之勢，在到達絕頂之前，竟因為繩索斷裂而墜落。事後回想起來，這簡直就和日本的命運如出一轍。而且把旗子撿起來纏繞在旗杆上，也和打了敗仗後遭到國之將亡的磨難，但最後還是得以死裡逃生的歷史事實不謀而合。

除此之外，當時還經常舉辦「欽賜青少年學徒之勅語」等許許多多的活動。或許這也算是一種流行吧。俊仁幾乎不記得那些活動了，唯獨在東遊樂園所舉辦的升旗典禮的失敗景象，深深地刻畫在他腦海裡。

隨著戰局的泥淖化，對戰爭的指導也開始神格化。在皇國史觀之前，就算這個日

本人抱持著再強烈的合理主義，最後還是很有可能會懾服。但就算是再怎麼相信浪漫主義的外國人，也絕對不會被皇國史觀給說服。俊仁打從心裡頭厭惡著這種神格化的論說和例行公事。

前面曾提到，他有時候會差點忘記自己的「非日本人意識」，但有時候也會碰到一些場面，使他重新深切地體悟到這種意識的重要。像是被踢出滑空社的那件事是如此，碰到神道性的儀式時，亦是如此。

由於當時正值戰爭期間，學校也自我克制，畢業旅行不去東京、北海道等比較遠的地方，因此俊仁那時候畢業旅行的地點在伊勢，這和他小學畢業旅行是同樣的地方。

他們在二見浦的旅館住宿了一晚之後，去到伊勢神宮參拜。或許因為參拜時心不在焉，他事後並沒有什麼印象。回到旅館之後，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可以自由活動，學生們都去買土產紀念品，或是跑到海邊散步。俊仁也和朋友一起去散步，並且參觀了當地一個叫「天之岩戶」的岩石洞窟。

「這邊感覺跟我們的故鄉很像啊。」  
和他一起去散步的同班同學今西這麼說。

然而俊仁卻反射性地回想起了土黃色的濁流。對他而言，只有黃河的流水才稱得

上是故鄉。

不，或許只是他自己這麼想而已吧？無論是拒絕接受天之岩戶和自己的故鄉相像這件事，還是對黃河的幻想（事實上這幻想也與實體有非常大的不同吧），都是一種填滿心靈空虛的心理作用，然而這也不過是和漣漪一樣微不足道的作用罷了。天之岩戶和黃河之間的差異，其實非常短淺，說不定根本不存在，只是一種幻象罷了。——而且，他覺得自己必須懷抱著這種幻象，才得以生存下去。

俊仁吹著海風，胸口被這些疑問籠罩。（這些事情，等升學過後再思考吧。）他又再次把這些疑問壓抑了下來。

「怎麼樣？你已經決定了嗎？」今西剛才對天之岩戶感到萬分感動，這下竟突然轉變了話題，如此問道。他所問的決定，指的是升學後的志願學校。

「還沒吶。……」

「現在再不決定就太遲啦。」

今西以責怪的口氣說。

參拜伊勢神宮正值昭和十五（一九四〇）年的深秋。都到了這個時候了，還沒有決定明年春天要報考的學校，確實是有點太遲了。

這一年的考生，都因為一些奇奇怪怪的情報而煩惱。由於大量的勞動力被動員到戰場上，因此到處都呈現人手不足的狀況。所以有傳聞說，職業學校禁止畢業生繼續升學。不過這終究只是個傳聞，最後無疾而終。也有人說，如果花時間重考的話，就會接到徵用令。徵用令是國家最高的命令，接到此命令，就會被派到指定的工廠去勞動。或者是有情報指出，文部省將會統一控制升學考試的科目，這情報對考生來說也是不容小覷。然而這些並非只是流言，有些在日後竟然實現了。

在昭和十五（一九四〇）年之前，舊制的高等學校都採取各校獨立招生，入學考試和計分方式也都各不相同。例如山口高校的文科是英語七十分、數學一百分，理科則是數學七十分、英語一百分，計分方式的落差相當大，所以很適合英語或數學極端好或極端差的，也就是說各科成績相當不平等的同學。然而到了昭和十六（一九四一）年的入學考試，尤其是舊制高校，從出題到計分基準，全都被統一化了，而且考試的科目是在考試前夕才抽籤決定的。這似乎是在告訴眾人，別想要做什麼特別的考試準備。

在昭和十六（一九四一）年的舊制高校入學考試當中，文科的考試終究還是出現了不考英語的現象。

想當然最蒙受其害的，就是所有的考生了。

「如果沒有事先決定好考試科目的話，實在是令人沒辦法安心念書啊。」  
今西這麼說。考生和考生碰上了面，話題也就只有考試的事了。

俊仁各科的成績差異很大，但是英語成績卻非常好，入學考試要是不仰賴英語成績的話，看樣子是不可能合格的。由於考試前夕才抽籤決定舊制高校文科的入學考試不考英語，所以在伊勢旅行的當下，他們還不知道這件事。儘管如此，還是會感到不安。「就算升學，可是接下來的五、六年，還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啊。」俊仁喃喃自語。

他指的是戰爭。就算升學，到最後是不是能順利地從大學畢業呢？

當時學生徵兵緩期的特別待遇，已經成為一個社會議題。在報紙的投稿專欄中，也出現了一文科生是否真有必要延緩徵兵」等投書意見。「的確如此啊。」

「就算真的像大家說的那樣做，我們也不能怎麼辦啊。」儘管俊仁無心地這麼說，但說出來的卻是他的真心話。

他是少數派的族群。首先，自己不是日本人這件事，就是他的精神支柱。和他人不同，是他生存下去的食糧。如果變成了和大家都一樣的存在，會使他失去這種糧

食，說不定還會因此而餓死。

行不由徑。——走路不可入小徑邪路。

中國的這句格言，意味著人生應該行大道，不可因抄近路而走偏門小路。

大道或許就是衆人所走的道路吧。但是，俊仁卻頑固地認為自己不應該走大家所走的路。既然自己像一顆奇怪的棋子，被投進茫茫日本人海中，這不就是自己的宿命嗎。——

由於家庭的因素，他必須選擇能從神戶通學的國立學校，因此地點就侷限於京阪神地區。再加上入學考試的科目必須有英語，並且最好是稱不上是「大道」的特殊科目。

「我決定了！」俊仁說道。

「決定了什麼啊？」

今西眼睛一眨一眨地問。

「我要考外語科！」

「噢，你是在說學校的志願啊。……那麼你要考什麼外語啊？」

「就考印度語吧。」

「噢？印度語？」

「印度有三億的人口啊。」

俊仁這麼說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如果選擇大阪外國語學校<sup>1</sup>，就可以從神戶通學，入學考試也一定有英語。而且學校裡還會有蒙古語、印度語、阿拉伯語等比較少人就讀的學科。俊仁之所以會選擇印度語，並不只是印度的人口衆多，更因為他突然靈光一閃，想到印度是英屬殖民地。

俊仁面向太陽即將落下的伊勢海面，張開雙臂，打了一個大大的呵欠。

「很清爽吧！」今西這麼說。他大概是想形容這片神域之海非常地清澈吧。

「嗯，很清爽呢！」俊仁回答。雖然只不過是決定了志願的學校，對他而言，卻是解決了一道難題。這長久以來遮蓋在心頭上的罩子，突然間被撤除了，如此通風良好的感覺，實在是清爽啊。

【編注】

1 為現今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部的前身，一九二二年根據頒布的專門學校令而設立。戰前，大阪外國語學校與東京外國語學校（今日之國立東京外國語大學）被視為日本最重要的兩所外國語專門學校，人才輩出。本科設置中國語、蒙古語、馬來語、印度語、英語、法語、德語、俄語、西班牙語等學科。一九四四年改稱大阪外事專門學校；一九四九年改制為國立大阪外國語大學；二〇〇七年與大阪大學合併改制為國立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部。

「啊……」俊仁的手仍然對天空大大地張開著。這時他凝神向前注視。  
（是聯合艦隊啊！）在海的遠處，有一排隊伍的黑影，那就是日本帝國海軍聯合艦隊的軍艦群了。

那應該是陸奧號、長門號、扶桑號、伊勢號等戰艦，愛宕號、那智號、鳥海號、妙高號等重巡洋艦，扁平形狀的巨型船艦應該就是赤城號航空母艦吧。在這些巨型船艦的周圍，圍繞著一些輕巧的驅逐艦，各隨己意地進行著巡邏。

俊仁把手心按在胸口上。

這些是過去讓俊仁心動不已的事物，然而現在，就算是看到了聯合艦隊，他的心臟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激烈鼓動了。

俊仁彷彿被吸進了一股深沉的安心感當中。四年前，當他被禁止去看那些船艦時，他少年的心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現在它們近在眼前，再也沒有人試圖要遮蔽他的眼睛了，但是他注視著船艦，卻沒有失去平靜的心。

（我大概是長大了吧。）

這股安心感變得更深了。但是反過來說，卻湧上了一股無法抹去的寂寞。清國有位詩人寫道：

千秋萬歲名

何如少年樂

這兩句詩的意思是，就算得到了不朽的名聲，也比不上年少時光的天真爛漫，人不應該只看事物的數字與成就。

確認自己的成長而喜悅，對自己失去了某種重要的東西而擔憂。——伊勢灣上的夕陽沉得更低了。俊仁以手心抵住胸口，不禁悲喜交集。

第二部

1941—1945

## 來自故鄉的考生

距今三十年前——。

昭和十六（一九四一）年。這一年在許多方面，都是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的十二月八日，日本對英、美正式宣戰，然而在年初，尚感受不到太緊迫的氣氛。

一月，當時的陸軍大臣東條英機頒布了《戰陣訓》<sup>1</sup>。

其中有一條項目是這麼寫的：

——作為軍人，活著就不能接受被俘虜囚禁的侮辱。

（或許是因為，最近這一段時間被俘虜的軍人增加了吧。）

陳俊仁讀了《戰陣訓》之後，首先浮現在他腦海裡的，就是這個想法了。

從昭和十二（一九三七）年中國與日本開戰至今，也已經過了四年的時間，然而戰局卻毫無進展。

厭戰的氛圍，也擴展到了日本的全國各地。

在三月的升學考試中，俊仁成功地考取了大阪外國語學校的印度語科，也就是現在的大阪外語大學。他之所以選擇印度語，除了使用人口很多之外，還有一個很大



的理由，就是印度語科入學考試的競爭並不激烈。

他正站在青春的入口。

當時的舊制中學，大抵上都隨著軍國主義的波浪漂流，無論是什麼事情，都非常重視軍隊式的規律，絲毫不見自由主義的風氣。

高專<sup>2</sup>和大學，似乎還殘留著一些自由的碎片。儘管軍國化的浪濤，已經打到他們的腳邊了，不過慣性卻還是能勉強強強地把這波浪推回去。

所以對少年們來說，從中學升上高等學校這件事，誇張地來說，就如同是從地獄躍進天堂一樣。

除了升學這種環境的變化之外，在這一年的春天，陳俊仁可以說是大開了眼界。

這是由於他和來自台灣的考生結交為朋友的緣故。

由於父親是貿易商，因此他的客戶或是同鄉友人的子弟，每年只要從台灣來到日本考試，一定會到俊仁家住上幾天。由於地利之便，把陳俊仁家當作一個暫時的落脚處，是相當便利的。

直到前一年為止，陳俊仁都認為這些考生比自己年長，想必不會對自己平等相待，所以也不會特地向他們打招呼。

再加上俊仁個頭矮小，儘管已經是中學五年級生了，看起來卻還是像個二年級生，對方恐怕也覺得他只是個小孩子吧。

不過到了今年，這一切都不一樣了。

俊仁自己也成了考生。

由於同樣都是考生，俊仁甚至對他們產生了一種同志的情誼。

雖然說台灣是他的故鄉，但是自從中學二年級的暑假之後，他就沒有再回去過了，因此對台灣的事情並不是那麼了解。特別是和他同年齡的台灣年輕人，他實在不知道他們懷抱著一些什麼樣的想法。

俊仁求知若渴地問了他們許多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們可是克服了差別待遇的高牆，才能夠來到這裡的。」他們各個都異口同聲

#### 【編注】

1 「戰陣訓」是指日本軍方針對軍人在戰場上應有的作為，所制定的各種指令與行動準則。「戰陣訓」的精神內涵則必須遵循一八八二年由明治天皇親頒的「軍人勅諭」。日本軍方在對外戰爭時期，曾多次頒布「戰陣訓」。此處是指一九四一年一月，由陸軍大臣東條英機頒布的《戰陣訓》，規定全軍必須遵守。其中最重要的內容精神，在於訓令日軍在戰場上，不能接受被俘虜的侮辱。此一《戰陣訓》的影響在於日軍將士在戰局不利之際，常為避免淪為俘虜，而採取名為「玉碎」的自殺攻擊行為。

2 高等專門學校。

地這麼說。

什麼樣的差別待遇啊？

「要進入中學的時候，我們的面前就豎立起了稱為『差別待遇』這面高不可攀的高牆。」

有一位和俊仁同樣姓陳的同學，這次是要來考京都府立醫大的預科，他一面這麼告訴俊仁，一面緊咬著嘴唇。

那無庸置疑的，就是怨恨的表情。

當小學畢業，要進入中學時，內地人（日本人）可以受到比本島人（台灣人）更好的待遇。

如果想要進入日本考生只要考六十五分就能及格的學校，台灣學生就必須要考八十分以上才行。

「日本的殖民地政策，真的是很差勁啊。」

有一位名叫李騰志的學生這麼說。他這次是要來考第三高校。

根據他的說明，在台北地區的第一中學，幾乎是不收台灣人學生的。而第二中學開放了門戶接受台灣學生，因此優秀人才都集中到第二中學去了。但是成績差一點

的日本人，也會進入第二中學，因此仔細看第二中學的成績榜單，就會發現一個現象，排名前面的全都是台灣人，後面則全都是日本人。

（日本人的腦袋實在很差。）掌握台灣未來的這些菁英們，因此在心中深植了這種輕視日本人的想法。現實上的學業成績，也是藉由數字來呈現的，因此這種想法就成了不可動搖的信念。

李騰志的第一志願是第三高校理科的乙類組。

說到理科的乙組，那可是前往醫學部的道路。

來到俊仁家借住的考生當中，有一半以上都以進入醫學體系為目標。

「台灣人為什麼這麼想要當醫生啊？」

俊仁問李騰志。

「因為在台灣，只有當醫生才勉強可以避免受到差別待遇啊。」他如此回答。

如果想要和日本人並駕齊驅，那就只能當醫生。

「喔……」

俊仁微微地搖著頭喃喃自語。

「說老實話，我根本不想當什麼醫生。」隔了一會兒，李騰志才突然脫口說了這

句話。

台灣的考生來到日本之後，要前往各地的學校去接受入學考試，在食物方面，似乎都不太習慣。直到到了俊仁家，才總算能吃到類似台灣的料理，因此各個都吃得津津有味。

「能吃到自己故鄉的東西，真是太好啦！」

就連看似對食物完全不在意的李騰志，也一面這麼說著，一面大快朵頤。

他們除了對台灣的美食讚譽有佳之外，還熱切地談論著台灣濃厚的人情味，以及風光明媚的景色。

「既然如此，為什麼你們要離開這個理想鄉，離鄉背井來到日本考試呢？台灣不是也有學校可以念嗎？」俊仁這麼問。

那個時候，台北帝大的預科才開始招生，既有附屬醫專，也有高校。在台北有高商，另外在台南也有高工。

但是這時候，李騰志的臉上迅速地籠罩了一層烏雲。

「喂，你知道台北在設立帝大的時候，台灣的有識者發起了反對運動的事嗎？」  
「不，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反對設立大學呢？」俊仁回答。

「在台灣設立的學校，目的全都是為了要收日本人的學生啊。你知道嗎，如果是日本內地的學校，在入學考試的時候，至少沒有民族的差別待遇，而是用實力來評價考生。但是台灣的學校並不是這樣，全都是日本人優先，所以他們強烈反對用台灣人的稅金，去蓋給日本人念的學校啊。不過就算反對，日本政府也不會輕易讓步。……灣高（指舊制台北高校）。在官立高校裡，可說是入學考試最簡單、最容易入學的學校啊。不過，這只限日本人學生啦。如果台灣人學生可以考上台北高校，那其他日本的數字學校，也都能輕易考取呢。就因為我們台灣人根本沒什麼機會，所以才沒有人要去考，還不如來考日本的學校比較明智啊。」

李騰志越說，音調就越激動。

他像吐出怨氣一般一口氣說到最後，之後咬緊了嘴唇。這已經是俊仁第二次看到

【編注】

3 即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之簡稱。一九二二年設立「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一九二六年改稱為「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為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提供給以在台日本子弟為主就讀的七年制高等學校。一九四五年改制為台灣省立台北高級中學；一九四六年改制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一九六七年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4 ナンバースクール (Number School)。戰前，日本舊制高等學校共有三十九所，其中明治時期所設置的第一高等學校……第八高等學校是以數字序列冠名，俗稱「數字學校」或「數字高校」。這八所高等學校最負盛名，因此也被視為「菁英學校中的菁英」。戰後，這八所「數字高校」也多數升格為國立大學。

來自故鄉的考生緊咬嘴唇了。俊仁知道殖民地的人民會受到差別待遇，他擁有這個知識，而且自己也曾經歷過。

在中學裡，每年新學期一開始，台灣和朝鮮籍的學生，就會被特別叫到辦公室去。校長和軍訓教官會核對他們的長相。這恐怕是因為文部省或內務省，還是軍部所下達的命令，要求學校特別注意殖民地的學生吧。校長和軍訓教官雖然沒必要記住為數眾多的每一張學生的臉，但是必須記住一些「特殊學生」的長相吧。

天皇陛下乘著御召艦到神戶來進行閱艦儀式的那一年，陳俊仁就讀中學一年級。軍訓教官命令他，絕對不可以在路上閒逛亂晃。

在選課外活動的社團時，他也被滑空社拒絕入社。或許是因為這個社團的目的是為了普及航空知識以及進行航空預備訓練，如果讓殖民地的人來參加的話，太浪費資源。可是在日本這個「內地」裡，這種差別待遇的例子還是屬於少數，俊仁也只是偶爾經歷一、兩次。

因為，差別待遇的對象，人數還算是非常少的。畢竟在一百個人裡面，可能只會出現一個，如果還要加以差別對待的話，實在是有點麻煩，所以終究以同等方式來對待他們了。但是在台灣，一百個人裡面，有七十個、甚至八十個大量的「殖民地

籍的人民」，所以差別待遇就成為普遍的事了。也就是說，雖然俊仁偶爾才會經歷到這種不愉快的經驗，但是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可是每天都在面對。

看著這些年輕人們咬著嘴唇的臉，俊仁不禁在心裡興起：（真是對不起啊。……）的內疚情緒。

他有一種感覺，彷彿是自己一個人裝作乖小孩的模樣，拋棄了身陷在痛苦之中的同伴。再說，如果一年只經歷兩、三次差別待遇的話，根本也說不上是能夠切身了解他們的遭遇。

（我也想要遭遇和他們一樣的痛苦。）

他心想，我和這些年輕人來自同樣一塊土地，所以我要和他們一起歡笑，一起受苦。這種想法，或許有點少年的感傷情懷，卻絕對不是什麼膚淺的想法。

自己這種情感的深刻體悟，甚至讓俊仁覺得自己突然間長大了。

（我也是屬於被壓迫的人啊。）俊仁下定決心，片刻都不能忘記這種意識。

然而就算他是殖民地籍的人民，但是實際上他並不居住在殖民地上，所以沒有辦法深刻地體悟那種差別待遇。因此他總是必須在心中告訴自己：

（這很痛，這是很痛的。）

「來到日本之後，我覺得有些事情有點不可思議。這裡的日本人，似乎都沒有那種『日本人目 (Jit pūn lāng bak)』。實在是很意外啊。……」有一天，俊仁和李騰志一起在元町的麵店裡吃著烏龍麵，李騰志突然這麼說道。

——日本人目。這個詞表面上如字面所述，是「日本人的眼睛」，其實包含著特殊的涵義。

——日本人看待台灣人時，所顯露出的神色，彷彿是看不起人的輕蔑眼神。換句話說，就是從視線中透露出來的優越意識。

（我們是征服者。……我們正支配著你們這些人。）雖然有程度上的差異，不過只要是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多少都會用這種眼神看台灣人，幾乎沒有例外。

「因為在日本內地很少台灣人吧。而且就算遇到了，也分不出來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啊。」俊仁回答。

如果少了能夠以這種眼神觀看的對象，「日本人目」也就不再存在了。

李騰志把筷子放在桌上，以感觸良多的語氣說：

「原來是這麼簡單的道理啊。聽你這麼一說，我就能接受了，總覺得彷彿看到了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呢。內地的日本人簡直就像是另一種民族似的。我也是來到這裡，

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日本人還滿親切的呢，真是令人意外啊。」

不光是第一次接觸到來自故鄉同年齡的考生，讓陳俊仁感覺到視野更廣闊了，第一次來到日本「內地」的台灣年輕人，也同樣開了眼界。

李騰志最後並沒有考上第三高校。

俊仁來到中突堤，要送打了敗仗即將回家鄉去的朋友一程。李騰志全部的行囊只有一個中型行李箱，儘管他不願意，俊仁仍像要推開他似的，堅持替他拿著行李箱。俊仁覺得如果自己不這麼做，就太過意不去了。

「明年我們再見吧！」在前往台灣的富士丸的舷梯下，俊仁握著李騰志的手，盡量以輕快的語調對他說。

「嗯，我會再來的。下次我不考理乙了，我想要考文科。……其實我根本很討厭當醫生啊。……不知道我爸爸會不會答應啊？」

李騰志戲謔地歪著頭這麼說。

不過實在是太刻意了，反而讓俊仁感到難過。

在爬上舷梯之前，李騰志把手伸進口袋裡，掏出了一本文庫本，交給俊仁。

「你就留著作紀念吧。這本書很有趣喔。」

「謝謝。」

俊仁接下了這本書，是夏目漱石的《草枕》。他已經讀過這本小說了，但這是他與李騰志交心的證據，所以他決定要好好愛惜。他手拿著書，呆呆地站在原地。

「快收進口袋裡啦。」

已經登了兩、三階舷梯的李騰志這時候回過頭來，露出白色的牙齒，笑著對俊仁說。那笑容真是燦爛，看起來並不像是刻意擠出來的。

（真是太好了。……）俊仁這才終於放下心來。

## 殖民地印度

印度。——

那是一個神祕的國度。又或者，是個混沌的國度呢？釋迦牟尼的國度。……甘地的國度。……

陳俊仁對於印度的知識，大概僅止於這種曖昧不明的程度而已。

雖然他開始學習印度的語言，但是其中的原因，也只不過是因為入學考試的競爭率非常低罷了。此外，使用印度語的人數僅次於中文，他心想，只要會這兩種語言，就能夠和世界一半以上的人進行溝通了。——在他心裡的某個角落裡，抱持著這種懵懂而模糊的期待。

一開始，他並不是由於對印度有興趣，才去學這個地方的語言。反倒是因為開始學了印度的語言，他才逐漸對印度感興趣。

幸運的是，他還滿擅長學習語言的。

比起班上的其他同學，他更快學會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

這麼一來，就使他產生了奇妙的錯覺。——這讓他感覺，自己從很久以前就開始

對印度產生興趣了。

在俊仁所居住的神戶市裡，住了很多印度人。他學會了打招呼的簡單用語之後，也曾經試著主動對路上遇到的印度人小孩攀談。對方聽了之後，卻一副茫然的樣子，沒有絲毫反應。

過了不久，他就明白了一件事。當時住在神戶的印度人，大部分來自孟買或是加爾各答，他們日常所用的語言是馬拉地語或孟加拉語，如果要和其他地區的人民交談時，他們就會使用英文，所以他們的小孩子，都聽不懂印度的標準語。這讓他有些失望。看樣子，他把全印度的人都算進印度語的使用人口當中，實在有點冒失了。另外一個俊仁對印度有興趣的理由，就是因為，這個國家是英國的殖民地。

（如果要說我有什麼特點和印度人是共通的，那就是我們都是殖民地的人民。這個強烈的事實，就是能夠把我和他們綁在一起的證據。……）他這麼想。

逐漸地，他的錯覺愈加強烈。——在還沒有出生之前，自己就注定要和印度連結在一起了。——

有不少印度人在印度進行反英抗爭、獨立運動，被英國政府通緝，因此逃亡到日本來。

東京新宿中村屋的入贅女婿拉斯·比哈利·布斯（Rash Behari Bose）<sup>1</sup>就是如此。在神戶，也住了一位名為阿南德·穆罕·薩哈伊（Anand Mohan Sahay）<sup>2</sup>的印度人，他是一位有名的獨立運動志士。

這是題外話，這位志士在戰後進入了印度的外交部工作，並且還曾經被任命到駐於北越河內的總領事館中任職。

俊仁真心地想要與這位薩哈伊先生見上一面。

（同樣身為殖民地的人民，如果能當面聊一聊的話，或許會因為同樣都是受到壓迫的人民而產生許多共鳴呢。）

但是後來他得知對方不太會說日文，因此便放棄了提出會面的申請。畢竟他印度語的程度，也還處於才剛學會字母的階段罷了。如果要用英文來交談的話，他又沒什麼自信。

【編注】

1 一八八六—一九四五年。反抗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革命領袖，也是印度國民軍的關鍵組織者。

2 一八九八—一九九一年。印度獨立聯盟的激進分子，後任印度國民軍書記。他並在自由印度臨時政府擔任過部長級職務。

說到底，要是真的能見到薩哈伊先生的面，究竟要和他說些什麼呢？事後冷靜地回想起來，俊仁並沒有一個想要討論的具體主題。

俊仁只是一股腦地想著，既然同樣身為殖民地的人民，那麼談話應該能夠順利進展吧。不得不說他的想法實在是太膚淺了。

現在的神戶市公所，在過去是網球場，孩子們都管這一帶叫做「異人山」。在寬闊道路的另外一側，全都是印度人所經營的商店或公司，因此又被稱作「孟買城」。在這孟買城的周邊，有幾家台灣人經營的帽子貿易公司。這些公司會進口台灣製造的巴拿馬帽，賣給日本國內的批發商，再外銷至歐美各國。

俊仁在神戶的朋友寥寥可數，當中有一位是同鄉的好友，名叫吳拓民。吳拓民從商業學校畢業之後，就在他父親所經營的帽子公司幫忙。兩人的父親也很熟識，俊仁經常去他家跑腿。這一年的夏天，家裡要俊仁送中元節的賀禮過去，因此他就順道去了拓民的房間，並且和拓民攀談起來。

吳拓民雖然才畢業一年半，說起話來的方式卻已經是一個生意人了。

「聽說你現在在學印度話，我們隔壁住的正好就是印度人，你何不乾脆去他們那裡，跟他們的孩子練練會話啊？」吳拓民這麼說。

那時候，俊仁已經知道，使用印度的標準語，和居住在神戶的印度人子弟是無法溝通的。（雖然有些印度父母在印度時曾經上過學，所以會說印度的標準語。）

「不行啦。那就像是有人跑來跟我們說北京話，我們也聽不太懂一樣啊。」俊仁回答。

「什麼嘛，原來是這樣啊。真是可惜。隔壁的大叔有兩個小孩，哥哥二十歲，妹妹十七歲。對啦，我是聽他們家的女傭說的。他們家的妹妹啊，真的長得非常漂亮吶，而且皮膚也不太像印度人，倒是很白皙呢。因為搬到我們家隔壁還不到兩個月，我雖然見過這對兄妹幾次，卻還沒機會說上幾句話呢。如果你會印度話，正好是一個好契機呢。真是可惜啊。」

吳拓民滿臉遺憾地說著。

「哥哥二十歲啊。……」

俊仁認為，他和那位青年都是「殖民地的人民」，說不定說話能夠志趣相投。

不過吳拓民卻把重點全都放在那位妹妹身上。

「那個妹妹十七歲呢。」他一直重複說道，「雖然長得很漂亮，不過神情卻有點落寞。可是這樣也不錯呢。……看樣子似乎沒有母親。他們才剛搬來，我對這些內



情還不是很清楚啊。」

「那對兄妹會說日文嗎？」俊仁問。

「那是當然的啦。他們跟女傭都用日文溝通得很順暢呢，我每天都有聽見。」

「既然這樣，就算不能練習會話，還是可以問他們一些印度的事情。」

「對啦，也有這招啊。」

吳拓民似乎把俊仁的意思，誤解為與美女見面的手段了。

一直以來，吳拓民家隔壁就是印度人經營的公司。那是一棟二層樓的紅磚建築，窗戶的外框和遮陽板塗上了綠色的油漆。這個配色是印度商店特有的標誌。一樓是辦公室，二樓是住家，這倒是和華僑的公司相同。陳俊仁的家一樓是倉庫，二樓是辦公室，三樓是住家。

吳拓民起身離開了房間，過了十五分鐘左右，又滿臉笑容地走了回來。

「進行得很順利喔。我跟他們說我有個朋友是在學印度知識的學生，想要和他們聊一聊。嗯，印度大叔也在。那個哥哥雖然不怎麼起勁，不過畢竟我們是鄰居嘛，在大叔的推波助瀾下，他也說了OK喔。嗯，那個妹妹也在。好，我們走吧。」說著說著，他便抓住俊仁的手腕往外走。

走進隔壁的房子，一樓被櫃臺圍繞的辦公室，只有一個留著大鬍子的中年印度人在打字。裡面總共有五張桌子，其他的店員大概都出去工作了吧。

「打擾了。」

吳拓民對那位印度人打了招呼之後，就走上裡面的階梯。階梯的木板吱吱嘎嘎地作響。接著有一股既不像線香，又不像中藥的味道撲鼻而來。

（這個就是印度的味道嗎？）

一想到此，俊仁的胸口就開始激動了起來。二樓的會客室並沒有門，只掛了一簾夏天用的蕾絲門簾。

吳拓民用力地撥開門簾走了進去。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朋友，我帶他過來了。他的名字叫陳俊仁。嗯，這位是……」他開始介紹。吳拓民平常臉皮厚，說話直接，這下子卻含糊其辭了起來，似乎是因為忘了對方的名字。

那位坐在沙發上的青年緩緩地站起身來，說道：「我是約翰，這是我的妹妹瑪莉。……請坐吧。」

聽到約翰和瑪莉這兩個典型的英國名字，俊仁一瞬間困惑了起來。

約翰和瑪莉的確像吳拓民事前宣傳的那樣，皮膚白皙，長相也和傳統對印度人的印象有一段差距。不過俊仁已經學了三、四個月的印度語，也知道在印度北部某些地區，例如喀什米爾地區，就有許多居民的膚色和歐洲人差不多。

（哎呀，或許就是這個吧。）

他內心興起了想要點頭的興奮心情。

約翰的表情看起來非常憂鬱。或許他對於鄰家好管閒事的男人促成的這場會面，感到困擾吧。

「這個陳君啊，他在學跟印度有關的事呢。」吳拓民一面彎腰坐下一面說著。

「是佛教的研究嗎？」約翰問道。

「不，是現代的印度語。……也就是印度斯坦語。我不光只是學語言，也想知道跟現代印度有關的事物。」俊仁回答。

「現代的印度？……有什麼值得研究的東西嗎？」

「噢？」

俊仁被問得出其不意。接著，他想到：（他這是在講反話嗎？還是在出考題考我呢？）

「你研究印度之後，要做些什麼呢？對什麼會有幫助呢？你是打算要去印度進口棉花嗎？還是黃麻呢？還是你要去推銷火柴？」約翰的日語確實說得非常流暢，而且在疑問句的語尾，還會像是刻意誇張似的，揚起聲調，讓人覺得有點介意。

「不，我現在還沒有特別的……」

俊仁覺得自己和對方似乎話不投機，因此感到困惑。

「約翰，你在印度待到什麼時候呢？」吳拓民從旁插嘴，俊仁因此得以喘一口氣。

「我待到九歲，之後就來日本，到今年已經十一年了。」

「九歲的話，那還是小孩子呢。你應該不太記得那時候的事情了吧。」

吳拓民打著圓場這麼說。

對他而言，正好是抓住了與這對兄妹認識的機會，所以他的任務已經算是完成了。其他什麼有關印度的長篇大論，就以約翰本人也不記得當時的事，來做收場吧。但是這時候，約翰卻明白而清晰地說道：

「我都記得！」

他的語氣略帶憤怒。

「你來自印度的哪裡呢？」

俊仁為了要緩和對方強烈的語氣，因此插入了這個問句。

「孟買。」約翰回答。

「在印度，孟買可以稱得上是最先進的都市。可是就算是這樣，還是到處都很骯髒。基本上，那裡的人都很不乾淨，根本沒有什麼衛生觀念可言，教育既然不行，那更別提道德了。……他們只有迷信而已。」

「因為是殖民地啊。……」

俊仁終於說出這句能將對方與自己確實地連結起來的話語。這就像咒語一般，應該會很有效果才對。因為變成了外國的殖民地，所以通往進步的道路也被阻斷了。之所以會陷入不潔與迷信的泥淖，全都是因為被殖民宗主國壓迫的緣故。支配者不喜歡殖民地的人民變聰明，也不希望他們進步。各種「惡」的根源，全都來自於「殖民地」……。

約翰的臉突然扭曲了起來。

「正是因為變成英國的殖民地，印度才能停止更加墮落。」約翰一面這麼說，一面張開了雙手。——「如果沒有成為殖民地的話，印度現在根本就是一片黑暗。完全是地獄喔；是地球的細菌。全世界都想避開印度，好像害怕傳染病一般。……住在這裡的人，會變得跟怪物沒有什麼兩樣。……有英國願意收容，印度好不容易才

能夠升級成人類啊。根本就是托了成為殖民地的福啊。……竟然還有人說什麼要獨立，說什麼要自治，到底是哪裡來的白癡叫囂著這些話啊。……」

約翰這麼說著，他的眼睛閃爍著光芒。

俊仁只能愣愣地看著滔滔不絕的約翰。現在在他面前，這張「殖民地」的王牌正熊熊地燃燒著，而且眼看就要被燒盡了。

壁爐架上，擺放著一尊銀製瑪利亞雕像。

在牆壁上，掛著一幅大約三十號大小的西洋婦人半身像油畫。畫裡她毫無疑問就是金髮。仔細一看，在畫框上方兩側，都繫了黑色的蝴蝶結。

（混血。……而且，是基督教徒。……）

俊仁發不出聲音來。

在他的心裡，完全沒有想到這種樣貌的印度。

妹妹瑪莉從一開始，就面向窗外。她並不是在眺望窗外的景色，只是把臉別開而已。她的肩頭微微地顫抖著。

似乎是在強忍著嗚咽。

## 即將逼近的烏雲

昭和十六（一九四一）年，全國中等學校優勝棒球大賽<sup>1</sup>停辦了。這件事讓人覺得：

（終於到這個程度了啊。）

自從大正四（一九一五）年舉辦了第一次大會以來，因為米騷動事件<sup>2</sup>而中止是唯一一次例外，甲子園球賽已經成為替日本夏季增添色彩的固定活動了。而且，就算目前是戰爭的非常時期，也因為打著健體強身的口號，再加上又是學生們的活動，主辦單位更是日本最有力的報社，照理說應該很難遭到中止。這樣的活動會遭到中止，想必是發生了什麼不得了的狀況。

俊仁懂事之後，從昭和六（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就是連日的烏雲密布。接下來的日子似乎也不會放晴，天色反而只會越變越陰沉。

比起甲子園棒球大賽中止，還有一件事讓俊仁心情更不佳。

自從升學了之後，他的交友圈範圍跟著擴大了不少。中學時代的同學，全都和俊仁一樣住在神戶。

但是進入外國語學校後，雖然最多的還是來自關西地區的同學，不過其他的學生都來自日本全國各地。

專攻印度語的一年級學生總共有十四人，其中只有俊仁是神戶出身的。其他有六名來自大阪，京都、德島各兩名，島根、千葉與和歌山各一名。

由於交友的緣故，使他的少年生活和世界都變得更為開闊了。對陳俊仁來說，和來自各地的人做朋友，就像是和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交流一般，讓他感覺非常新鮮。

他在暑假時，就經常造訪京都、大阪、神戶這些位於學校周邊的地區。

這是在他去京都拜訪一位叫山尾的友人，朋友替他導覽圓山公園時所發生的事情。

「喂，你聽說了嗎？」

山尾走到公園的正中央，當周圍沒有任何人的時候，他壓低了音量如此問俊仁。

「你說的是聽說了什麼啊？」

俊仁反問道。

「聽說英語和俄語三年級的學生，被徵用了呢！」

「徵用？要徵用去哪裡？」

「這我怎麼可能會知道嘛。據說是軍方的命令喔……你看，事情可不得了啦。」

山尾這麼說著，還一邊搖著頭。

所謂徵用，是指由國家指定，將個人送往指定職場去工作的命令，個人不得提出異議。

在那個時候，在商店、保險公司或是貿易公司工作的年輕人，經常會收到徵用令，被強制徵召到軍需工廠去工作。

徵用的「徵」和懲戒的「懲」，筆畫雖然有點不同，但日文發音是完全相同的，再加上都有一束縛人的自由」的共同要素，在負面的意思上相當類似。

在當時，這個詞給人的語感是極端負面的。

「該不會是去工廠吧？」

俊仁倒抽了一口氣，這麼問道。

「我覺得應該不是工廠，」山尾回答，——「畢竟幹麼把會英語和俄語的學生帶

【編注】

1 即今日日本的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一九一五年開始由朝日新聞社主辦。自一九一四年起，每年八月例行在兵庫縣西宮市的甲子園球場進行比賽，一般也稱為「甲子園高校野球」。太平洋戰爭期間（一九四一—一九四五）一度停辦。一九四六年恢復後，至今未曾中斷，因此也被視為日本國民每年例行的「國民行事」。

2 一九一八年，因為米價持續上漲引發民怨，七月至九月間發生一連串民間暴力事件。甲子園球賽因此被迫中止，為開辦以來第一次停賽。

到軍需工廠去呢？……而且啊，我有偷聽到一點點，據說這個軍方命令，是來自海軍呢。」

海軍這個名詞，不知為何，替這個消息帶來了一絲光亮。

其實這理由非常的簡單。譬如說海軍學校俐落又帥氣的制服，以及在遼闊海洋上生活等等，都騷動著少年浪漫的心，讓他們不禁聯想到自由。

「是不是只有暑假期間呢？」

俊仁這麼問。不過，他預想有九成的機率會得到否定的答案。

山尾的回答，果然也不出預料。

「不是。就算新學期開始了，他們好像也不能來上學了。」

「這麼一來，會一直待在那裡嗎？」

「大概是這樣吧。……不過似乎可以得到將校階級的待遇喔。」

「將校？……真的啊……」

說到海軍將校，他們會在有暗釦的制服掛上短劍，再穿上擦得發亮的短靴，看起來就像一位紳士一般，非常地正氣凜然。

俊仁還想要再知道得更詳細一點，山尾卻不知道更多細節了。有一個英語部三年

級的學生，住在山尾家附近，山尾就是從他家裡聽到這些消息的。徵用的命令極為機密，就連本人的家人也只知道個大概，據說也禁止對外透漏。

學業才進行到一半，就必須擔任軍方的特別任務，這種狀況在當時讓人感到無限悲壯。後來的「學徒出陣<sup>3</sup>」，是兩年又幾個月後的事。

儘管他模糊地感受到，這個世界逐漸地被烏雲籠罩，但是就連自己學校的高年級生，也實際遭到軍方的徵用，這個事實讓戰爭的黑暗更為具體。

「這麼一來，實在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安然畢業啊。」

山尾說道。

每個人的心中，都潛藏著這種不安。

「戰爭只會越擴越大吧。」

俊仁彷彿是在自言自語。

「真是令人吃不消啊。……」

【編注】

3 昭和十八（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為補充兵力的不足，原先在二十六歲前享有緩徵待遇的學生，只要年滿二十歲，即於在學中予以徵召出征。

山尾聽了這麼回答道。

順利地從學校畢業，找到一個知名的公司就業，過著正派的人生。——對於從小生長在京都的商人家庭裡，沒有什麼大野心的山尾而言，這就是人生最簡單的藍圖了。但是，這麼簡單而平穩的願望，也不知道是否能夠實現。

然而俊仁覺得山尾的嘆息，實在是太奢侈了。

像山尾這樣「純粹」的日本人，對身心都必須奉獻給國家這件事，一定不會抱持絲毫的疑問吧。——俊仁明明也想要變成這種不抱任何疑問的人啊。……

不過他覺得，自己和山尾在討厭戰爭的心情上，是共通的。不光只是和山尾，就連走在街上，和往來的行人——所有的人在這點上都是共通的。大家都不會明說出來，但是無論男女老幼，誰都對戰爭感到厭煩。

日中戰爭到這個時候，已經開打四年了。如果從九一八開始計算的話，已經過了十年了。

——真令人吃不消啊。……

在山尾的這句帶著京都腔的話語裡，確實讓人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件事。

圓山公園一片綠油油的，空氣也很清爽。

俊仁在一株枝幹結實的枝垂櫻樹前停住了腳步。他想試著趕走迎面而來的烏雲。無論怎麼努力，烏雲卻還是頑強地跟了上來。雖然他一開始就知道會有這種事，但還是用盡力氣想把烏雲撥開。

（我除了蒙蔽自己的心志之外，是不是別無他法了呢？）俊仁這麼想。

在黑暗的時代裡，如果要光明而開朗地生存下去，似乎也只能蒙蔽自己了。

為了撫慰幾近絕望的心，他把平緩的東山諸峰盡收眼底，並駐足於知恩院的山門前，滿懷感慨地想著：（這建築也歷經了漫長的歷史風霜，現在還是立足於此啊。……）

但是就算是這般的感慨，也撥不開罩頂的灰暗。頂多只是在灰暗之上加一層遮蓋罷了。

「如果戰爭再這樣擴大下去的話，接下來的對手就會是美國了。」俊仁說。

日軍當時已經進駐到法屬中南半島的南部了。

如果戰線更加擴大，對手很有可能變成美國、英國和荷蘭。

俊仁在心中的某個角落自問：

（如果日本和美國開打的話，你會為日本效力嗎？）

他屬於日本殖民地的人民，雖然擁有日本國籍，在俊仁的精神祖國——中國和日

本的戰爭當中，他不允許自己為日本效力。

但是如果是和美國開打的話，又會是什麼狀況呢？

這個自我詢問，彷彿是在尋找救贖似的，

（我也不知道……）他心底迴響起這個沒有自信的答案。

如果美國和日本開戰，中國應該會和美國締結同盟關係。

就算和美國開戰，還是無法改變必須對祖國拉開弓箭攻擊的事實。

在七月底，美國政府宣布了凍結日本在美資產的法令。這個措施幾乎就等於是斷絕邦交了。

八月初，美國禁止對日本輸出航空燃油。

日本似乎要和美國開戰了。這件事就連不滿二十歲，不諳世事的學生也能夠預測到，絕不是因為他直覺很敏銳的緣故。

事後他才知道，被徵用的那些高年級學生，以海軍預備學生的身分，主要學習了一些解讀暗號的技術，之後被發派到各個部門去了。

據說徵用的理由，是因為他們認為主修外語的學生，解讀能力應該會非常好。

說不定他們覺得，如果只徵用專攻英語的學生，那麼對呼之欲出的英美戰事表現得太過明顯，所以又徵用了一些俄語的學生，以混淆視聽吧。

實在是無法定下心來念書啊。——對學生們而言，再也沒有比這個更糟糕的狀況了。

儘管無法撥開烏雲，至少希望能夠把這些烏雲遮蓋住。——除此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生存之道了。

那麼，要做些什麼事來隔離烏雲呢？

用行動，接著用讀書來隔離。——青春的抵抗法，大致上就只有這些。

八月中旬，俊仁很貪婪地把幾本文庫本塞進行李箱裡，一個人出門遠遊。

在名古屋待了一夜之後，他坐上中央線去到塩尻，那裡既不是觀光勝地，也不是登山路線。他只是在平凡的土地上閒逛閒晃罷了。接下來，他又在松本的旅館待了一夜。他只是眺望著日本阿爾卑斯山脈<sup>4</sup>，銀白的山嶺，並沒有更加靠近，反而漫無目的地走在田間小路上。

他甚至沒有把手伸進口袋裡，掏出文庫本來閱讀。儘管如此，這一個人的旅途，還是讓俊仁的心變得更加地豐沛了。

【編注】

<sup>4</sup>日本中部飛驒山脈（北阿爾卑斯）、木曾山脈（中央阿爾卑斯）、赤石山脈（南阿爾卑斯）的總稱。



他思考了很多事情。

究竟思考了什麼？那些事情都還沒有清楚而具體的形狀。雖然只是處於成形的過程中，卻讓俊仁很有感觸。而這些感觸，讓他的胸口滿懷期望，也帶給他的心靈些許的撫慰。

結束旅行回到家之後，在暑假剩下的日子裡，俊仁每天都花半天的時間去爬自家的後山。

神戶的後山雖然沒有日本阿爾卑斯山脈颯然的雪嶺，可是鎮上的人都常去踏青，山勢也不陡峭，讓人容易親近。

只要從俊仁位於海岸通的家走個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達山腳下。神戶是一個山海非常靠近的都市。

傳聞弘法大師到大唐去當派遣僧之前，曾經攀登過一次，回到日本之後，又攀登了一次，因此這裡又被稱為「再度山」，是神戶市民休憩的場所。再度山的山腳下，有一座被稱做諏訪山的小丘陵，上面有間稻荷神社，旁邊有一塊小空地被稱為「金星臺」。

明治初年，一位滯留日本的法國天文學者，曾經在此地觀察金星。為了紀念此事，

人們便在此建立了一座圓柱狀的石碑。

石碑的前面有一面池塘。雖說是池塘，也只不過是用水泥造的水池而已。水深只到腳跟，現在已經不再注水，就這麼放置在那裡。但是當時池塘總會有水，在那裡飼養著幾隻鶴鳥。

在池塘前面藤葉的棚架下，有一張木製的長椅。俊仁彎下身來坐在長椅上，拿出書來閱讀。眼睛追逐印刷字體累了的話，他就抬起頭來望向那些鶴鳥，休息一下。

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樣，拔了一片附近的樹葉當作書籤夾在書頁裡，望向池塘裡的鶴鳥時，他的背後響起了一個女性的聲音：

「你一直在看書啊。」

俊仁回過頭去。

站在那裡的，正是住在吳拓民家隔壁的印度少女瑪莉。

「哎呀，這個是……之前真是謝謝妳了……」

俊仁慌慌張張地抓了抓頭，點頭說道。

在吳拓民的介紹之下，他們見面時，只有和哥哥約翰說了話，和妹妹瑪莉卻沒有說上一句話，所以這是俊仁第一次聽見她的聲音。

「是不是讓你不愉快啦？」

瑪莉這麼問，她說的是一口清晰得可以當作範本的神戶腔。

「什麼事？」俊仁反問道。

他並不是不知道瑪莉問的是什麼。

妹妹是在擔心，那一天哥哥的行為舉止是不是讓客人不開心了。俊仁之所以會反問，只是出自於禮貌。

「我跟約翰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喔。我是完全反對的……」

瑪莉注視著俊仁的眼睛這麼說。

那凝視太過強烈了，俊仁不禁把眼神別開。

瑪莉似乎也意識到自己的目光強度，因此眯起眼睛，笑著看向一旁。

「我向你介紹，這是我的朋友雅絲塔……她是土耳其人。」

在離瑪莉不遠的地方，站著一位和她年齡相仿的少女。

她身穿白色的短袖襯衫、深藍色的裙子，看起來非常簡單清爽。她有一頭栗子色的頭髮，還有一雙彷彿是在訴說著故事的黑色眼眸，讓人覺得似乎看見了深不見底的深淵。

## 祝你好運

瑪莉說，雅絲塔家就在這附近，所以一起去玩吧。

「真的可以嗎？」俊仁問雅絲塔。

瑪莉擅自邀請他，可是他有點擔心雅絲塔的立場。突然帶一個男生朋友回家，雅絲塔的家人不知道會怎麼想？

「沒關係啦！」瑪莉順口就替雅絲塔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跟去妳家的時候又不一樣。」

俊仁以有點為難的語氣這麼說。

之前俊仁去拜訪的時候，瑪莉一次也沒開口，最後甚至還痛哭出來，所以俊仁一直以為她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少女。但是她其實非常開朗又天真無邪，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滿喜歡說話的女孩。

「如果有我一起去的話，無論是什麼朋友，雅絲塔她家都OK的啦。我覺得你們應該會聊得來喔……」

瑪莉這麼說，眨了眨眼睛。

雅絲塔的家在東亞路 (Tor Road) 的東邊，一間回教寺院南邊的小路裡。

那棟建築不太起眼。牆壁上釘著塗了綠色油漆的壁板，整面牆都有點龜裂了，有些地方還有點剝落。外觀看起來是棟陳舊的小木造洋房，不過一進到裡面，卻意外地還滿寬敞的。

要進家門時，雅絲塔把鑰匙插進玄關的門裡，轉了一下才打開門，因此俊仁知道她家裡沒有其他人在。

「雅絲塔和姊姊兩個人住在一起。她姊姊現在去工作了。」這時候，瑪莉才像解開謎底似地向他說明。

我覺得你們應該會聊得來。——瑪莉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雅絲塔的母語是土耳其語，由於受到回教的影響，所以當中包含了許多源自於阿拉伯和伊朗的字彙。

而俊仁所學的烏爾都語（現在是巴基斯坦的國語），裡面就有很多阿拉伯和伊朗的字彙。就算文法和語法不同，光是把單字都排列出來，某種程度上還是能夠溝通。

再說，雅絲塔是在神戶出生長大的，因此日文也很流暢，其實並不需要依賴阿拉伯或伊朗的單字。

「陳同學你們家當初來日本，是被趕來的嗎？」雅絲塔問了他一個奇怪的問題。

她家會客室的天花板很高，壁爐架的周圍是大理石，還掛著一盞小型的水晶燈。

「被趕來的？……不是，我們家是因為工作才來的。」

俊仁望著奪目的水晶燈這麼回答她。

這時候的俊仁還很單純，被兩位女性包圍，完全手足無措。

雖然雅絲塔的問題很唐突，但是陳家自從他祖父那一代，就因為做貿易從台灣來到日本，並不是因為被驅趕而來。

「那麼你們來是『自發性』的囉？」

雅絲塔用了「自發性」這個有難度的漢字用詞，讓俊仁嚇了一跳。在日本居留的外國人，就算日語再怎麼流暢，都只限於日常對話的範圍，很少有人能夠自在地使用漢語用詞。

「是的。」俊仁回答。

「我們不一樣喔。我們是被國家趕到這裡來的。不過話說回來，那個國家本來就不是我們的。」

「噢？」俊仁不太了解雅絲塔所說的意思。

「我們吶，」在一旁的瑪莉，像是要接續這個話題似地插了嘴。——「大家不是

都來到神戶了嗎，以外國人的身分。……可是啊，大家來的原因都不一樣啊。」  
瑪莉繼續說明。

雖然雅絲塔是土耳其人，不過正確的應該說是阿得里·烏拉爾·土耳其·克里米亞韃靼人才對，屬於住在俄羅斯領地裡的民族。

他們相當擅長商業貿易，在帝政時期的俄羅斯開發西伯利亞時非常活躍，在日俄戰爭時，也因為進行了軍需品的交易，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隨著帝俄崩解，他們當中有許多大地主與富豪，由於害怕受到繼起蘇維埃政權的壓迫，大舉經由西伯利亞，逃到中國的東北部，主要居住在哈爾濱一帶。

接著到了大正十（一九二一）年前後，這其中又有一部分人開始移居到日本。他們在日本擅長經營呢絨布的业务。

雖然說是土耳其人，但是他們的鼻子高挺，眼睛是藍綠色的。看在日本人眼裡，跟歐洲人沒有什麼分別。他們會在背上揹著裝滿呢絨布的包袱，到鄉間去做生意。

——碧眼的男人帶來的呢絨布，一定是舶來品了。單純的鄉下人都這麼相信。事實上，他們所賣的呢絨，是日本的國產品——而且還是連標籤都不貼的二流以下的貨色。

這就是他們以紅毛碧眼的容貌當作武器，把國產品偷天換日成舶來品的商業手法了。

「那你們就跟白種的俄羅斯人一樣囉？」

俊仁問道。

「不一樣。我們跟他們還是不一樣啦。」

這次是雅絲塔回答的。

白種俄羅斯人，是過去以俄羅斯人的身分居住在俄羅斯土地上的人種。不過雅絲塔算是土耳其的韃靼人，這民族大多住在俄羅斯的窩瓦河附近，並不屬於俄羅斯人，而是土耳其民族。

「就算在原本的土地上，我們也被當成是外來者看待，所以我們已經習慣被當成外來者了。」雅絲塔說。

「這樣的話，為什麼不回到真正的土耳其的土地上去呢？」

俊仁小心翼翼地問道。

在亞洲和歐洲的邊境，有一個叫做土耳其共和國的國家。只要逃到那裡，應該就可以不用再被當成外來者了吧。

「土耳其在之前的大戰中戰敗了。當時土耳其還是鄂圖曼王朝的時代，政治也很

腐敗，是一個居住不易的國家。大家都覺得滿洲比較安定，所以才逃過來的。再加上做生意的緣故，我們和滿洲有很深的緣分。」

土耳其韃靼人原本就專門在西伯利亞跑單幫，因此對滿洲這塊土地並不是完全不熟悉。

「不過在那之後，情勢就完全改變了，」雅絲塔繼續接著說。——「出現了一位叫做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sup>1</sup> 的英雄，展開了愛國運動。因此鄂圖曼王朝才得以滅亡，變成了土耳其共和國。……不過新的國家不是通常都會做很多事情嗎？所以令人很不安啊。再說，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接受我們。……現在共和國已經廢棄了過去的阿拉伯文字，並且把土耳其語改成用羅馬字的方式了。因為改變太大了，讓我們覺得自己心中的祖國越來越遙遠了。」

心中的祖國。——

這個俊仁只曾經在自己心中喃喃自語的字彙，令人感到懷念的字彙，現在卻從雅絲塔那張美麗的嘴裡掉落了出來。

俊仁甚至想要把它用雙手掬起來，以親愛的心情送上一個親吻。

「原來是這樣啊，所以你們也真是辛苦了。」俊仁說。

「不光只是雅絲塔啊，我們也很辛苦呢。」瑪莉像是提出抗議一般地說道。

她已過世的母親是英國人，她的父親從印度去倫敦留學時，兩個人便相識，並且結婚。殖民地出身的人民雖然在宗主國不太會受到差別待遇，但是只要一回到殖民地，就一定會受到嚴重的歧視。就在這個大鐵則之下，瑪莉的雙親回到印度之後，特別是瑪莉的母親，吃了許多苦。

不過，更辛苦的是，這些艱難也落到了孩子們的身上。

印度人和歐洲人的混血兒，被稱為 Eurasian (歐亞混血)。這個名稱，從一開始就包含了侮蔑的意味。

印度人不認為這些混血兒是自己的同類。

而歐亞混血兒大部分也認為自己比一般印度人高一等。但是在歐洲人的眼裡，並沒有把他們和自己平等對待。

身為A和B的混血兒，無論是A還是B，都把他们當作是「外來人」看待。

「真是辛苦啊。要說兩邊都不是人嗎。……在日本來說，就是像蝙蝠一樣的存在

【編注】

1 一八八一—一九三八年。帶領土耳其國民運動，打敗協約國的同盟軍隊，並建立土耳其共和國。就任土耳其領導人期間，凱末爾進行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改革，使土耳其成為現代化和世俗主義國家。

吧……也就是說，我們都是蝙蝠啊。」

瑪莉以幽默的口吻這麼說，聳了聳肩。雖然想要故作輕鬆，但是她的眼睛卻泛著淚光。（這下子外來人全都聚在這裡了。……）

俊仁想要嘆口氣，但是看到瑪莉眼中的淚光，又覺得不該輕易地嘆氣了。瑪莉像是想要揮開什麼東西一樣，左右地搖了搖頭。

「我們還是想找到能夠歸屬的一邊。我哥哥約翰很想當歐洲人，所以之前你來我們家的時候，他才會像那樣，把印度說得一文不值。從歐洲人眼裡看來，印度確實是不潔的吧。可是我跟哥哥相反，我想當印度人，所以一聽到約翰說印度的壞話……是啊，我就會忍不住想要哭。……」

就像是一個自言自語的人一樣，瑪莉一面說著，一面自己點著頭。

原來那一天，俊仁看到她肩膀微微地顫動，是因為有著這樣的背景啊。

因為和兩名年輕的女性一起，所以在那一天裡，俊仁一反常態，並沒有變得憂鬱。頭上覆蓋著名為戰爭的烏雲。

然而在這之上，（你們都是外來者！）

這烙印一般的標記，讓他能與她們兩人並肩而立。

「如果就這樣死氣沉沉的，實在是太傻啦，我們應該開朗一點。……我來唱印度的歌曲吧。」

瑪莉站起身來，開始唱起了印度的歌謠。

她幾乎不會說印度話，但是會唱幾首印度的歌謠。其中包含著強烈的憧憬。

雅絲塔也跟著唱了土耳其的歌。

她的土耳其語和英語、日語的程度差不多。她的雙親那一代的人雖然不講日語，但是會講俄語。

俊仁在那一年的春天，也從台灣來的考生那裡學了幾首台灣的歌謠，因此他也在嘴邊哼唱著。

年輕少年少女的歌聲，從外面聽起來愉悅又輕快，但在歌聲深處卻流動著耳朵聽不見的悲哀旋律。

就這樣，在這值得紀念的一年，暑假過去了。

新學期一開始，每天都在下雨。

（真希望偶爾能放晴啊！）

這漫長的秋雨，似乎是想要讓人這麼祈禱。

世界的情勢，也越來越惡化了。

在這一年裡，尾崎秀實<sup>2</sup>和佐爾格 (Richard Sorge)<sup>3</sup>等間諜也遭到了舉發。不過直到隔年的五月，這件事才得以公開，所以俊仁當時對這則新聞還不得而知。

不過，俊仁倒是時常耳聞東京的一大間諜團<sup>4</sup>遭到舉發的傳聞。

大間諜團等正是從大戰前夕開始活躍的。

就連在神戶，對待外國人的眼神也變得更加嚴厲了。同時，許多外國人認為一定會開戰，因此舉家搬回原本的國家去了。其中又以美國和英國人最多。

在回國之前，這些外國人會處理變賣他們的家財，報紙上還曾經報導過家具店變得非常忙碌的新聞。

俊仁也曾經在東亞路上，看到計畫歸國的外國人為了處理藏書，將書排放在路邊販賣的景象。

一位下巴留著白色鬍子的老人，坐在排列的藏書一旁的椅子上，搖著膝蓋。

俊仁走上前物色一下那些書本，並且買了三本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小說。價錢用鉛筆寫在封面的內側，俊仁付錢時，注意到老人的眼神帶著哀傷的神色。

當他正要離去時，老人對他說：

「祝你好運。」

他說的不是 Good-bye (再見)，而是 Good Luck (祝好運)，或許包含了某些特殊的意義吧。

或許這位老人，對一個路過的學生，也抱持著惜別的情感吧。這個老人一定是想著，再也不會見到這個國家的人了吧。——

俊仁覺得自己的胸口被勒得緊緊地。

#### 【編注】

2 一九〇一—一九四四年。戰前日本著名的評論家、記者、共產主義者。出生於台北，後進入台北第一中學校，再赴日本考入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成為深受矚目的菁英，但在東大時期開始傾向馬克思主義。東大畢業後，進入朝日新聞社，成為駐上海特派員，開始接觸中國左翼人士，並且接觸著名的蘇聯間諜佐爾格，日後成為「佐爾格間諜團」的重要成員。一九四一年因「佐爾格間諜案」被捕入獄，一九四四年被處以絞刑。

3 一八九五—一九四四年。二戰時期最為著名的蘇聯間諜。佐爾格是德俄混血兒。一次大戰時為德國士兵，戰後前往蘇聯加入共產國際，並以記者身分在各國為莫斯科當局進行間諜活動。一九三〇年代在上海蒐集情報，進而結識了日本記者尾崎秀實。一九三三年，蘇聯派遣佐爾格前往日本建立間諜網。他在尾崎秀實等人的協助下，蒐集了大量的日本軍事情報提供給蘇聯當局。一九四一年因「佐爾格間諜案」被日本政府逮捕，一九四四年被處以絞刑。

4 此處應是指由蘇聯間諜佐爾格所組織的間諜團體。一九四一年十月，尾崎秀實遭到逮捕，佐爾格領導的間諜網曝光，本人也被逮捕。「佐爾格間諜案」牽連甚廣，但因發生當時正值太平洋戰爭前夕，因此媒體報導較為隱晦，而常以「大間諜團」一詞稱呼。

## 覺醒之路

神戶這個城市，如果有什麼地方稍微讓人認為是有深度的，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城市充滿了離別吧。

在幕府末期，由於對外開港，神戶終於開始有了都市的雛形。不過這裡又和京都、大阪那種傳統城市不同，無論如何都讓人覺得淺薄。然而以港口為舞臺所上演的無數離別劇碼，卻為這份膚淺帶來了救贖。如果沒有這一點的話，神戶一定只能淪落為一個粗淺港町了吧。

由於情勢告急，美國人和英國人都接連回國去了。曾經教導過陳俊仁英語的曼夫人和格蘭特先生也相繼離去。

他們向一起生活在這個城市裡，平常往來密切的朋友，道了一個將來不知道是否能再見面的告別。

「我們說不定到時候也會離開日本喔。」瑪莉落寞地說。

英屬印度的人民，國籍是英國。但是就算是真的和英國開戰，日本也因為正在高唱著「東亞解放」的口號，應該不至於把印度人關進收容所裡，或者是對他們做出



不友善的事才對。

所以印度人當中，回國的人並不多。而回國的人，理由也大多是：

——由於戰爭的緣故，生意會變差。

也就是說，其實他們並不是害怕會被當作「敵國外人」。

「老實說我覺得不回去應該也不會怎麼樣吧。」

俊仁這麼說。

雖然不知道有什麼內情，不過他這是根據常識在表達自己的意見。

但是，他也非常清楚，「常識」這種東西是很不可靠的。他也對於人們在這個世間的常識感到厭煩、惱怒，甚至非常生氣。

「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應該相互了解，彼此友好地生存下去。」這充其量只不過是好聽的口號罷了。

所謂的理解，是很辛苦的事。

俊仁不會妄自認為，只學了一些初級的印度語，就能夠了解印度人。但是儘管如此，他總還是會不禁地想要憑藉常識。

「可是，以後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啊。」

瑪莉說道。

「約翰是不是很想回去啊？」

「哥哥從以前就不打算要回印度去。他想要去英國，應該是去劍橋吧。」

「這樣啊。……」

約翰對印度並沒有抱持著太多的情感。

他所憧憬的，是母親的祖國——英國。

就算要回國，也不是孟買或加爾各答，而是倫敦。

（他們一家人，大概過不了多久就會離開日本了吧。……）俊仁一想到這，就感到寂寞。

對於稱作「故國」的地方，他們各自都抱持著相似的複雜情感。儘管想法大不相同，總還是擁有相同煩惱的年輕人，所以他對約翰還是抱持著一股親近感。更進一步來說，正因為想法不同，彷彿是遇見旗鼓相當的對手，因此讓人感覺到特殊的情感吧。要和這些人告別，實在是很難過啊。

到了十月中旬，近衛內閣總辭職，新的東條內閣誕生。在這之後，情勢就更加地緊迫了。現役軍人擔任陸軍大臣，又兼任內閣的總理大臣，任誰都對這番狀況感到不安。

在這個十月裡，德軍也開始進攻莫斯科了。

報紙報導，這一年莫斯科的初雪，比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進攻莫斯科時，早了一個星期。蘇聯引以為憑的就是酷寒。日本人將其稱之為「冬將軍」，嚴寒氣候究竟是否會成為蘇聯的救世主，則成了新聞報導的爭論焦點。如果到了零下三十度，就連燃料也會凍結，如此一來，德軍自豪的戰車也將無法啓動。

就連天氣也和戰爭連結在一起。無論任何事物，都和戰爭息息相關。所有事物都染上戰爭的色彩。戰爭的顏色，是灰色的。

之後究竟還要有多少年的歲月，人們都必須沉浸在這一片灰色當中呢？

想到這些，讓俊仁感到沮喪。

不只是俊仁，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不論男女老幼，全都恐懼著戰爭的顏色。

——儘管如此，到底是何方神聖，手握著什麼樣的權力，能夠決定戰爭的開始呢？

一個星期天的午後，瑪莉打了電話過來，提議要和俊仁在雅絲塔家裡見面。

他馬上出門前往位於回教寺院旁的雅絲塔家，瑪莉已經先到了。她兩頰泛著潮紅，雙眼閃閃發亮。

「我們決定一家人要留在日本了。……」

瑪莉迫不及待地開口說道。

顯然她十分興奮。

「留在日本，讓妳這麼開心嗎？」

俊仁問她。

「是啊，因為我想要待在日本嘛。可是，讓我高興的不是這件事，而是因為哥

哥。……是哥哥堅持要留在日本的。這真的讓我很開心。」

「是約翰嗎？」

約翰總是把要去英國，到劍橋去念書這件事掛在嘴上，這都已經快成為他的口頭禪了。

「是啊，就是約翰說的！」

瑪莉在胸前交扣著雙手手指。這件事對她來說，似乎非常地意外。

「之前我總覺得他去了一個很遠很遠、遙不可及的地方，可是現在他回來了啊。……他回到我的身邊來了！」瑪莉甚至這麼說。

瑪莉或許是覺得，如果只有自己沉醉在這份感激裡，實在是太可惜了吧。

所以她除了要分享給雅絲塔之外，還要通知俊仁。

「該不會是因為他交了一個日本的女朋友之類的吧？」

雅絲塔一定是故意想要對這個興奮的朋友潑一下冷水。如果對方太熱烈地撲天蓋地而來，人自然都會想要跳開的，這是人之常情。

「不，不是這樣的。約翰有對我們解釋想要留在日本的理由。就算戰爭開始，那也是日本和英國之間的事，和身為印度人的我們無關。……真的，他說我們印度人，他真的是這麼說的。約翰以前一次也沒有這麼說過。……而且還有呢。……他甚至還說，如果要為印度而戰，那麼留在日本，機會才會比較多。」

瑪莉以一種不可思議的節奏，熱切地說著。

「這真是太好了呢。」俊仁說。

他不得不這麼說。畢竟過去這兩兄妹的想法簡直是天差地別，現在卻能夠靠得這麼近，就算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也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俊仁所說的太好了，與其指的是約翰精神層面的轉變，還不如說，是因為看見瑪莉在自己面前如此開心的事實。

那一天，瑪莉一個人手舞足蹈。

雅絲塔露出有點受不了的神色，時而看向俊仁，搖搖頭，彷彿在說：

（真是拿她沒辦法啊。）

但是在那個時候，俊仁從雅絲塔的表情當中，讀到了一種羨慕的情緒。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意識到。

雖說是在英國的統治之下，但是瑪莉至少有一個能為此挺身而戰的祖國。然而雅絲塔在外國人事務課資料的國籍欄裡，卻必須填上：

Stateless —— 無國籍。

這難道不是天大的屈辱嗎？

「真是太好了。……」

雖然雅絲塔的嘴裡也這麼說著，但是那不帶情緒的聲音，卻讓人覺得有點尖銳。

過了幾天，俊仁又被差遣去吳拓民家跑腿。家人要他把一個很大的包裹拿去吳家，包裹當中到底裝的是什麼，就沒必要知道了。為數不多的同鄉人們，總會在婚喪喜慶時互相送禮。

——這根本就是一種虛榮嘛。應該要停止這種行為才對。

年輕氣盛的俊仁對父親表達了這種意見。

在這一段時間裡，同鄉人贈送給彼此的禮品變得越來越鋪張奢侈。大概是因為來

到日本的同國人之間，有一種「成功競爭」的心理作祟，因此互相較勁吧。

讓人困擾的是，這個時候由於戰爭的影響造成物資不足，沒想到物資越短缺，禮品競爭卻也越激烈。倘若物資不夠的話，那麼誰有能力送出厚禮，誰的「成功度」就越高。

俊仁對大人們之間的這種風氣感到非常厭惡，因此強烈地向父親表達應該廢止虛榮送禮的行為。

父親的回答，卻有點出人意表。

——如果不送禮，我們就不是中國人了。

——為什麼呢？

——你自己想一想。

他的父親鼓勵孩子自己思考問題。

但是，本人卻常常會忘記曾經像這樣提出的問題，小孩子好不容易動腦筋思考出一些答案，卻沒辦法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正確答案。

對於父親所說的話，俊仁做了以下的解釋。——

我們生活在日本的土地上，如果沒有懷抱著顯著的民族意識，就會在不知不覺間遭到同化，在巨大的熔爐裡被熔解；也就是說，就不再是中國人了。為了防止這種狀況，必須不斷地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這件事。要喚起我們的中國人意識，尤其是在婚喪喜慶時，就必須遵守傳統的規矩。少數族群如果活得糊裡糊塗的，恐怕很快就會消失。如果不互相送禮往來，那麼原本人數就很少了，這下子甚至會分崩離析……

俊仁自己解釋了一番，自己也覺得很有道理，這下子更沒有理由拒絕送禮的跑腿了。那麼閒話就說到這裡吧。這一天，俊仁出門到吳拓民家去送大包裹。在吳家門口碰巧遇見了約翰。

約翰似乎剛才外出正要回家。

〔Namaste - 〕

約翰主動開口對俊仁打招呼。

「啊……」突然之間，俊仁沒有反應過來。

Namaste 是印度教徒打招呼的問候語。無論是見面、道別、早上、晚上，都可以使用。如果是回教徒的話，則是不分場合或時間，都可以用〔Salaam〕打招呼。

聽說約翰一家人是基督徒，在印度是屬於少數派，所以說Namaste似乎並不正確。再說，約翰主動向自己打招呼，這可是過去從來沒發生過的事。

見到俊仁困惑的表情，約翰一面微笑一面說道：

「以後，要請你教我印度語了。」

「哎呀，可是我的印度語實在是……」

俊仁搔著頭這麼說。

「其實我也只知道 Namaste 這種程度而已啦。我明明就是印度人啊。」

約翰這麼說，一面搖著肩膀。

原來如此啊，俊仁心想。

約翰的轉變讓妹妹瑪莉樂翻天了，俊仁覺得他現在正目睹這個轉變的過程。儘管似乎有點不禮貌，俊仁還是放膽開口道：

「你變了呢。」

「是啊，」約翰直率地承認了。——「我終於明白我除了印度人之外，什麼都不是。……我經歷了一些事。瑪莉只是因為抱著少女情懷，所以認為自己是印度人，我是因為有了珍貴的體驗啊。」

「什麼樣的體驗？」

「是很慘痛的體驗。……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啊？……就是失戀啦。……那麼

告辭啦……」

約翰舉起一隻手在肩頭的高度一揮，便走進自己家裡去了。

到底是對什麼樣的女性失戀了呢？如果問了這種事，那才是真的不禮貌吧。俊仁目送約翰的背影離去。

就算不問約翰，俊仁也大致上可以想像得到。

那戀愛之所以會破局，其中最大的原因，大概就是因為約翰是印度人的緣故了。

這個結果，導致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在約翰面前延伸了開來。一條是詛咒身為印度人的命運的道路，另一條則是對身為印度人有所覺悟的道路。

而他選擇了覺悟的道路。

不愧是年輕人，才能做出這個選擇啊。以約翰年輕充沛的精力，想必無法坐以待斃地詛咒命運吧。

就是失戀啦。約翰若無其事說出的話語，與其說是哀愁，還不如說是帶著些許雨過天晴的情緒吧。

## 世界大戰

從中學畢業之後，俊仁開始學會抽菸。當然，剛開始只是覺得有趣而已。

他個頭小，長相又是娃娃臉，總是被看成比實際年齡小兩、三歲，也因此他很憧憬大人的行為。之所以會開始吸菸，也是這個緣故。

不過，他真正會抽菸——也就是說，不是覺得有趣，而是某種程度已經變成習慣了，則是從那一年的十一月、十二月開始的。

在那一天的早上，俊仁和往常一樣去買香菸。

如同平常一般，他從神戶搭上國鐵（當時國鐵歸鐵道省管轄，所以又稱為省線電車）的急行電車前往大阪，接著轉搭環狀線（當時還沒有和福島那一側連成環狀，因此稱為城東線），最後在桃谷站下車。

就讀府立夕陽之丘的女高中生們，也會在同一個車站下車。俊仁上學途中其中一個樂趣，就是和活潑美麗的女學生們一起走這麼一段路。

經過女子高校之後，身邊就變得有些寂寞，通往上本町的市電通也變得狹窄。那一天的早上，俊仁就是在這條狹小道路上的一間香菸店買了香菸。那一陣子他所吸

的香菸牌子是「曉」。這個牌子的香菸味道溫潤，並且比較淡，價錢也滿便宜的。那個時候，俊仁 and 一位同樣從神戶通學的同学同行，這位同學念的是馬來語部，他名叫高尾。高尾跟在俊仁後面，在同一家店裡買「一包 Golden Bat。」

「噢……」他小聲地叫了出來。

「怎麼啦？」俊仁問道。

高尾把手指放在嘴上，沒有回答，反而說了一聲：

「噓！」制止俊仁說話。

俊仁永遠不會忘記，那時候的高尾，把才剛買的綠色香菸盒子，握得好緊，彷彿快要捏爛了。

俊仁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高尾直挺挺地站在香菸店鋪前，一動也不動。過了好一陣子，他才開口說道：

「不得了啦！」

「什麼事情不得了啦？」

「打仗啦！」

「早就在打仗啦。現在不是也在打仗嗎？」

「可是這次的對手是美國和英國啊。剛才收音機裡面說的。」

「真的嗎？」

這下子，換成俊仁被釘在原地了。

「不會錯的。我親耳聽到的。……帝國陸海軍在今天八日清晨，對位於西太平洋的英、美軍進入戰鬥狀態。……剛才收音機裡面確實是這麼說的，還重複了好幾次。……可是西太平洋是哪裡啊？」高尾吞了一口口水，歪著頭問道。

俊仁走到香菸店鋪的屋簷下，用力側耳傾聽，剛才不斷重複播放的內容，早就已經停止了。就算早一刻也好，他想儘快知道詳細狀況。

「我們快點去學校吧。」俊仁說道。只要一到學校，應該或多或少可以聽到一些消息吧。過去在都市裡總是會有廣場，這廣場的作用，一定就是像現在這種時刻，讓大家聚在一起打探消息用的吧。

「嗯，快走吧！」高尾點了點頭，豎起外套的領子，把臉埋了進去。——「突然間變冷了呢。」

「是啊。……」

俊仁也感受到了寒氣，全身都開始顫抖了起來。

一抵達學校，教室裡便充滿了戰爭的話題。雖然充斥各式各樣的内容，但是沒有一個消息比剛才收音機播放的新聞更有權威性了。

大家都鬧哄哄地，無法靜下心來。老師也在上課中數度走出教室，到職員室裡去收聽新聞，或者是向聽到新聞的職員打探消息，再回到教室裡告訴學生。在這種狀況之下，根本就沒辦法上課。

終於有消息來了，要全校學生在正午到禮堂集合。

——恭聽宣戰之詔書。

終於該來的還是來了。

從「滿洲事變」到「支那事變」，到今天，日本對亞洲大陸採取了許多的軍事行動，但那都是沒有宣戰行為的戰爭。

所以這些都只能稱之為「事變」，絕對不能說是「戰爭」。順帶一提，「日中戰爭」這個說法，也是在戰爭過後才開始這麼稱呼的。當初被稱為「北支事變」，就算戰火蔓延開來，也只不過是改稱為「支那事變」而已。

儘管實質上是戰爭，但是因為沒有正式宣戰，因此不能稱之為戰爭。這麼說的話，接下來，恐怕將會是一場大張旗鼓的戰爭了。

更何況，這次與過去不同，對手可是美國和英國，這兩個世界最强的國家啊。

「宣戰啊。……」

學生們對這個詞語都很困惑。這是一個在日清、日俄戰爭時代經常使用的字眼，讓人覺得有點年代久遠的用法。

但是，無論它從何而來，現在卻成為現實，出現在大家的眼前。

收音機播放了宣戰詔書。

奉承天佑，寶萬世一系皇祚，踐祚大日本帝國天皇，昭示汝等忠誠勇武之有眾矣。……

學生們低下頭來，聆聽收音機裡朗誦這段有點難懂的漢文體文章。

接著，校長進行了一段簡短的訓辭。

俊仁發現站在自己斜前方的高年級生，身體正不住地顫抖。

那顫抖並不是輕微的搖晃，因為他能夠用眼睛很清楚地看見那晃動。這位高年級生應該是田徑隊的隊長，是個身形魁梧的學生。

不過，俊仁也發現了另一種顫抖，來自自己的身上，而他拚命地想要抵抗這種顫抖。對俊仁而言，最恐怖的就是變成和大家一樣。



這種顫抖才不一樣呢。——俊仁如此告訴自己。正是由於過去經歷過這些迂迴曲折的道路，才讓他好不容易得以保全了名譽。如果失去這些曲折的道路，自己就完了。這場名為「大東亞戰爭」的首戰，獲得了輝煌的勝利。奇襲珍珠港的行動大獲全勝，收音機、報紙及號外快報，也大大地報導了這個結果。國民的士氣也大幅提升。詩人齋藤茂吉就曾經在詩句中如此寫道：

在這房間裡坐立難安渾身顫抖

只能對神祈求眾人平安

這個時候，日本全國上下所有的人民都是顫抖的。在亢奮的漩渦當中，俊仁也隨之亢奮。然而他的亢奮，卻是和圍繞著自己的漩渦，以相反的方向進行。

在大禮堂裡，俊仁聽了宣戰的詔書而止不住全身的顫抖，那時他腦海中浮現了落榜的李騰志，以及瑪莉、約翰、雅絲塔的身影。他不禁想著，不知道他們對這件事會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俊仁從周遭一片亢奮當中，嗅到了一絲宗教性的味道。

那究竟是什麼呢？

那似乎是一種排他性的情緒，所以就問日本人，他們也不會察覺吧。就像所謂體臭，本人是最無感的。

如果要問的話，李騰志是最理想的對象了。不過他現在正在遙遠的台灣，準備著入學考試呢。根本沒有機會和他見到一面。

在正式宣戰的兩天過後，英國遠洋艦隊旗艦威爾士親王號戰艦在馬來外海，和反擊號戰鬥巡洋艦一起，被日本空軍擊沉了。說到威爾士親王號戰艦，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和英國的邱吉爾首相會談之後，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威爾士親王號是與這份共同宣言有淵源的戰艦，可說大有來頭。

在馬來外海戰役的隔天，德國和義大利對美宣戰，名副其實地成了世界大戰。

在莫斯科，德軍最終還是被零下三十六度這個嚴厲的「冬將軍」擊敗，由蘇聯軍反敗為勝。當日本正陶醉在首戰的勝利之中，在這同時，包圍莫斯科的德軍正在重蹈拿破崙軍的覆轍。

眼前有東西正在閃爍。

【編注】

1 一九四二年八月，英國首相邱吉爾搭乘威爾士親王號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會面，並簽署《大西洋憲章》。

（我可不能被此迷惑。）

俊仁盡量要自己看得遠一點。若是看近處的話，總會讓他有點頭暈目眩，無法平靜下來。

這場戰爭一旦被命名為大東亞戰爭，日本便迅速地揭示了這番口號：

——為了解放被歐美侵略所犧牲的大東亞民族。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簡直可說是世紀的正義之戰，甚至可以冠上聖戰之名了。

俊仁去拜訪了約翰。

「印度似乎很微妙呢。不知道算不算是大東亞民族的一分子啊。畢竟連日本也還沒決定要不要把印度算進去吧。……約翰，你的看法呢？」

「要問我的看法，我也是很困擾啊，」約翰用食指按著太陽穴：「不過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不可以依賴他人。……與其思考究竟能不能依賴日本，還不如培養自己的實力比較重要吧。……其實我並不是要說什麼了不起的大話啦。對我們來說，現在念書才是第一啊。譬如說，像我就不太知道自己國家的事情嘛。」

「我也不太了解中國的事啊。」

「但是，你能閱讀中文書不是嗎？像我不懂印度語，沒辦法，只好讀些用英文寫

的印度相關書籍了。」

約翰把一本放在桌上的藍色封面的書推向俊仁。

這本書的書名寫著：

*Mother India*

「我借你這本書吧。是一個有名的女記者寫的有關印度的書，內容很令人震撼呢。」

「謝謝。那你借我看吧。」

從很久之前，要進口外國的書籍就已經變得相當困難了，跟語言相關的課本和字典也無法取得。再加上這次戰爭開始，今後想要得到新的外語書籍根本就是不太可能的事。

俊仁視為珍寶地把書帶了回家。

念書。——身為一個學生，確實是只能念書，不過這也是一個逃避的方式。

青春的血液在沸騰，炙熱的心臟在跳動。——為了要使自己平靜下來，他決定寫信給遠在台灣的李騰志。

騰志君。

好久不見了，我突然想到你，因此提筆寫信。

希望你一切安好。

爲了明年春天能夠金榜題名，你現在想必是在你家那棵過去曾經告訴過我的大相思樹下，背著英文單字吧。我想你應該已經進入複習的階段了。——

但是現在有一個出乎意料的事態，降臨在我們的面前，橫亙在我們的前方。——不用多說，那就是這場戰爭了。

我實在無法靜下心來，但是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如此地不平靜。因爲想要平撫這份情緒，所以寫了信。請原諒我的擅自妄爲。

自從戰爭開始之後，大家都高唱著解放東亞民族的口號。這個口號似乎也是讓我的心不平靜的原因之一。如果是民族解放戰爭的話，那麼我們當然可以有所期待。由於期待，我的心也爲之傾斜。但是在今年的春天，你告訴我許多事情，包括台灣有差別待遇的現象，這件事緊緊地抓住了我的脖頸，從此不再離去。

如果高唱解放東亞民族，那麼爲什麼日本卻擁有朝鮮和台灣這些殖民地呢？除此之外，爲什麼要對這些地方的人民有差別待遇呢？——這不是天大的矛盾嗎？他們所高唱的口號根本就不值得相信。如此清楚地切割這一切，是否就可以了呢？

再說，他們說要從西洋的殖民地侵略中解放人民，但是爲什麼要進行這場戰爭，只要思考一下，就會發現真相。因爲他們長時間對亞洲大陸的侵略碰了壁，爲了突破重圍才進行了這場戰爭，不是嗎？

千萬不要抱持著幻影！

在我靈魂的深處，有一個冷冷的東西緊盯著我，以尖銳的語氣如此命令我。儘管如此，我還是對現實中壯觀而絢麗的景象感到目眩神迷。之所以會寫信給你，也是因爲想要對你說些話，好安撫自己的情緒。實在是太不像個男子漢了。

我常常想著，要是你在這裡就好了。不知明年的春天，這個願望是否會成爲現實呢……。

寫到這裡，俊仁突然間一口氣把信撕破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寫的那番對戰爭的批判，是不被容許的。如果被檢閱的話，說不定還會給李騰志帶來麻煩。

事實上，他一開始就沒打算要投遞這封信函。在書寫的過程中，洶湧翻騰的思緒已經逐漸地平復下來了。

他把寫到一半的信紙，仔仔細細地，撕得更加細碎，不留痕跡。

## 孤獨的夜間步行

關於這場戰爭，有各式各樣的稱呼法。

一般稱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或是太平洋戰爭，不過在開戰當時，日本對於這場戰爭正式的稱呼是「大東亞戰爭」。

在首戰當中，日本軍獲得了大勝利。全國人民對於華麗的戰果都十分沉醉。

十二月八日下達宣戰詔書的緊張氣氛，也因為首戰勝利後猶如節慶般的騷動慶祝，而逐漸淡去。

但是日本的年輕人們，由於靈魂的出口遭到了封鎖而感到焦躁不安，因此想要尋求一條能夠讓自己認同的「我的道路」。這可以說是充滿血淚的精神覺醒大業。

以俊仁的角度來說，由於他是來自殖民地的人民，所以又再加上了充滿苦惱的立場。當時相當風靡一種跟隨神之意志的道路，被稱為皇道哲學的神學思想，它不但挑撥，更蔑視人的理性。俊仁在精神上能夠無條件地站在這種思想的圈外。這麼一來，他也覺得比較輕鬆。他只要相信合乎道理邏輯的事物。然而如此一來，他又害怕自己會過於膚淺。他自己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因此無論遇到什麼樣的事物，他都會努

力地試圖去解讀深層的意義。

由於他當時就讀的是外國語學校，因此圖書館裡有很多中國的書籍。俊仁為了學習中國人的文化教養，會向圖書館借閱這方面的書籍。家中祖父的藏書裡已有很多中國的古典作品，因此他從學校借的主要是一些近代作家的作品。他在這個時期接觸到了魯迅和郁達夫的文章。

他在少年時代所被賦予的狀態，使得他與周遭的人有所不同。但是隨著人格的形成，並且逐漸定型，這次他反而自行積極地創造出使自己與他人不同的狀態。

無論什麼樣的時代——無論和平或戰爭，年輕人總是追求得以發洩精力的出口。

無論在精神層面或是生理層面，任誰都擁有會刺痛的東西、想要傷害自己的東西，或是即將從傷口噴發出來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最終將以各式各樣的型態在表面展現出來。

隔年的四月，俊仁順利地升了一級。

這一年，李騰志換了學校的志願，考取了關東地區的某間高校。俊仁對這件事就像自己考上一樣，興奮異常。在那個時候，他還不知道，能夠為了朋友感到開心的這種純粹的喜悅，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四月十八日。——

還記得那一天應該是星期六吧。由於只有上午有課，所以俊仁比平常還要早回家。在很低很低的空中，有一架飛機劃過天空。俊仁才剛到家，還沒開始念書，正愣愣地望向窗外。這時候，這架飛機正好進入了俊仁的視線。

在當時，時常有類似的軍用機在天空中飛行。

（大概又是在演習了吧。……）

俊仁這麼想著。不過他也發現了，這架飛機的轟鳴聲和平時的飛機似乎有點不同，聲音聽起來比較尖銳。他靈機一動，想到說不定是開發了新型的軍用機吧。——他還記得當時心裡浮現出這種推測。

那轟鳴聲從頭上通過了之後，過了幾秒鐘，又出現連續兩、三次的炸裂音。不過那並不是能夠稱之為異常的聲音。附近有三菱和川崎造船廠、神戶煉鋼廠，而且在後山上進行的工程，也經常會使用炸彈。以當時的神戶來說，這種急驟的巨響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所以俊仁也沒有特別在意。

過了一會兒，突然響起了不尋常的警報聲。——  
那是美國空軍初次對日本空襲。

和三年後有數百架 B 29 同時襲來的大空襲比起來，這次空襲的規模算是小得不像話。只不過是從靠近日本的航空母艦上，有十幾架的轟炸機飛到東京、名古屋和神戶，各自投下了幾枚炸彈，接著就飛往中國的基地去了。

（空襲也只不過是這種程度而已啊。……）

由於首戰的勝利，使得人們的心中深植了這種輕視空襲的心理。

俊仁和朋友約好了隔天要一起去爬比叡山。儘管從收音機的播放以及報紙當中得知了這次空襲的消息，卻沒有對現實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響，俊仁最後還是和朋友去了京都，也登上了比叡山。

就連京都也發布了警戒警報。

不知道究竟是美國的機動部隊真的靠近日本本土，還是由於軍方錯誤的情報，而引發了警報的發布，實際上美方軍機並沒有來襲，警報也很快地就被解除了。

「因為國民都很鬆懈，所以才要發布警報，讓大家的神經可以繃緊一點啊。」

和俊仁一起去登比叡山的朋友這麼說。在他這番話的背後，似乎隱藏著對帝國陸海軍不敗的信賴。

這個四月突發其來的空襲，為首戰的勝利畫下了一個句點。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之

後，日本就在中途島海戰中大敗，戰局也隨之嚴重化。

儘管發生了這些事，在昭和十七（一九四二）年的暑假裡，俊仁還是得以花費一週的時間去日本的阿爾卑斯山脈。他的旅途從上高地到高山、平湯、乘鞍，他走的並不是正式的登山路線，只是悠閒地漫步在山裡而已。雖然當時食物的控管變嚴格了，但是住在旅館裡，還是可以吃得到正常的飯菜。

戰爭的嚴峻，開始反映在食物的方面。儘管戰況會被日本大本營所公布的資訊粉飾，卻是非常忠實地反映在人民日常生活的層面上。隨著糧食狀況的惡化，生活也逐漸枯竭，日漸失去了滋潤。當日常的表面逐漸變得殺氣騰騰，人們就更渴求滋潤，當時的為政者卻缺乏給予人民滋潤的能力。不，或許是他們根本就沒有應該要給人民滋潤的這種意識吧。

所謂的滋潤，是人們在生存下去時，不可或缺的東西。然而當整個社會風氣不但無法顧及，甚至否定這件事時，人們就只能各自悄悄地，以自己的方式去尋找、追求滋潤。這就是孤獨的摸索。

——夜間行軍。

秋冬之際，在學生當中，流行著一種奇妙的「行動」。這只能被冠上「行動」這

種籠統的名稱。因為那既不是一種休閒，也不是一種遊戲。雖然有點像運動，但又說不上是運動之處。

學生們在吃完晚餐後，從大阪的上本町出發，徹夜走路，到了隔天早上，就會抵達橿原。回程他們會搭乘電車，不過這一段路途也是十分遙遠。或許這個行動正可以說是發洩青春能量最好的方式了吧。

「如果要走路的話，學校的軍訓課就夠了吧。軍訓課不是已經走得要命了嗎？」

有人對號召夜間行軍的學生這麼說，拒絕了邀請。

「這可不一樣。我們沒有教官啊。」

領隊的學生這麼說。

沒錯，這和學校的軍訓課有天壤之別。

在青春的十字路口，如果有了監視人，那就毫無意義了。

夜間行軍出發後一個小時左右，仍走在大阪的街道上。然而一到郊外，四周住家逐漸稀少了之後，眾人自然而然地就會開始歌頌青春的美好。或高聲歌唱，或突然衝向前去，或是倒臥翻滾在草叢裡，又或者是在鎮守的神殿前的石階上，盡情地跳著踢踏舞。

「很有趣喔。感覺心情好暢快，而且到了橿原之後，還會有『銀舍利』可以吃。」俊仁對於朋友如此的邀約，一次也沒有參加。並不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腳力沒有信心。雖然自己跑得不快，不過應該還算是滿有耐力的。

都市地區的糧食狀況越來越嚴重，飯食中會混雜外國米或大豆，但是一到鄉下，就可以吃到「銀舍利」——那可是百分之百的日本內地白米飯。

對於正值成長期間的年輕人而言，這的確是一大魅力。

而且據大家所說，夜間行軍那近似胡鬧的大吵大鬧，實在是十分有趣。不過，俊仁也嗅到了那隱藏在胡鬧底下的悲傷味道。

——明天不知將會身在何處。

身處正在進行戰爭的國家，對青年們而言，現在的生活，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看，只不過是「餘生」罷了。結束了人生大致上的謀生，剩下的歲月，通常被稱為餘生。然而對當時的年輕人而言，直到在戰場上倒下的那一天為止，之前的歲月都可以算做餘生。

當時日本對台灣和朝鮮還沒有實施徵兵制。不過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將殖民地的人民編制為軍隊。在鴉片戰爭攻進清國的英軍當中，就有一大部分是印度人部隊。

不過，日本到了接近戰爭尾聲時，也終於開始實行徵兵制。

以現代的感覺來看，說不定會被認為是：

——原來日本如此地保護殖民地的人民啊。

實際上卻是：

——我們不信任殖民地的人民。我們才不想把他們收編進光榮的帝國陸海軍之中，玷汙純正的血統。

這種偏狹的心理，才是拒絕殖民地出身的軍人真正的背景。取而代之的是，命令大量殖民地的人民擔任「軍夫」，並強制他們執行一些較士兵更沉重的體力勞動工作。總之，受到這種差別待遇的恩惠，俊仁就算滿了二十歲，也得以逃過徵兵檢查。

當時還沒預想到之後的大空襲。所以入伍與否，就是生死的十字路口了。

（既然我不能當軍人，那麼我就不會死在戰場上了。）

俊仁單純地這麼想。

我不該站在即將赴死的人群當中，以未死之身亂舞著餘生的舞蹈。那些會去參加夜間行軍的人，只不過是為了蒙蔽自己罷了。——儘管有人號召俊仁去參加夜間行軍，但他一次也沒去，就是因為這個理由。

（如果要走的話，你就一個人孤獨地走走看看吧。）

他覺得彷彿聽到了一個聲音這麼告訴他。

（好吧！）

像是呼應這個聲音，俊仁點了點頭。他決定要自己一個人走走。

但是他並不知道走到檣原的路線。如果是在白天，就可以一面走，一面向人問路。晚上的話，就沒辦法了。當時的光景和現在大不相同，一到郊外，就是杳無人煙，路上也很陰暗，極有可能會迷路。

（如果是奈良的話就簡單了。）

俊仁這麼想著。

學校的操場在生駒山麓上一個叫做「花園」的地方，軍事訓練時也常去那裡，所以俊仁對那一帶的地理環境還算熟悉。

從花園一直往前走，就是生駒，再過去就是奈良了。俊仁在國鐵的鶴橋站下車，準備出發，進行「孤獨的夜間步行」。

從鶴橋前往今里的途中，有一家老舊的烏龍麵店。俊仁雖然已經在家裡吃過了晚餐，但是因為要徹夜走路，他心想肚子還是會餓吧。再說在深夜的山路上，應該不



會有能吃東西的地方。

因此有必要先填飽肚子，所以他走進了這間烏龍麵店。

「能不能幫我做飯糰呢？」

俊仁對替他端來烏龍麵的年輕人問道。畢竟是一場長期奮戰，他心想身上還是得帶個便當比較保險。

「我們是麵店啊。如果你吃不夠的話，再多叫一碗吧。」

那位青年這麼回答。

「不，我是想要帶在路上吃的，因為烏龍麵帶不走啊。」

「這麼晚了，你現在要去哪裡呢？」

「我要走去奈良。」

「哼。」對方用鼻子哼了一聲：「你是想要鍛鍊身體，成為強健的士兵對吧？」

「不是。」俊仁搖了搖頭。——「我是台灣人，所以不用當兵。」

他並沒有多想，老實地回答了。

「這樣啊。……我是朝鮮人呢。我們彼此都要好好珍惜生命啊。」

那位年輕人露出了白色的牙齒，笑著這麼說。

俊仁吃完烏龍麵，付了錢，走出店家。外面已經變得一片漆黑了。

正當他準備朝著今里的方向邁開步伐的時候，「等一下……」

他聽見有人在背後呼喚他。

回過頭去，剛才烏龍麵店的那位青年，一手撥開商店的布簾，另一隻手拿著一個

用報紙包住的東西，伸向俊仁。

「這個是飯糰，我特地給你做的。」

他揮動著那個包裹，笑著對俊仁說。

「謝謝。多少錢呢？」

俊仁折返幾步路回到烏龍麵店前，接下用報紙包住的包裹，並且詢問了價錢。

「不，這不要錢的。我們是烏龍麵店，所以烏龍麵要收錢，飯糰不是拿來做生意用的，所以不跟你收錢。」

「可是這樣……」

「你要是走到奈良，肚子會很餓的。我都特地做了，你就帶著吃吧。」

「這樣啊。……那麼我就收下了。真是謝謝你。」

俊仁的眼眶熱了起來。

或許在這兩個人的心中，有什麼東西是相通的吧。那是無法說明，並且超越了語言，以心靈的琴弦繫在一起的某種東西。

俊仁沿著近鐵的路線，一步一步地開始向前走。

### 提前到來的畢業

巨大的感動，將餘波傳達到靈魂的每一個角落。

俊仁從鶴橋一口氣走到生駒的山腳下，途中並沒有停下來休息。直到走到了有名的賞梅名勝枚岡神社，他才首次停下腳步。

想當然，那附近還是一片漆黑。他想要抽一根菸，因此拿出火柴來。擦亮火柴之後，火柴的火照亮了一整排的梅花樹，讓俊仁感覺到無可言喻的「美」。

火柴的光亮瞬間就熄滅了。

他不想再次點燃火柴，只是含著香菸駐足在原地。

「好美啊。……」

他自言自語。

那終究是一種超越語言的美麗。往後，他又重新造訪了枚岡神社，但是卻再也沒有遇見當時如此打動他內心的美麗了。

那麼，那到底有多麼美麗呢？如果有人要求俊仁說明，恐怕他一句也答不出來吧。走到「暗峠」處時，已經破曉了。對照地名還真是諷刺啊。

旭日非常壯觀。太陽靜靜地從山陵上升起，將奈良盆地染上了一片金黃耀眼的色彩。——

向下看，能看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校舍。東大寺、春日的森林。古都的景觀莊嚴地在眼前擴展開來。

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他幾乎完全沒有感到疲憊，反而覺得體內充滿了生機與活力。雖然不疲累，他卻逐漸睏了起來。

就算在考試前夕，俊仁也從不熬夜。多年之後，成為了小說家，就算再怎麼被截稿日追趕，他也沒辦法不睡覺拚命寫作。儘管時常會有無法入睡的夜晚，但他還是都會讓自己橫躺在床上。除了海外旅行的時差問題，導致他在不得已的狀況之下必須熬夜之外，他從來不曾由於自己的意志在晚上完全不睡覺過。

（還是找個地方躺一下吧。）

進入奈良盆地之後，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這個。

當時他揀了一個後背包，這是為了在深夜時間遇到有人把他當作可疑人物盤查時，有一個藉口可用，而且如果不揀個背包的話，實在太不像遠行了。其實裡面並沒有放什麼特別的東西，只不過是塞了報紙和捲成一團的舊外套而已。

走進春日神社的森林裡，俊仁在大杉樹根部鋪上報紙，躺在上面，蓋著外套。

雖然太陽已經升得相當高了，不過森林裡一片鬱鬱蒼蒼，正好可以替他遮住會妨礙睡眠的陽光。他在森林裡打起瞌睡，不過怎麼都無法睡得更深沉。儘管如此，他還是闔上眼睛，躺著休息了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

（等到再次張開眼睛，或許我就會遇上足以改變人生的事情呢。不，是一定會發生的。）

在半夢半醒之中，在意識的某個角落裡，他如此喃喃自語。

在枚岡神社裡，點燃火柴的瞬間，那份美麗與其說是印在他眼裡，還不如說是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上，讓他無法忘懷，久久地搖曳在他的心頭。

逐漸地，他的意識清醒了過來。——總不能一直閉著眼睛躺在這裡吧。而且躺在報紙上也不是非常舒服。

「嗯——。」俊仁發出聲音，把雙手往上一伸，伸了一個好大的懶腰。接著，他把臉轉向一旁，眼睛突然睜得好大。

「哇啊！……」

他不禁發出讚嘆聲。

在這個瞬間，應該是有什麼美麗的景象映入了他的眼簾才對。

不過事實上，卻找不到任何這類的東西。他只是靜止不動，細細地品味著自己視線範圍之內的景色。

他看見在遠方通往神社的道路上，有白色和紅色的東西串連在一起，正隨風搖曳著。（這些說不定就是將會改變我人生的美麗事物呢。）

俊仁站起身來，抓住舊外套和背包，急急忙忙走向通往神社的參道。

那白與紅來自一位奉職於春日神社的年輕巫女。她的巫女制服就是純白的和服加上紅色的和式褲裙。

「哎呀……」

她一邊這麼驚呼著，一邊用一隻手遮住嘴巴。

一位年輕的男子從樹蔭底下突然跑出來，一瞬間著實讓她嚇了一大跳。

年輕女子驚嚇的表情非常美麗。

「失禮了。」

俊仁低下頭來道歉。

這位姑娘膚色白皙，身材有點豐潤。她緊閉著雙唇，看似有點好强的模樣。

因為一位不認識的男子盯著她看，讓她感到不舒服，便加快腳步小跑步離去了。

雖然只看了幾秒鐘的時間，但是俊仁卻覺得，這位姑娘大概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少女了。他的心情變得雀躍，心跳也加快了。

這一天，他沒有走進大佛殿，反而是進到三月堂裡。俊仁在一片陰暗中觀看眾多的佛像，並在那裡感受到了藝術的極致。而且三月堂的氣氛，很明顯地和日本式的氣息有所不同。

（還不如說，這是來自我的祖國的東西啊。）

俊仁如此告訴自己。這麼一來，他感覺到一股力量，讓胸口鼓鼓的。

以日本人的角度來看，三月堂的外觀雖然美好，但是內部卻帶著異國的風情，讓人覺得有些不協調。舉例來說，日本人喜歡襯著有深度的黑色背景，前面只擺放一尊月光菩薩的白色雕像，讓雕像彷彿微微地浮在背景之上。這番構圖，才比較符合日本人的喜好。

三月堂內部所擺放的佛像，配置的確是有點混亂，例如本尊的不空羂索觀音像，從背後長出了許多歪七扭八的手臂，跟腰部以下的比例無法達到平衡。不過，這豁達的線條，與同樣在三月堂裡的梵天、帝釋、四天王等諸尊神像的線條，彼此和諧地聯繫著，創造出一首交響曲。

這可不是小聰明所創造出來的精巧，而是能讓人感受到心靈上悠然自得的景象啊。  
（太壯觀了。）

俊仁不禁讚嘆。

不過，從這個時候開始，他也覺得不得不更加小心了。因為在那一天裡，無論再怎麼平凡的東西，在他的眼裡都看起來非常地不凡。似乎有必要對這些感受打點折扣。走出三月堂，他在奈良公園的草地上躺了下來。

那位走在通往春日神社參道上的巫女，穿著紅色和式寬褲的身影，一時之間還在他的腦海裡盤旋，無法散去。

這一次的徹夜獨自步行，為他的人生帶來了許許多多的東西。

進入到昭和十八（一九四三）年，戰局更加惡化了。

日本大本營宣布要從瓜達爾卡納爾島「轉進」，不過大家都毫不懷疑，這其實就是「撤退」的意思。在五月的阿圖島戰役中，守備隊也全軍覆沒了。

由於提前到來的畢業<sup>1</sup>，俊仁和同學們也即將在這一年的秋天結束學業。

「雖然說心情上是『明明人生才剛要開始』的感覺啊。」同學們互相這麼說著。實在是太匆促了。不只是學業，甚至還有一種就連青春都要隨之落幕了的感覺。

他們正站在舞臺上，懊悔著，並依依不捨。

同學們陸續決定之後的工作。不過大家似乎都不怎麼熱衷就職的問題，畢竟一畢業，就要先展開軍隊的生活，在那之後才是社會新鮮人的生活。

——姑且就先決定這個工作吧。

大家都抱持著這種心態。

因為誰也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從戰場上平安地歸來。

比起就職，大家更關心上戰場的事情。他們必須決定，到底是要採取一般入營的方式，還是要選擇去當海軍預備學生之類特殊的路線。

有一個人決定了，接著就會有第二個人跟著決定。每當又有人決定了去路，俊仁總不免感到一陣落寞。他自己將會留在研究室當助手，所以與其說是和同學們分開，還不如說是要替他們送行。

在即將畢業的前夕，學校的軍訓課進行了「查閱」。

只有在學校所進行的查閱中合格的畢業生，才能獲得幹部候補生的考試資格。不

【編注】

1 一九四一年起日本縮短大學、專門學校的修業年限，並進行徵兵檢查，合格者即予入伍，以補戰場兵力之不足。

過這早已經變成非常形式化的測試了。查閱的成績區分為優、良、可、尚可、不可這五個等級，只有最低的「不可」算是不合格。但就算再怎麼荒唐的軍事訓練，最低都還是能拿到「尚可」的成績。畢竟，帝國陸軍正需要大量被稱作是消耗品的小隊長等級的將校。

為了這個反正無論如何都不會被評鑑為「不可」的查閱，大阪師團派遣了一位少校過來。接受查閱的學生們，除了外國語學校之外，還有大阪商業大學（現在的大阪市立大學）以及大阪高校，這三所學校的學生就聚集在花園廣場上。到去年為止，各個學校都是分別舉行查閱的，不過軍方大概也覺得麻煩了吧，因此這一年是統一舉行的。

其中有一個查閱項目，除了全副武裝之外，背囊裡還得裝滿了規定重量的沙礫，再進行規定距離的行軍。

正當前方的學生正要開始循著既定的路線行進時，有一位軍訓教官今谷上校突然命令道：

「停止！」

他要求被編制成兩個中隊的外國語學校隊伍停下來。

「如果按照規定行進的話，會有人因為中暑而倒下來的。大家還是走那邊的捷徑吧，反正查閱官也不會知道的。」

今谷上校大聲地這麼說。根據傳言，擔任查閱官的少將在士官學校時，是今谷上校的學弟。這麼說來，學弟自然是無法對學長擔任教官的學校所進行的軍事訓練有意見了。

雖然說是捷徑，可是走那條路的話，未免也變得太近了吧。平常大約要花一個半小時的路途，这下子不到二十分鐘就能夠回來。

「在那邊休息一下吧。然後，在回到廣場之前，你們全部都到那裡去，用溝渠裡面的水從頭上淋下來吧。在這種大熱天裡，全副武裝地步行一個小時以上，一定會滿身大汗的。知道了嗎？還有，陳跟松山，你們兩個過來這裡。」

今谷上校這麼說完了之後，便走進稍遠的樟木樹蔭下。

就讀法語部這位名叫松山的學生，雖然現在使用的是日本姓氏，不過其實原姓朴，出身於朝鮮。俊仁就和松山兩個人一起走到今谷上校那裡去。

今谷上校脫下帽子，用手帕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水。

「你們雖然不用接受徵兵制，但是從今年度起，朝鮮和台灣的學生也能自願從軍。」

怎麼樣，你們兩個要從軍嗎？喂，陳君，你要不要去？」今谷上校帶著逼問的語氣這麼說。

「我還未達到適齡期，因此沒有志願的資格。」俊仁回答。

由於畢業的時間提早了，所以他還差一點，就在未成年的狀態下從學校畢了業。

「這樣啊。那麼，你要等到明年啊。」上校這麼說，接著又轉向松山：「你已經成年了吧？」

「是的，我二十一歲。」松山回答。

「那你就自願了。怎麼樣，你要去嗎？」

但是，松山並沒有回答。

「為什麼不說話啊？」

今谷上校彷彿是要看穿松山的臉一樣，直視著他這麼問。

松山死心了。如果不回答「願意」的話，軍訓課肯定不會合格的。按照規定，如果軍訓課沒有合格，就沒辦法畢業。

「是，我自願從軍。」

松山低著頭，囁嚅地小聲回答。

「怎麼，你對自己的體力沒有信心嗎？」從今谷上校的嘴裡，說出了令人意外的話語。這絕對不是他耳朵沒聽清楚。儘管如此，他還是對松山沒有說過的話，提出了反問。——「你說沒有自信，所以才不自願從軍的對嗎？」

「不……」

松山困惑了起來。

「笨蛋。你確實是這麼說的啊。……身體弱小的傢伙，就算在學校的軍訓課裡面可以拿到及格分數，可是對我們的國軍卻幫不上忙啊。好了，回去吧！」

今谷上校這麼說完之後，重新戴上帽子。

俊仁和松山一起走回隊伍裡。

松山的身高很高，體格也很壯碩。無論怎麼看，都一定是甲種合格的體型。

「真是意外，今谷上校還滿有人情味的嘛，挺講人情的呢。」俊仁對松山這麼說。

松山「呸」地吐了一口口水說道：

「他只是不希望朝鮮人進到軍隊裡吧。……不過我倒是挺感謝的。哼。走著瞧吧。……」

其他的同學們，一個一個開始把溝渠裡的水，淋在身上了。

## 騷動的血液

陳俊仁在昭和十八（一九四三）年自外國語學校提前畢業了之後，便留在母校的研究所擔任助手。

只是從同一個學校的教室移到研究所，並沒有像其他學生一樣，經歷「從學校進入軍營」這麼大的生活轉變。

他身兼助手以及行政契約人員，行政契約的部分是不給薪的，而助手則會有每個月六十日圓的研究費。以當時薪資的水準來看，這份薪水比一般民間企業稍微低一些。

儘管名目上是研究費，不過這倒是俊仁人生中第一次以自己的能力賺取金錢。當時已經進入戰爭時期的通貨膨脹，這個金額也只不過足夠充當他一個月份的買書錢罷了。比這更糟糕的是，就算有錢，可是重要的物資都逐漸從店頭消失，要買也買不到了。

助手這份工作不需要每天出勤，因為在家裡也能進行研究。不過因為俊仁很怕寂寞，所以他幾乎每天都會出門到學校去。有時候他也會搭上電車到奈良去，在春日神社附近閒晃發呆。



在學校裡，除了擔任總務的女性和工友之外，他是最年輕的職員。

那一年的十一月初，學校指派他到三重的海軍航空隊去出差，和以海軍預備學生身分在那裡入伍的畢業生們面談，並且「慰問」以及「激勵」他們。

他在那裡，遇見了已經改變許多的同窗好友。

雖然才入伍大約兩個月的時間，但是他們各個看起來都已經非常有軍人的架式了——而且他們都成了海軍將校。

他也遇到了一位體型相當碩大，動作非常遲緩，令人擔心能否適應軍中生活的同學。不過這位同學看樣子也適應得非常好。

「老師們也都很擔心你，不知道你在軍中過得好不好？」

正因為是同班同學，才能講得如此直接。

「什麼嘛。海軍啊，就像是外科醫院一樣啊，它把我給治好了呢。」  
這位朋友如此回答。

俊仁重新感受到，原來這兩個月的時光，真的將這些同學和他自己拉開了非常大的一段距離。

接著再過了一個月，——學徒出陣。

軍方又再次進行了徵用學生的行動。不久之前，他才剛目送同學們進軍營，這次，他又要目送學弟們了。

戰局日益緊迫。接著昭和十九（一九四四）年到來了。

元旦才剛過不久，俊仁就接到了瑪莉的電話，說是有急事商量，要在雅絲塔家裡會合。在電話的那一端，瑪莉的聲音略帶顫抖。

俊仁一到雅絲塔家，瑪莉就突然衝上前緊緊地揪住他，並且說道：

「你快點去阻止約翰！」她那雙平常總是碧綠澄澈的眼眸，這時候泛著紅色。

對方突然這麼說，俊仁實在是一頭霧水。

「約翰怎麼啦？」他問道。

「他說非要去新加坡不可，完全都不聽勸啊。拜託你去阻止他了。爸爸已經放棄了，他無論如何都聽不進我們說的話。」

「新加坡是怎麼回事啊？」

「是啊，約翰去年十一月去了一趟東京，在那裡和鮑斯先生見了一面。然後……」  
「這樣啊。……」俊仁點了點頭。

印度獨立運動的領袖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sup>1</sup>由於

英國政府的緣故，在印度坐了牢，在病中保釋期間經由阿富汗、蘇聯逃到德國去了。他在去年的五月，由德國的潛水艇護送到南非外海，在此地轉乘日本的潛水艇出現於日本軍的占領地。

接著鮑斯又來到東京，和當時的東條首相與日本其他首腦們進行了會談，其後並宣布在新加坡建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

他否定甘地的非暴力主義，認為應該遵循自己的主義，以力量將印度從英國的統治之下解放。

在南方投降於日軍的英國軍隊當中，包含了許多的印度兵。日軍甚至有紀錄，從英軍手上接收過來的印度兵就高達了五萬五千名。這些印度兵被編制為印度國民軍，之後又被收編在日軍的麾下。

但是由於缺乏了優秀的領導者，以致他們內亂頻傳。

這時候，獨立運動的鬥士，前國民會議派議長，也就是世界著名的蘇巴斯·錢德拉·鮑斯趁機而上。這下子，印度國民軍也如同獲得新生一般，奮起向上，一掃過去軍隊敗北，轉投日軍的陰霾。

去年的十一月在東京召開了大東亞會議，除了日本之外，還有中國的汪精衛政權、滿洲國、泰國、菲律賓、緬甸等各國的首腦齊聚一堂。

鮑斯也來到東京，以「作陪者」的身分出席了這次的會議，並且明確地表明了未來印度將不會加入「大東亞共榮圈」這個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

這實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他不想倚賴日軍的武力來攫取權力；他並沒有這種狹隘的想法。

年輕的約翰非常地感動，因此特地千里迢迢地到東京去與鮑斯見面。

光是與偉大的領導者見面，還沒辦法平撫約翰沸騰的熱血。這下子，他甚至開口說要遠渡重洋到新加坡去參加印度的國民軍，讓父親與妹妹都束手無策。

在兩年之前，約翰嘴上還大罵自己的母國印度是個骯髒不潔的國家，現在竟會做出這等行動。

（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俊仁這麼想。

【編注】

1一八九七—一九四五年。律師，爭取印度獨立運動的激進派。一九三九年因不承認甘地就任國大黨主席而與之決裂。一九四三年受日本的邀請，前往日本，後轉赴新加坡召集在馬來亞戰役（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中投降的印度兵，並擔任印度獨立聯盟領袖。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成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同年十一月參與大東亞會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鮑斯在搭機前往大連時於台北飛行場（今台北松山機場）墜毀罹難。

但是看著瑪莉的眼睛，俊仁卻又不敢把自己的想法說出口了。

「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從新加坡遷移到緬甸了，所以約翰要去的話，也不是新加坡而是去緬甸的仰光，不是嗎。……」

瑪莉由於淚水的緣故，聲音帶著哽咽。

新加坡和仰光，也只不過是五十步跟百步之間的差距罷了。

但是對於瑪莉而言，一定覺得在地圖上離自己所在日本的位置越遠，哥哥的影子就越變越稀薄。

看到瑪莉鑽牛角尖的表情，俊仁覺得自己的胸口充滿了一股熱氣。

「俊！——瑪莉總是這麼叫俊仁。——」

「如果是你去勸約翰的話，他一定會聽你的。約翰曾經這麼說過……俊會了解我的心情，因為立場一樣。……所以拜託你嘛，叫約翰不要去。……不是聽說連日本附近的海域都有美國的潛水艇出沒嗎？他在到新加坡之前，說不定船就會被擊沉了。……你說，對不對？」

「我跟他見個面聊一聊吧。」

俊仁不得不接受這項請求。

那一天晚上，他和約翰相約在大丸百貨公司前的「Brasileiro」咖啡店見面。

俊仁按照約定好的時間到達，約翰已經等在那裡了。

「你是聽瑪莉說的吧？」

約翰一看到俊仁的臉，就這麼問道。

沒有什麼好隱瞞的，因此俊仁說：

「是啊。……瑪莉告訴你的嗎？」

「不，我直覺應該是這樣。因為我老爸跟瑪莉都沒辦法了，接下來大概就是你了吧。」

「這麼一來，你應該知道我要來跟你說什麼的囉？」

「是啊。」約翰笑著這麼說。

約翰那張笑臉上雖然略帶寂寞的神色，但還是笑得很燦爛。俊仁在這時候第一次注意到，約翰的牙齒還真是既整齊又漂亮。

兩個人慢慢地喝著咖啡。在這當中，誰都沒有開口講一句話。

但是就在這段沉默的期間，俊仁覺得自己彷彿和約翰進行了一場交心的對話。不對，他甚至認為，從來沒有在這麼短的時間當中，以語言交談過這麼多的內容。

「你也懂，對吧？」約翰喝完咖啡之後，開口問他。約翰想必也是在喝咖啡的這

段時間裡，與俊仁進行了一場無言的爭論。

「我懂啊。」俊仁回答。兩個人都先說出結論，接著又陷入沉默。過了一會兒，俊仁首先打破了這片沉默，他開口說道：

「我們太年輕了，所以似乎把自己的力量看得太大了。……像我也是如此啊。我本來還計畫畢業之後，要去北京，接著通過張家口、包頭，到重慶政權支配下的甘肅去的。」

「甘肅？那是什麼？」

「是地名啊。在中國是有很多回教徒的地方。……因為我也學了一點阿拉伯語，所以覺得還滿了解回教徒的事情。而且，我本來還想發動中國的回教徒呢。」

「發動？發動他們做些什麼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可是有人責備我：年輕時要是手忙腳亂的話，是什麼事也辦不成的，所以我最終還是放棄了。」

俊仁說的是真實的事情。

有一位日本人回教徒名叫三田，在北京從事和回教有關的工作，俊仁曾經把計畫寫成信寄給他。或許是俊仁的計畫太過含糊不清了吧，因此他的回信裡充滿了告誡

的語氣，想必是覺得俊仁欠缺邏輯與章法的計畫太不像話了吧。總而言之，俊仁放棄了這件事，留在母校裡擔任助手。

兩個人走出「Brasileiro」咖啡店，走上東亞路的斜坡，往山的方向走。

那時正值戰爭期間，街上一片昏暗。

在走過國鐵的圍籬之前，兩個人都不發一語。在T醫院的前面，約翰停下腳步，把手搭在俊仁的肩膀上，他說：

「我想我還是放棄吧。不過，這可不是因為你跟我說那些話的關係喔。」

「是你自己思考過後的結果對吧？」

「沒錯。……軍隊有好幾萬人。……可是住在日本，又了解日本的印度人卻很少。比起現在就去加入軍隊，將來總有一天，我也會對印度有所幫助的……」

「你也不是現在才這麼想的吧？」

「是啊，我之前就這麼想了，可是我總覺得這種想法有點懦弱。」

「這麼一來你也跟我一樣啊。」

兩個人默默地走在黑暗的道路上。

走過生田新道後，約翰再度停下腳步。他把手放在道路兩旁種植的紫薇樹幹上，

說道：

「可是，我到底該怎麼做才好呢？這個……這個……」約翰把自己的手掌，從紫薇的樹幹移到自己的胸口上。

「我也是啊……」俊仁自己也沒注意到，不知不覺間，他也把掌心貼在自己的胸口上了。

「這究竟是什麼呢？」

雖然街上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清楚，但是他清楚知道約翰的靈魂正在苦惱掙扎著。

「你不知道這個嗎？……這不就是血嗎？熱血正在騷動呢。……年輕的熱血啊。……」

俊仁這麼說著，舉起了貼在胸口的手。那是為了要拭去奪眶而出的淚水。

「對啊，那就是騷動的熱血。……」

約翰又開始走了起來。

他大步地向前走。

或許是為了要擦眼淚，所以才走得這麼急吧。俊仁緩步走著。約翰在數十公尺前方的市電通等著他。

「要是瑪莉問你的話，你就跟她說我放棄了。」  
約翰以低沉的聲音這麼說。

他的聲音聽起來和平常有些許的不同。

## 燃燒的世界

戰爭當下的學術研究生活，感覺過得偷偷摸摸的。

如果研究的主题與戰爭有關，那麼或許還說得過去。但是人文相關的研究，就不得不採取一種顧忌著周圍的姿態。

這一年的七月，塞班島的日軍全軍覆沒。

東條首相彷彿追隨這件事的腳步一般，在其後率領了內閣總辭，後繼的內閣首相則是陸軍大將小磯國昭。

塞班島的位置，正好是位於B29轟炸機能夠往返日本的飛行距離之內。也就是說，以現實層面來說，日本全國已經陷入了隨時都有可能遭到空襲的危險。

這時候要疏散人民的消息，開始沸沸揚揚地喧騰了起來。從八月開始，也實施了大都市的學童疏散。

「海岸通很危險啊。」

俊仁的父親一面在自家門前將防火水槽儲滿水，一面喃喃自語。

畢竟在自家門前的碼頭對面，就是川崎造船廠和三菱造船廠了。不管怎麼說，美

國的轟炸機一定會在那裡投下炸彈的。如果差一點沒瞄準好，難免會被波及。

「再過一陣子，乾脆搬到山手那邊去吧。」  
實在找不出反對父親這個意見的理由啊。

神戶市是一個東西向帶狀的細長城市，所以山和海非常靠近。只是從南邊遷到北邊，實在說不上是搬家。

位於海岸通的家，兼具了店鋪的功能，因此實在是沒辦法關閉。據說距離大約二十分鐘路程的北野町山麓上，有一間洋房，過去是德國人住在那裡，現在空了下來。

由於建築物非常寬敞，只供一家人暫住的話有點可惜。再說，在這種戰爭的年代裡，還是要和夥伴們群聚在一起生活，比較讓人安心。

因此，他們便和同樣也是住在海岸通，離他們家不遠的四丁目上的蔡家，共同把這棟洋房分租下來。

這間房子西邊的鄰居是德國人，東邊住的則是法國人家族。德國人不用說，是當時盟國的國民。雖然法國的戴高樂成立了流亡政府，不過法國另外還有一個協助軸心國的貝當政權，因此並沒有被視為是敵國。還沒有離開日本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則是被送往了收容所。

這家法國人東邊的鄰居是年輕的印度人，儘管是來自同一個國家的人，卻和約翰他們家完全沒有往來。

——因為階級是不同的。  
約翰這麼對他說明。

俊仁在書籍裡面曾經讀過印度的階級制度，不過實際發生在面前時，還是讓他感到困惑。

他們在秋天時搬了家，不過還有一半的家具財物留在海岸通。短期間內，他們過著兩邊跑的生活。

到了十一月，俊仁因為公事必須出差到東京去。他要到東京大學去辦事，因此住在上野的旅館，早餐的菜色出現了佃煮的蝗蟲。

在這一次出差裡，他經歷了東京首度的空襲。雖說是首度空襲，其實待在上野的旅館裡，連炸彈的聲音都沒聽到。大概是進行試飛或是偵查，試著投下炸彈而已吧。

「在那裡，在那裡！」

在旅館的院子裡，住宿的客人仰望著，伸出手往天空的方向指，俊仁也舉起手遮著光往上看。

剛開始時，什麼也看不到。

「在那裡啊，你看飛機在天空中飛，還拖了一條長長的像白雲一樣的東西呢。可惡！可是這麼一說，其實還滿漂亮的啊。……」

旅館的掌櫃這麼說著。他所說的長長的像白雲一樣的東西，就是飛機雲。

俊仁好不容易才認出了湛藍天空中那一道既纖細又縹緲的白雲，在長線的最前端，有一個銀色的小亮點。高度大概有八千公尺吧。的確是看起來很美麗。

幾個月之後，俊仁才終於深刻地了解到，空襲並不是一樁這麼有閒情逸致的事情……。

結束了這次出差回到家後，又過了一陣子，有一位稀客前來拜訪俊仁。

這位稀客便是李騰志。

他應該已經從舊制高校畢業，進入大學。但是當時他頭上所戴的帽子，並不是大學生所戴的學生帽，而是卡其色的軍帽。

由於俊仁一家並沒有寄出搬家的通知，因此他先到了海岸通的店鋪，在那裡問到了新的地址。

「怎麼啦，我還想看你戴學生帽的樣子呢。」

俊仁這麼說。

「學生帽太顯眼了，不行啦。軍帽的話，在全日本都有人戴，才不會那麼招搖啊。」李騰志回答。

或許是李騰志對於這種得意洋洋地戴上學生帽的菁英意識，不太有好感吧。——

俊仁這麼想。特別是學徒出陣之後，街上學生帽的蹤影突然變少。一旦戴上，很容易引人注目。

（他或許是來告別的吧。）俊仁這麼想。

小磯內閣一成立，便迅速地簽訂了改善殖民地人民待遇的公約。儘管日本在過去對朝鮮和台灣人有強烈的差別待遇，現在還是到了必須要仰賴他們力量的時候。

這一年的九月，決定了对台灣實施徵兵制。

台灣人學生在之前是採取志願當兵制，俊仁由於提前畢業時，並不是適齡的學生，所以沒有遇到要不要志願當兵的問題。而現在俊仁也過了適齡期，這一次所決定的徵兵制度，剛好從小他一歲的男性開始實施。

總而言之，俊仁就是以一種走鋼索的感覺，度過他的研究生生活。

李騰志與俊仁同年，雖然不會受到徵兵制的影響，不過他和俊仁的身分不一樣，



還是個學生，因此被強制當「志願兵」。

當俊仁還是學生時，當時的戰況或許還可以像今谷上校用的方式那樣，處理志願兵，但是過了一年，狀況已經完全不同了。

——不志願服兵役者，將開除學籍。

學校提出了這項規定，這無疑就是一種強制。

「所以你之後要到哪裡去？」

俊仁問。

就讀高專、大學的台灣人學生，位於關西地區的學生會被分發到台灣的部隊，關東地區的人則會被分發到日本的各連隊去，可說是將學生打散入伍。儘管到了這個時候，日本軍方還是很害怕武裝的殖民地青年會團結起來，因此才會將他們分散各處。

李騰志不管怎麼看，都是甲種體格。在當時，就算是丙種體格也會被軍隊徵召入伍，所以俊仁想問李騰志，究竟會分發到哪裡的連隊去。

正好這個時候，有幾位木匠進到俊仁位於北野町的家裡，要進行一些工程。

「哇，那後面就是山啦。真是很舒服的地方呢。……我想去走一走呢。」

李騰志對俊仁的問題含糊其辭，這麼說道，可能是想要兩個人私底下談吧。

俊仁察覺了，因此回答說：

「好啊，我們去走走吧。正好紅葉很漂亮呢。」

兩個人便登上了後山。

紅葉真的是非常美麗。不過正值戰爭時期，山上的紅葉再美麗，也不會有有人去欣賞。在美麗的秋日山頭，飄散著沒有讚嘆者的空虛。

走了一段路，到了攔沙壩。在那裡，李騰志開口說道：

「我沒有志願從軍。」

「沒有志願從軍？」

俊仁重複了他的話，反問道。

雖然名義上說是志願，實質上卻是強制性的，違反規定的人，就會被當作是逃兵。在這個糧食配給非常嚴格的年代裡，如果戶籍被除掉了，該怎麼生存下去呢？

「是啊，我現在成了逃犯了。」

李騰志這麼說著，一面彎下腰來坐在赤松樹的樹幹上。

他說，他被學校的軍訓教官叫去，被規定要當著教官的面在志願表上蓋章。他就像是愚弄年老的軍訓教官一般，當場打開那個房間的窗戶跳了出去，從此之後就再

也沒有回學校去了。

「你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俊仁問。

李騰志指著從他腰間的松樹枝之間，可以看到的造船廠高架移動起重機。

「我要在那種地方放滿炸彈。」

李騰志把手放在帽緣這麼說。

原來他不戴學生帽，並不是因為對菁英意識有所抵抗，而是因為他已經不再是學生了。而且，對於一個被捉拿的人來說，軍帽比較不顯眼。

他當然不是真的要在軍需工廠放炸彈。

但是聽在俊仁耳裡，他覺得那不僅僅是玩笑話而已。不管是溫順地束手就擒，或是摧毀工廠，後果都是一樣的。——李騰志一定是這麼想的吧。

「還等不到你這麼做呢。」

俊仁這麼說。

「為什麼？」

「在那之前，B 29就會來了。」

「可是我就是不想靠 B 29 啊。你可以了解我這種心情嗎？」

「我了解你的心情，可是……」

俊仁沒辦法再說下去。

他想起過去曾經說服約翰的那一幕。

必須要阻止輕率不計後果的計畫，但是，那滿腔騷動的熱血又該怎麼辦才好呢？

「真漂亮啊。」

李騰志仰頭看著展現豔麗紅葉的楓樹。——「不知道明年還能不能看得到紅葉呢？不，說不定連明年的櫻花都看不到吧。」

俊仁沒辦法附和他。接著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今晚你會住下來吧？」

「不，我馬上就要告辭了。」

「你一定要住下來！」

一脫口而出，俊仁就被自己嚴厲的口吻嚇到了。

李騰志把軍帽往前一拉，帽緣幾乎遮住了他的雙眼。

「為什麼？」

李騰志以略帶哭聲的嗓音這麼問。

「因為我不想要成為膽小鬼。」

俊仁回答。

如果不掩護自己正在被捉拿的朋友，就成了膽小鬼。這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情。

「你有雙親和兄弟姊妹啊。」李騰志說。

「是我要你住下來的，不是我的父母或兄弟。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希望你住下。這樣不行嗎？」

「我很感謝，不過其實，我還有要去的地方。今晚要住的地方，我也先約好了。……」

接下來就不須再多說了。

和約翰那時候一樣，兩個人在無聲之中，交談了許多事情，也得到了互相的理解。但是朋友選擇了成為逃亡者這條險峻的道路，自己卻悠哉地坐在研究室裡，這件事讓俊仁心頭發疼。

兩人走下山坡，在三本松的不動明王前道別。

「如果你有困難的話，隨時都可以打電話給我。」

俊仁努力地說出這句話。

他在山坡下的轉角，目送李騰志的背影，直到看不見他。這個朋友一次也沒有回過頭來。

由於學徒出陣的關係，學校裡學生的數量減少了一大半，剩下的學生則被動員到工廠去工作，學校彷彿成了一座空城。

接著來到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本土決戰的呼聲越來越高漲。

三月十日，大群的B29轟炸機夜襲了東京。這次的夜襲是一連串大空襲的開始，日本的主要都市都化為一片焦土。

三月十四日，俊仁聽到收音機裡報導大阪遭受到空襲的新聞，因此迅速地動身前往學校。

省線電車（國鐵）雖然還能運作，不過到了城東線京橋站附近時，（已經不行了。……）俊仁也死心了。

從電車車窗外看，到處都是火災的痕跡。森之宮的砲兵工廠被破壞得體無完膚，暴露出淒慘的殘骸，只有一旁的大阪城孤零零地矗立著。

所謂的「一望無垠」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所有會遮住視野的東西，全都一個不漏地倒下了。無庸置疑的，學校附近想必也遭到了轟炸。在桃谷車站下了車之後，他快步地走在餘燼尚未熄滅的道路上。接近學校時，更是小跑步起來。

位於上本町の學校除了圖書館的書庫之外，很諷刺的是，只剩下一棟連水泥都沒塗上的木造教室，毫無遮蔽地矗立在校園裡，其他的全部都被燒盡，獨留建築的殘骸。視線從這一邊沒有玻璃的窗戶，貫穿了另一側的窗戶，可以看見蔚藍的天空。

所有的教授都聚集在一起。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隨即大家又得知了住在學校宿舍裡的學生，全都平安無事。而鋼筋結構三層樓高的圖書館書庫得以逃過一劫，這對研究者來說，實在是無限的慰藉。學校本來就以藏書豐富而自豪，最終也得以保全了這份自豪。

俊仁的報告書都安然無事。雖然說只不過是一些還不太成熟的研究，但沒有遭到破壞，還是令人非常高興。

（學問無國界。）

俊仁深深地體悟到這句話，並且在心裡發誓，這一輩子都不能夠忘記。

「反正沒有學生，我們就在書庫裡念書吧。」某位教授這麼提議。

在這場空襲之下，想必犧牲了無數的市民。當時完全沒有對外公布相關的數字。

俊仁反射性地想起李騰志。

這個沒有戶籍的逃亡者，在三個月當中，究竟流浪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他非常地擔心。

「接下來就輪到神戶了。……」

俊仁自言自語。

真不應該說一些不吉利的預言。

因為那些預言終將成真。

## 在烈焰與煙霧之下

三月十六日的夜半，空襲警報的警笛響了。俊仁在聽到警報的同時，走出北野町住家二樓的陽臺上。

那是一場大空襲。

從地面發射出來的探照燈光線，劃過夜空搜尋著敵機的蹤影，但是那光線實在是太微弱了，以至於根本找不到B 29的陣仗。

燒夷彈「唰！」的墜落聲，尖銳地劃破了夜空。

由於北野町位於高臺上，因此向下看能看到神戶的街道。

當下他還以為聽見了驟雨的聲音，下一個瞬間，從街道的其中一個角落裡，迅速地噴發出一整排的火焰。這次的空襲應該是有計畫性的，炸彈落下的區域並沒有重複，一個區塊接著一個區塊燃燒了起來。

在三宮車站的東邊，並沒有出現類似的紅色火苗，反而是升起了青白色，彷彿能夠直接射進眼球的火焰。在那附近有煉鋼廠，一直有傳聞說那裡正在製造可以擊落B 29的九九式高射砲。既然是在製造B 29的敵手，自然就成為B 29的犧牲品了。

或許是工廠裡面存放著某種藥物，一旦著火就會燃起如此特殊顏色的火焰吧。

（還是說他們空投在這裡的燒夷彈種類不同？）

（又或許為了避免重複，進行有效率的轟炸攻擊，所以在炸彈裡填裝了某種燃燒之後火焰會出現不同顏色的東西呢？）

俊仁看著眼前的大空襲景象，思考著這些事情。這些大陣仗的銀色B 29正在襲擊無罪的人民，到底是誰造就了帶來這場空襲的原因呢？看著在夜空裡排列成群的銀翼隊伍，他覺得現在問這些問題似乎已經太遲了。

或許是有人犯了錯誤。但是遭受到災難的，卻是所有無辜的人民。

烈焰的饗宴就在這座城市裡散播開來，很明顯的是在宣告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然而一個時代的終結，也代表了另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不久，燒夷彈的投擲似乎開始逼近到北野淨水場附近，因此俊仁走下樓梯。

他事後才知道，夜裡的火苗看起來會比實際距離更靠近些，其實燒夷彈落下的地點，是淨水場東邊相隔一大段距離的布引附近。

下了樓梯，他踏在院子裡的泥土上。

幾天前，家人在院子裡挖了一個大洞，把重要的物品都埋在下面。俊仁把自己兩

年來累積的研究報告放在裡面。

——這真的是這麼重要的東西嗎？

就連自己都不禁想要諷刺地這麼問，但是——只有這些東西，是我曾經活著的證明啊。他在心裡喃喃自語。

為了要破壞日本大多以木頭和紙所建造的房子，所以他們選擇了燒夷彈。不過從數千公尺的高度掉下來的東西，萬一砸到了人的頭頂，也是會立刻死亡的。

他思考著死亡。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大群的B 29終於離去了。

位於北野町的家逃過了一劫。

俊仁再次爬上二樓向下俯視，從元町到榮町，整個海岸通都陷入了一片火海。

（海岸通的店大概沒指望了吧。）他感到憂鬱。

但是這個時候，他卻異常地平靜。或者是因為剛才太過緊張了，導致根本沒有可以動搖的餘裕吧。

隔天，俊仁去了一趟海岸通，看著陪伴自己長大的家全部燒毀，他初次感覺到情緒變得非常激動。

由於重要的東西大部分都搬到北野町的家去了，所以他只是大致上查看了一下燒毀的痕跡。

然而這畢竟是把自己孕育長大的地方，把這個家的殘骸踩在腳底下，仍然讓他感到十分痛苦。

「啊呀！」俊仁倒抽了一口氣。

在一片殘骸當中，他發現了一個看似人體肋骨的東西。戰戰兢兢地靠近一看，原來是他中學時代所使用的劍道面具上金屬零件的部分。激動的情緒之後，隨之而來的則是感傷，在他的心上開了一個好大的洞。

所有會讓他回憶起少年時代到青春前期的東西，都在這場大火之中，永遠失去了具體的形狀。這種感覺緊緊地跟在他的身邊。

過去曾經有住家的地方，現在卻被夷為平地，讓人感覺毛骨悚然。那已經成為了失去的土地。不光只是土地，與人的連結也失去了。不知道在未來，鄰居們重新聚集在這裡，繼續過著與以往相同生活的日子，究竟會不會到來呢？

雖然並沒有和許多附近的鄰居們有密切的往來，但他還是感覺很寂寞。對於人類而言，把自己放在一個有框架的團體裡面，與周遭的人們維持著濃淡不一的連結，

似乎就是讓人最為安心的生活方式。

現在這種關係也消失了。

——神戶已經毀滅了。……俊仁從來沒有像此刻一般，對自己長大的土地感覺如此憐愛。就在已經被毀滅的這一刻，他第一次覺得……。

一旦燒毀了，這塊土地看起來比有房子在上面的時候還要小。感覺好像是縮水了，讓他更覺得哀傷。

一眼望去，已成廢墟。

到處都只剩下土牆倉庫還勉強維持著原有的形狀。鋼筋和紅磚的建築已經只剩下軀殼了。透過窗櫺，可以看見天空。那些建築看起來都很堅固，讓人覺得格外淒涼。

俊仁沉浸在一片感傷之中。

儘管北野町的家逃過了一劫，卻難保下一次的空襲也能安然無事。

美國的偵察機所丟下的宣傳單上也這麼寫著：

——我們不會忘了剩下的那些地方。在不久的將來……。

俊仁一家人決定要搬往更郊外的地方。

他們在日本並沒有「老家」或「鄉下」可回，因此沒有地方可以疏散。再加上工

作的關係，無法離開太遠，所以他們決定搬去位於須磨西邊的垂水。這個地方在行政上雖然已經被編入神戶市，但是只在車站前有一條商店街，住家相當稀疏，處處飄散著牛馬糞便的氣味。

這一帶在戰爭過後開始住宅區林立，樣貌大為改變，還出現了好幾家超級市場。與神戶市中心連結的交通也相當便利，而且以土地價值來說，利用的空間還非常大。這和俊仁一家人選擇此地當作疏散地，有相同的理由。

俊仁工作的學校，除了圖書館之外，全數毀壞殆盡。大部分的學生上了戰場，其他的都被動員到工廠去了，所以完全無法上課。身為研究所助手的俊仁，不必跟著學生一起到工廠去，因此只能待在家裡遊手好閒。只不過有時候想起來了，就出門到學校那唯一沒被燒毀的圖書館，去嗅一嗅學問的氣息。——那對他而言只是一種情緒上的慰藉罷了。

六月五日，大群的B 29再度襲擊神戶。

這次不再是夜半襲擊，而是在早上。

在垂水這種鄉下地方，也被投擲了幾枚燒夷彈，大概是轟炸了都市中心地區之後，飛行人員在回程中，為了把剩下的炸彈處理掉，才丟擲在垂水的吧。從飛機編隊的數量以及攻擊後悠然打道回府的行動來看，似乎是認為神戶市區內已經被破壞得相當徹底了吧。垂水和北野町不同，隱身於靠近一之谷的山群之中，看不見神戶市的中心地區。

B 29離去之後，警報一解除，俊仁就外出觀察狀況。

在餘燼尚未熄滅之際，他想要親眼見證被毀滅的神戶。

國鐵從須磨以東已經無法通車了。俊仁從須磨下了車，徒步朝生田區的方向前進。他在各處都目擊到無數被燒死的屍體。在生田神社前，他看到了一具焦黑的女性屍體，她的動作看起來是在保護著一名已成為屍體的小孩。

他腦海裡接連浮現出神戶市內自己熟識的人們的一張張臉孔，而這些臉孔又在白色的包圍之下消失無蹤。俊仁不知道是不是菸抽得太多了，喉嚨變得有點乾啞。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中國古代的詩人屈原有一首名為〈天問〉的詩。他以嚴厲的口吻，藉著質問的方式，對老天提了許許多多問題。俊仁這時候也非常想要問天。

走到北野町，俊仁發現自己不久之前還住在裡面的家，這一次竟然也奇蹟似的完好如初。沿著同一條路，一直到東邊鄰居的家全都被燒毀了。



在三月的空襲裡，有一位朋友的家被燒毀了，因此便借住在北野町這裡，順便也替俊仁他們看家。

「印度的姑娘剛才來過一趟，說如果看到你的話，請你等一下。她會去繞一圈，之後還會再過來。」那個人告訴俊仁。

當然，這印度的姑娘想必就是瑪莉了。他們一家從通稱孟買城的地方，遷到靠近山區的野崎通。不過雖說是靠近山，並不代表就很安全。俊仁本來就打算看看北野町的狀況之後，再去野崎通一趟的。

沒多久，瑪莉就過來了。

當時全日本的女性都穿上工作褲，因此瑪莉這時候也總是穿著褲裝。她這天穿著一件修長而俐落的深藍色長褲。

「怎麼樣，你們家還好嗎？」

一見到瑪莉，俊仁的嘴巴就自動說出這些話來。

瑪莉站住不動，只是注視著俊仁。她臉色發青，眼眶略為濕潤，眉間帶著哀愁。就算她不回答，俊仁也知道，他們位於野崎通的家，大概是被空襲落下的彈藥擊中了。

「大家都還好嗎？」俊仁又問。

俊仁的腦海裡，浮現出那些在焦土上處處可見的焦黑屍體。就連他自己也能感受到，心臟正激烈地躁動著。

「約翰受傷了。」

瑪莉以顫抖的聲音回答。

「受傷？那他現在在哪裡？」

「就在附近，爸爸印度朋友的家裡。」

「那我現在就去探望他。……可是他受傷的狀況怎麼樣呢？」俊仁這麼問。然而瑪莉卻沒有回答，低著頭開始向前走。

從她消沉的模樣看來，他心想，約翰的傷勢或許相當嚴重吧。

真是令人擔心。

天空黑鴉鴉的烏雲遍布。火焰幾乎吞噬了全神戶，釋放出驚人的熱氣。或許是個緣故，對氣流造成了影響，因此把烏雲召喚過來了吧。

一座都市遭到毀滅，無數生命被奪走。天空像是在呼應這件事一般，蒙上了一層灰色的面紗，哀悼著這一切。山邊的北野町也有許多的房子被燒毀了。

「他在那間房子裡。」

瑪莉指著前方一棟灰色老舊的洋房。這棟房子只有玄關的門上，塗了鮮豔的綠色油漆。

「你父親也在那裡嗎？」

俊仁問道。

「沒有，」瑪莉這麼說著，停下了腳步。——「爸爸到大池那邊去了，因為家裡被火給燒了，他想要去鄉下一點的地方。……大池那邊雅絲塔他們家附近，聽說有空屋，所以他剛才出發了，說要過去看看房子。」

土耳其人雅絲塔一家疏散到往有馬溫泉途中一個叫做大池的村子。可是就算如此，俊仁還是沒辦法理解，怎麼會有人做出放著自己受重傷的兒子不管，跑去看房子的這種行為。

「約翰沒事嗎？」

俊仁為了再次確認，又問了一遍。

「沒有什麼大礙啦。」瑪莉回答。

「噢？」俊仁覺得有點出乎意料。

因為從剛才瑪莉的表現看來，俊仁以為約翰傷得非常嚴重。

「傷勢不怎麼嚴重啦，只是他腳骨折了。」

「骨折？」

「對啊。右腳……而且不是大腿，是膝蓋的下方。我們已經有請接骨的人來看過了。……他大概會有好一段時間都沒辦法走路了，不過性命倒是沒有什麼危險。」

「真是太好了，只是骨折而已。……那我們快走吧，趕快過去給他加油打氣。」

在親眼看見無數屍體之後，右膝蓋下方的骨折，似乎就算不上什麼了。俊仁鬆了一口氣，正要邁開步伐時，瑪莉抓住他的手腕說：

「約翰告訴大家他是從二樓跳下來，所以腳才會骨折的。我和他約定好了不可以把真相告訴任何人。……所以你也裝不知道喔。」

「什麼真相？」

「俊，我只告訴你一個人喔。因為對你隱瞞也沒有什麼意義啊。……約翰他在空襲一開始，要逃到山上去避難的途中，被附近的人圍起來揍了一頓，因為被人拎起來丟出去，所以腳才會骨折的。……」

「被圍起來揍了一頓？」

「約翰他啊，」瑪莉就像發高燒一般有點精神恍惚，以一種異常的眼神繼續說著。

——「最近他不是很熱衷研究電力的事情嗎？他常常在半夜裡做實驗。就算是有燈火管制的夜晚，他還是會在院子裡，一下點亮電燈泡，一下又關掉。……」

「我知道約翰是電力迷，而且他的個性又很容易一頭熱。……」

「所以他好像給附近的鄰居造成了很大的困擾。他們都說，他是不是對美國來偵查的飛機打了什麼信號。……我還是今天第一次聽到附近的人這麼說，才知道這件事情的。……他們說這次的空襲，就是像約翰這種間諜所造成的，對此都很激動亢奮，又踢又打的。……我們先跑到山的那邊去了，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有人來通報我們，我們才又急急忙忙跑回來……沒想到一回來，就看到約翰抱著電線桿痛得呻吟。腳也骨折了，根本沒辦法走路。……」

瑪莉嗚咽著這麼說。

「這樣啊。……」

在非戰鬥員的頭上，降下燒夷彈的暴雨，的確是非常可恨的事。

這股怨憤燃燒起來，牽連到了電力迷的外國青年身上。他們甚至沒有確認，光憑著附近鄰居的流言蜚語，就進行了一場私刑凌遲。

在烈焰與煙霧之間，人類的憎恨與厭惡捲起了漩渦，展開了慘不忍睹的場景。

「請裝作不知道的樣子吧。」

瑪莉這麼說。

「我知道了。」

俊仁盡量裝出開心的表情，走進了那間房子。約翰在一間似乎兼作貯藏室的房間裡，躺在一張沙發床上。

「喂，你還活著嗎？」

俊仁刻意粗聲粗氣地開口問他。

「嗯，我急急忙忙地跳下來，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我還以為自己的運動神經滿發達的，看樣子我太自以為是了。」

「哎呀，只有腳受傷而已，真是太好了。」

「對啊，因為我的嘴巴跟手都很靈活嘛。」

約翰伸出了手，他是想要表現自己的手還很靈活。

「別太勉強自己啦。」

俊仁握住約翰的手這麼說。

有一股熱切的感覺湧了上來，就快要從眼睛流出來了。他拚命地忍住。在一旁的瑪莉，悄悄地轉過身去。

## 揭開序幕

對俊仁而言，神戶就是「我的城市」。歷經了三月和六月的兩次空襲，大部分的地方都悉數被燒盡了。

俊仁也在這場空襲裡，失去了自己的伯母。

——住在須磨這一帶的居民，請稍待一下。

美國的飛機對須磨尚未燒盡的地區，撒下了寫著這些字樣的宣傳單，讓此地的居民非常膽戰心驚。不過以常識來看，神戶的街道已經失去了出動轟炸機大隊侵襲的價值了。

一般的市民生活方式已然驟變。災民藉由他們的親戚朋友等關係，移居到各地去，或者開始了在防空洞裡的生活。

糧食的狀況更加惡化了。

與農村有關係的人，常常會出門去補給——也就是去採買。但是外國人就沒有什麼老家或鄉下可言，因此只能以金錢或物資去換取糧食。

俊仁一家也沒有鄉下可回，不過由於家裡經營的是海產的貿易，父親透過業界的

熟人，獲得了一些勉強還能供家族過活的糧食。

俊仁經常在垂水的海邊席地而躺。就算進入夏天，也沒有人來游泳。由於工廠被火燒毀而失去工作的人們，經常在海邊垂釣。他們並不是在享受釣魚的樂趣，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捕獲一些東西，好放在餐桌上。

這個時候，俊仁和曾經一起租借過北野町住家的蔡家女兒變得親近。她是基督教女子高等學校四年級生，先前被動員到神崎的螺旋漿工廠去工作，但是在六月時，工廠也受到空襲被燒毀了，所以她等於是自動地獲得了休假。而且他們一家人也疏散到了垂水，距離俊仁的家不遠，自然是經常碰面，也經常有交談的機會。

活在動亂時代裡的年輕人，心緒總是十分騷動。

無論男女，皆是如此。

蔡家女兒的心也是傾斜的，想要尋找一些得以憑藉的東西。她的母親在這個時候罹患重病。然而在戰爭的年代裡，藥物總是相當缺乏，因此她經常煩惱自己的母親無法受到適當的照顧，也擔心自己的前途被戰爭所阻斷。

「我們每一個人，都只能自立自強了。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的方法可行啊。」  
她去找俊仁訴苦時，俊仁這麼回答。

「也是啊。……」

她直率地點了點頭。

雖然在這種時刻直爽，不過在決定約會場所的時候，她卻是十分固執的。

俊仁很喜歡山，但是她卻比較喜歡海邊。到頭來兩人還是在海邊散步。

襯著微暗的夕陽，兩個人並肩走在海邊，俊仁時常會被綁在漁船上的網子絆住了腳。或許是心不在焉吧。

（我必須要讓這個人幸福才行。）

只有這件事，成了他當時人生唯一的目標。

而且戰爭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完全看不到曙光。如果戰爭一直持續下去的話，是不可能讓人幸福的。

八月六日，新聞報導廣島被新型炸彈轟炸了。後來，大家才知道那是原子彈。過了幾天之後，李騰志的身影突然出現在俊仁家。他揹著一個巨大的後背包，軍帽下的那張臉被曬得黝黑。

「你去了哪裡啦？我很擔心你啊。」俊仁以略帶懷念的語氣這麼問他。

「嗯，我去買了點東西。」

李騰志在院子裡放下他的後背包，用手背擦了擦從整張臉上噴出來的汗水。他在前庭的走廊上坐了下來。

「既然如此，我想賣給你們家呢。」

他這麼說，一邊打開了他的背包。

裡面裝滿了米、番薯和豆類，全都是當時被視為「貴重物品」的糧食。說到採買，

那已經是當時人民日常生活的風俗寫照，但是卻怎麼都和李騰志的形象連結不起來。

「沒想到你也會去採買啊。」俊仁這麼說。

「很奇怪嗎？」

「因為你應該更，怎麼說呢……」

俊仁說道。

「要去炸工廠才對嗎？不過就像你之前說的啊，根本還輪不到我出手呢。……而且啊，戰爭已經快要結束了。」

「嗯，我也覺得戰事似乎已經接近尾聲了。」

「真的非常接近了。有情報說日本已經提出了無條件投降。而且這大概是事實吧……畢竟再這樣下去根本也沒辦法打仗了啊。身為同伴的希特勒死了，德國也無

條件投降了。連蘇聯都參戰了，日本根本是孤立無援了……」

「是啊，已經近在眼前了吧。」

「那麼你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噢？」

李騰志的問題，像是抓住了俊仁的小辮子一般，讓他突然心頭一驚。當被問到接下來該做些什麼時，蔡家女兒的臉瞬間浮現在他的腦海裡。

好不容易，他終於擠出一句話：「那你呢？」來反問李騰志。

「接下來得花費一番功夫去習慣和平了。畢竟我們是在戰爭中長大的啊，根本就不知道真正和平的生活為何物啊，所以我才會開始試著進行採買。」

「這樣啊……那學校呢？」

「我還沒想到那麼遠呢。當初沒有志願入伍，學籍應該已經被開除了吧。不知道還能不能復學。不過比起這些，還有更令人掛心的問題呢。和平、和平、和平……」李騰志彷彿是在咀嚼這個詞語，不停地反覆說著。俊仁也像是複誦一般在心裡不斷唸唱著。

「你會繼續研究吧？」

李騰志這麼問他。

「大概不能再繼續了吧。」

「為什麼？」

「不知道戰爭會以什麼樣的形式結束啊？恐怕接下來台灣會歸還給中國，朝鮮會獨立吧。這麼一來，我們就會變成中國人了。」

「是啊，台灣會歸還中國，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我所工作的學校是國立的學校，職員都屬於國家的官吏，外國人是無法在那裡任職的。」

「這樣啊。……這麼一來，你就沒辦法走助教授、教授的路線了。……看來戰爭結束，也不盡然都是好事啊。哈，哈，哈……」

「哈，哈，哈……」俊仁也跟著笑了。

就算沒有研究室，也還是可以研究啊。——俊仁在心中如此呼喊著。

當天晚上，李騰志在俊仁家裡住了下來。

日本全國各地都被空襲摧殘殆盡，受災戶也移動到全國各地，完全呈現出重病末期的症狀。這麼一來，想必是誰也沒有餘裕，去追蹤一個脫逃了志願役的青年吧。

李騰志也和之前那次不同，他或許是想，這次借住在俊仁家應該不會替他們造成困擾吧。

「如果是戰敗的話，日本應該會哄然騷動吧。」

「軍方不知道會不會保持沉默啊？」

「不，現在在一般民衆之間瀰漫的厭戰氣氛，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在這一年裡，揹著背包四處走動，所以對這種事情非常了解。就算軍方再怎麼激憤，也沒辦法改變一般民衆對戰爭終於要結束感到歡迎的事實。」

俊仁和李騰志並排躺在床上，聊著這一類的事情。聊著聊著，兩個人都很興奮，直到天微亮還無法入眠。

隔天早上，李騰志揹著空空如也的背包，以輕盈的步伐再度踏上旅程。

「我要走到日本海那邊去。如果戰爭結束了，我就要馬上到東京去。」他留下這些話之後就離去了。

那一年的夏天，晴朗的日子持續著。

這個時候，從塞班島來的不再只是B 29轟炸機了，還有艦載機格拉曼，盤旋在日本的天空之中。抬頭仰望制空權已經交到敵人手中的天空，俊仁在心裡祈禱著，（如

果戰爭要結束的話，就算只有提早一天也好，真希望一切能夠儘快結束。）許多同學都還在戰場上。

當他七月底到學校去的時候，耳聞了同期的同學塩見戰死的消息，心情變得非常黯淡。塩見是航空科預備學生出身的海軍中尉，在昭和十八（一九四三）年秋天入團的海軍預備學生，現在都投入了第一線的戰事。

特攻。——

這種令人難以言喻而哀傷的衝撞戰法，全都是由預備學生，或是預科練習生出身的航空兵來執行的。如果戰爭儘早一天結束，許多的年輕生命就能免於一死。

（為政者到底在做些什麼嘛！）

由於朋友們的生命，使得過去在他心中那些抽象的憎惡，變成了鮮明的憤怒。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

每天都進行著特攻攻擊，年輕人因此犧牲了生命。無論是敵方或是我方，消逝在戰場上的，全都是未來充滿了無限可能性的年輕生命。不，這不僅止於戰場上。大都市遭到了破壞而毀滅，現在就連地方的中小型都市也難以從空襲之中倖免。

（停止吧、停止吧！）俊仁在心中呼喊著。突然間，他覺得自己如此祈禱的姿態，

——和宗教家有點類似啊。

雖然他對宗教沒有興趣，但是無法預料人類在什麼時間點，會變成什麼模樣。例如說認為自己只能成為一位研究者，也不過是一種既定觀念罷了。其實，自己的未來潛藏著無限的可能性。

八月十五日。——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或許已經為人道盡了吧。每一個人對這一天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想法、感受與回憶。

當天預告在正午時分將有重要廣播，一到正午，俊仁便正襟危坐地守在收音機前。（這一切終於要結束了。……）聆聽終戰詔書之前，他已經先預想到這件事了。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

由於興奮的緣故，他止不住身體的顫動。四年前宣戰之時，自己也禁不住地顫抖。現在一切都要告一段落了。

……朕深以天下大勢及帝國現狀為憂，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茲布告爾等忠良之臣民。朕已諭帝國政府通告美、蘇、中、英四國，接受其共同宣言。……

收音機的收訊非常好，能清楚地聽到播放的內容，也讓人明白地了解了傳達的事項。



播放結束之後，俊仁走出戶外。

在住家門前的福田川河畔，有一個大約還在上小學的小男生，一面唱著歌一面玩耍。

「在這種時候，怎麼可以唱歌呢？」

有一位看似兄長的年輕男子這麼責備他。他的聲音哽咽著。

俊仁看著這光景，把目光轉向天空。

在遙遠的垂水海岸外，機型圓胖的格拉曼正在翱翔。俊仁一個人走上垂水的山路。

日後住宅林立的丘陵，在這個時候連一間房子都還沒有，所見之處全是一個一個黑色的防空洞窟。

接近傍晚時，俊仁走了回家。約翰和瑪莉來訪。約翰已經完全康復了。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只是有很多話想要跟你說。」約翰這麼說。是啊，發生了好多事。

在年輕人的心中，潛藏著許多連他們自己都尚未發覺的珍貴新芽。或許在交談的過程中，能夠開花結果吧。

過了不久，女朋友也來了。她也是一臉有許多話想說的表情。

新的時代已經在此揭開了序幕。——

## 譯後記 搖擺在國境之間的自我認同

郭凡嘉

或許是由於身處異鄉的關係，也或許是因為日本是一個同質性非常高的社會，從我在日本生活開始，就一直關注著「在日外國人」的議題。二〇〇九年，我在東京所舉辦的 Subaru 文學賞（すばる文學賞）頒獎典禮上，因緣際會地認識了以中篇小說〈好去好來歌〉獲得佳作的溫又柔小姐，也很榮幸地接下了她的小說中文版的翻譯工作。在那次的翻譯過程中，我首次如此近距離地了解：除了我們留學生所面臨的自我認同問題外，那些從小在非母國成長的人，他們無法於成長、生活過程中，使用母國語言所感受到的困惑、迷惘、矛盾與內心不為人知的痛苦。其後，我也採訪過其他在日本文壇中相當活躍的非日本人，對於生活在異鄉這件事逐漸有了更深層的體悟。因此，當聽到陳舜臣的自傳體小說《青雲之軸》即將出版中文版，我便欣然地接下了這份翻譯的工作。

陳舜臣確立了日本文壇中「中國歷史小說」的分野，與司馬遼太郎並列為日本歷史小說的雙璧，在日本擁有眾多讀者。祖父輩來自台灣，陳舜臣從小在日本成長，同時也接受漢文教育，融合了多重歷史文化洗禮，精通五國語言。以推理小說成名

之後，創作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作品。他的一生留下一百部以上的著作，並曾獲得「江戶川亂步賞」、「直木賞」、「大佛次郎賞」、「吉川英治文學賞」、「日本藝術院賞」等殊榮，幾乎可說是囊括了所有與文學相關的獎項，即便被稱作日本國民作家也不為過。然而，他在二〇一五年過世的新聞，無論在台灣或是日本，卻都鮮為人知。

許多人都在爭論著，從小在日本出生長大的陳舜臣究竟算是日本作家？台灣作家？還是中國作家？以我的經驗來看，同質性高的日本社會，絕不會使用「台裔日本人」或「華裔日本人」來形容血統及語言異於他們的異鄉人。那麼他的身分到底該如何歸屬呢？在這次翻譯《青雲之軸》的過程當中，我似乎看見了可以被視為陳舜臣分身的主角陳俊仁，在大時代變遷的特殊情境之下，不斷地追問自己這個問題的姿態。

無論是陳俊仁理想化了被日本軍官捉走的中國人，並在心裡認為這個人是甘冒被驅除出境的危險，去為中國蒐集資料的愛國者；還是看著淹沒神戶的滔滔洪水，卻想到自己腦子裡所虛構出來的中國長江；亦或是對於老師在課堂上提到支那人時，他在心中吶喊：「支那人有什麼不好呢？我就是支那人！」又或是當來自故鄉台灣的年輕人，敘述自己於殖民地生活遭受到日本人差別待遇時，他的內心浮現出：「真

是對不起啊……」的內疚情緒，在在都讓我們得以窺見陳俊仁對於自己身分的掙扎。除此之外，在《青雲之軸》中另一個讓我覺得有趣的是：雖然從主角陳俊仁與同為殖民地出身的台灣人、印度人、朝鮮人之間的互動，我們可以看見這些外來者相同的糾結心情與境遇，但是他們對於「心中的祖國」的情感，卻各有不同。

二〇一五年，台灣出身的東山彰良（本名王振緒）獲得了日本的直木賞，在日本文壇、日本台灣人圈，以及台灣文壇引起不小的旋風。在電影界，又出現了《灣生回家》這部電影，引起大家對於灣生議題的注目與理解。然而「灣生」在身分上畢竟仍屬於日本人，因此比起殖民地的台灣人，地位還是較高。相對於彼時在日台灣人所遭遇的處境，仍然不可同日而語。事實上，東山彰良並非第一位，而是繼邱永漢及陳舜臣之後，第三位獲得直木賞的台籍作家。他們在日本文壇獲得矚目，讓我覺得這群在大時代變遷之下，為自己的認同而苦惱、矛盾、身不由己的人們，終於受到了某種程度的重視，同時也讓我們在面對現今愈發國際化的社會時，能夠得到一些啓發。

儘管現在在日本的一般書店或二手書店裡，已經很難看到陳舜臣歷史小說的蹤跡；儘管在日本最大的網路書籍商店 Amazon 平臺，對於陳舜臣著作的評分仍然都相當高，然而關於陳舜臣最近期的評論，也都已經是七、八年前所發表的。甚至就

POC 01  
青雲之軸  
青雲の軸

作者 陳舜臣  
譯者 郭凡嘉  
叢書主編 陳思宇  
日文編輯 羅晨音  
企畫行銷 許家旗  
封面設計 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內文排版 邱 筠  
印刷 漢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6年4月  
定價 350元  
I S B N 978-986-92364-1-6

出版者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322 號 B1  
電郵 guerrilla.service@gmail.com  
網站 https://guerrillalibrary.wordpress.com  
臉 https://www.facebook.com/guerrillapublishing2014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聯繫總經銷。

總經銷 前衛出版社 & 草根出版公司  
地址 104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 153 號 4 樓之 3  
電話 (02)2586-5708  
傳真 (02)2586-3758

本書由創譯通達（北京）諮詢服務有限公司  
獨家授權內容力有限公司代理授權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連二〇一五年陳舜臣的逝世，也都沒有引起另一波的閱讀浪潮，這一切似乎顯示出當代日本人已越來越少閱讀陳舜臣的作品了。此外，在陳舜臣辭世之後，我們已經無法探知：在陳舜臣的晚年，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心情，與夫人重新回到台灣，並在淡水設立戶籍？然而，陳舜臣的一生，畢竟濃縮了東亞錯綜複雜的近代史。正如同當今的台灣，島上有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所有的人都在這百年融合之後，成為現在的台灣人。即使如此，卻依舊懷抱著不同自我認同的矛盾與困惑。透過《青雲之軸》書裡所描述的陳俊仁前半生，確實能夠讓身為台灣人的我們多了一個獨樹一格的切入點，並重新思考「台灣人的自我認同」。

國家  
圖書  
館出  
版品

預行  
編目  
資料  
CIP

青雲之軸  
陳舜臣著；郭凡嘉譯  
一初版  
—台北市：游學文化，—（POC：1）2016.04  
320面；14.8 x 21公分  
譯白：青雲の軸  
ISBN 978-986-92364-1-6（平裝）

105004259  
861.57